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二十一輯  
沈雲龍主編

# 湘潭袁氏家集

袁榮法編

袁思亮著：①葭菴文集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上譚延闓丈原函手蹟

長丈布巾例同

旌麾移駐古為

坐鎮上游接連級之勢以控有吳越且暮間本年西北軍入潼關而  
趙括陽與田新魏之師奮力以驅曹長而拒二張晉閩吳北觀受必不終  
為往用則直書不足平也雅雨亭父子為之偷息則外媚倭人為金豕亦  
迫於錢穀則其所以資於中原者僅一隅耳又安能圖於長江乎真懸  
邊瘠之地而皆腐肉也材之凡庸得檄可定豈以今日之患不  
在統一曰業不成而生於所資以為新古者未也果遂能納斯民

於此物耳辛亥以來迄於今亦十有五年以迄權、爭、兵、革、事  
三歲之久此類彼源且為清長彈禍財用瘠痛民力以為數十年  
武人之進退數百年軍衣在於官府之喪也諸士之窟穴而已未嘗  
有一日之畫及於吾民者也耗不吾民既也此歐、美、有、業、之、侵、掠、亦、因  
此政府征款、橫暴百物騰躍生計日蹙而怙權恃勢者極其驕淫  
釋權去節嘗不顧郵者且側目疾首痛心之有於此究軍國民  
之悲、憐、導、於、所、以、而、古、世、所、惡、故、民、之、情、也、也、此、也、就、不、雅、者、望、甲  
和、兵、器、之、能、繼、岷、起、於、一、隅、不、刻、骨、而、有、全、國、之、半、其、所、採、者、也、也

此令以不力能也信之變不可驟也吾國數千年字在之驟者莫  
如秦而人主不能如是度者之莫如秦改國祚之盛惟秦為最  
障元宗元明信統稱正統大都望於前代之所以失國革而後  
蓋之故難易代而民為保養生息而其事雖守文之主難  
昏庸庸弱為之宦官宦官長強藩社職社國外患則志不而受  
危世宗社不保其主正衣正言榮以別一人之取取於天下者者  
限不而天下之力供一人之欲者古法也自君主之制革個化遠  
壞此制作劍石皇在相作繫於之拯時柄握兵符者皆得







羅倫相臣之屬重若統制而私私人財產者均中一限制其體  
 此古制殊不效以山業而私事之違附道化文學優秀異者  
 國宗隆王獎勵而游園之業者有德盡尋常一人既限制其財  
 產不致重奪修之統家機關之禁則人亦不惟其欲而不止於貪以而  
 其慶笑富之相言其惡紀之連去堅而才者有優異一特遇則人思自  
 奮以勤於國家庶業不致私情偷而不公不如說之陳義不為事而  
 行民易於治之受不勝而人亦不從之蘇俄之太甚不為歐美之  
 先導事也其不謹於宗室事也至今日國人之以此仰者也按已成之勢察

有為下時而不為新全之策百年之計使老成端從之士後之而道  
同之而處空之誠家私心惜之且是死不知革故之利用兵之際伸舒其  
能勢有取不及取此古所不及施然而能以為言者以為為

未遠北右而通其言少者以熟思審度凡事之措施者以振敢壯勇  
共匡深之懷大有不為乞以治政作年之概一聞示之是見和衷  
視不窮者雅翻於業共所守以信焉

夫之臣而戮力焉不如臂痛平與取諸

崇安知事見  
後上

履齋文集序

湘潭袁君伯慶與余同師義寧陳先生余始聞君名自陳先生君亦因陳先生而知余兩人者俱僑家上海既定文過從日密論文相得歡甚久而益知君之為人性情深至隆於孝友欽其行愈愛重其文陳先生晚居舊京余亦北來君歲必一再有視陳先生至則相與游聚譚藝尚樂既別時時通書問有所作必寄示余業不加修每讀君文未嘗不自愧也君天才宏邁讀書甚博而一以義理為宗自其少時即習為有本之學洎膺鄉舉宦京曹亦頗究心世務期以致用久之觀時之濁亂不可為於是斂身遠奉親終隱而大釋其力於文既從陳先生講肄求之益深文則雄偉浩瀚光氣騰涌不可遏抑思力所嚮搜抉奇奧雲變川增積二十餘年橐中稿凡數百篇藎然成集矣從友或請刊行君笑謝曰有待蓋

充蓄於中者將益引而出之日新月異而未有已也夫文章之事  
根本於性情發於才而成於學其深深闊狹高下一以此三者為  
衡非可強躋而俾致君之得於天與修諸己者過絕乎恆人宜卓  
卓樹立如此積之厚者其光彌耀然則繼吾師之軌蔚為不朽之  
盛事決也且業之既成非惟名之可大而久也抗心千代之上馳  
騁乎作者之林深造自得優游而旁薄其馮樂亦豈有既極哉  
之季冬君年六十南北間阻不獲尊酒相聚共談笑乃述君無窮  
之志業書其文集之端即以為君壽同門友新城陳子君任亦雄  
於文者方在滬並以吾言質之以請何如也戊寅十二月合肥李

國松

湘潭袁君墓志銘

合肥李國松撰文

蕪水陳曾壽書丹

長沙徐植立篆蓋

君諱思亮字伯慶別自號夢盒湘潭袁氏考諱樹勳歷官至山東  
巡撫署兩廣總督有子六人君其長也其世次義寧陳先生所為  
總督公碑文具矣君弱冠補學宮弟子光緒癸卯舉於鄉一試禮  
部不第而朝廷罷科舉乃授例滿道員候選尋以所著與學賜冠  
服一品農工商部立奏請除郎中丞參上行走監督農事試驗場  
親實其掌部嘗使人微諷君即有所饒當得遷擢君義不可避辭  
拒之國體既更其鄉人有柄政者頗收集時彥自助疆圉君適即  
轉局長已而籌安會興誦言帝制君曰吾豈能更事二姓哉即棄

官歸奉母唐大夫僑上海遂終其不復出自少篤志文學服膺儒  
先博觀約守壹衷義理亦嘗探討古今中外政法期有所效用當  
世既審於時之濁亂不可為退而家居則以事親讀書為務並抗  
希古人不朽之業恣其心力以奮發於文章當是時海內耆宿暨  
方聞為雅之士類辟地鹿場暇輒相與談藝聯吟為文酒之會君  
多接勝流用自輔益而師事義真陳先生尤謹相從餘二十年盡  
傳其學為文雄峻以肆才思尤敏贖絕人求者踵至走筆應之數  
百千言不待頃而具同門諸子鮮能及也著有文集四卷附詩詞  
各二卷君為人為樂而伉爽亮直天授與人交開衷寫誠無所隱  
伏內行敦備事親懇懇致孝老依母側如孩孺然待異母弟友愛  
臻至推而至於宗親故舊勤任恤振艱窮縮己贏人壹從其厚太  
夫人歿君年五十四矣居喪毀瘠甚喪除哀慕勿須言及母必流



弟受明體故豐碩食兼人至是衰羸常被疾病以己卯歲十二月  
十日卒年六十有一為序其可謂文行兼樹卓爾樹立之君子者  
矣夫人歙縣徐氏故四川雅州府知府署城綿龍校道景獻之女  
前卒所生兩女皆殤無丈夫子以仲弟子榮棟嗣始君葬太夫人  
上海虹橋公墓徐夫人祔焉君卒之明年榮棟卜以其冬十二月  
廿七日葬君徐夫人墓左與其兄榮法馳書請銘國松與君同師  
義舉為文最篤以久其可辭銘曰  
有儒一人孝友絜絜大本斯植摭為璋文翻天頌師筆傳君手奔  
奏萬靈持以慰丹臺還初服永謝東帛海濱抔土終古觀側君文  
震世庸行孰奇根源攸繫揭勵來茲



湘潭袁君伯夔家傳

新城陳祖壬撰

君諱思亮字伯夔一字履庵權兩廣總督湘潭袁海觀尚書諱樹

勳之家子也曾祖定國祖瑞麟皆以尚書公貴贈如其官君始受

經不任彊記而輒能通大義為判舉文規撫方百川望溪兄弟視

時流因襲講章陳言冀速化者不屑也蓋自其少時已有志於古

文之學矣以縣學生中光緒癸卯科鄉試一試禮部不第會朝廷

罷科目試乃入訾為道員旋以斥家財興學超晉一品冠服工部

改農工商部用大臣屬調補郎中丞參上行走監督農事試驗鳴

場故某貝子邸園居京師西山間廣袤數十畝饒嘉樹怪石珍禽

奇獸管務清簡日讀書為文其中條然無復進取意親貴筦部使

人諷表有所饋當為除參議或各行有勸業道婉拒之民國既建

鳳皇熊君希齡驟起柄政銳欲有所建樹頗收集人望當時張第

一流內閣君以故人參與其間官文書類出其手然所謀多不見  
用君亦力辭無仕為印鑄局局長而已籌安會起棄官歸僑居上  
海終其身不復出間有相招致者輒謝曰吾非無意於世也再出  
再不得當今老矣自度所學終無以合時之須且盡吾力於所能  
自致者已有家居二十餘年內篤於事親仁昆弟而外致勤於師  
友文字所交皆一時知名士師事義甯陳先生尤謹盡傳其古文  
法居母喪年逾五十矣哀毀如不勝免喪與人言及母必流涕被  
面體故豐碩至是遂清羸多疾後母夫人七年年六十一卒有文  
集四卷詩詞各二卷造詣皆過絕人無愧古之作者嗚呼可謂不  
負其志意者矣君為人純朴直諫中絕隱欺遇人無貴賤疏戚賢  
不肖憫歎有將有片善譽不容口意所不可亦必面諍自奉陋約  
不類貴公字或者迷疑其齷然平生施於宗黨賓婚者累鉅萬未

嘗有德色也

陳祖壬曰君古文辭名被海內求索者踵至義寧先生晚年有文  
字之役亦輒以委君義寧設南兩年君又殞謝學士大夫無識與  
不識交口太息以謂天喪斯文也君居恆於同輩中最稱合肥李  
子木公之文亦稍稍及余世遂謬有齊名之目三人者同出義寧  
之門君文雄肆而木公謹嚴分據陰柔陽剛之勝獨余廁其間為  
可愧耳憶曩時同旅居滬西相去不半里有所作恆共商榷相規  
相勗相誇詡往往夜分始罷今君已矣木公復遠客析津豈惟談  
藝之樂趣不再得以余之薄劣而獨學無友其尚能或有所成以  
無負君夙昔相知之雅邪此尤余歎歎愴恨莫能自己者也君無  
子以仲弟子崇棟嗣崇棟與其兄崇法來請作君傳崇法為詞有  
聲君所授也



履齋文集目錄

卷一

讀墨子

余儂知先生結稿五十年詩序

霜杰集序

雲郎小史序

鹿川文集序

看雲樓詩存序

祝雲居詩文集序

重刊輝門忠孝錄序

李誦清堂述德錄序

六修族譜序

紀恩室詩序

重刊勸戒丸錄序

冰社詞選序

貴陽尚書重定規鳴詩序

滄江詩集序

爰居閣詩存序

十朝詩乘序

射文鈞序

倫書序

雙樓吟草序

蒼虬閣詩序

今傳是樓詩序



何詩孫先生手寫詩稿跋

南豐劉先生文集跋

再書劉先生文集後

書澗六先生殘稿後

跋春闈餘事卷子

書姚郎中手稿卷子後

書姜西溟手書選詩類抄後

跋樟亭圖卷子

方侍郎手評柳河東集跋

跋義寧師手寫詩冊

卷二

答胡子靖書

上譚元畏文書

與黃宇達書

與吳伯魯書

與冒鶴亭書

贈徐紹周序

贈臧伯庸博士序

贈洪荆山序

送李芋翁之貴陽序

贈李駿僧序

左母夏太夫人七十壽序

叔父南生先生叔母唐夫人六十雙壽序

叔母郭太夫人七十壽序

金麟叟先生八十壽序

米子登五十壽序

許季純先生六十壽詩序

賀母王太夫人八十壽序

陳母黃太夫人七十壽序

徐紹周五十壽序

湯貞婦傳

趙列女傳

馮君家傳

劉母楊太夫人家傳

叔父南生府君家傳

陳母廖太夫人家傳

蔣室壘夫人家傳

孫君家傳

追贈陸軍上將勳二位克威將軍浙江督軍楊公神道牌

誥授建威將軍贈太子太保湖南提督楊忠勤公神道牌銘

誥授建威將軍記名提督河南河北鎮總兵劉公神道牌銘

吳公紀功碑

卷三

清授光祿大夫正一品封典二品銜花翎候選道陳君墓表

叔母唐太夫人墓表

洪室任孺人墓表

一品封典二品銜河南候補道黃君墓表

吳君捷三墓表

四弟季羣墓誌銘

唐錫妻袁氏墓誌銘

仲弟襄志銘

徐印香先生墓誌銘

唐春海墓誌銘

吳先生墓誌銘

陳師曾墓誌銘

許少欽墓誌銘

沈母夏淑人墓誌銘

盛筱珊生壙誌銘

周母徐太宜人墓誌銘

歐竹書墓誌銘

清封夫人唐母袁夫人墓誌銘

署四川簡州知州陳君墓誌銘

湖北潛江縣知縣陳君墓誌銘

李先生墓誌銘

陳母周太夫人墓誌銘

徐氏四港開生墳志銘

賀君案唐墓志銘

汪璠父墓誌銘

李健父生墳志銘

林子有元望鄭夫人墓志銘

李惜孤先生墓志銘

馮宜人墓誌銘

朱君墓誌銘

吳君墓誌銘

卷四

先府君行述

誥授資政大夫二品銜候選道朱君行狀

亡妻徐夫人狀

前江西學政翰林院編修戴君行狀

清授傑祿大夫二品頂戴法部左參議余公行狀

先妣事略

稽山負土圖記

百梅書屋圖記

養素堂記

蘇門消夏圖記

九峯舊廬記

樂園介壽圖記

夜起盦記

水流雲在圖記

寶林醫院碑記

王氏家祠碑記

墨謔齋畫隱記

肥趣廬圖記

好懷堂記

梅園記

華錦園介壽記



息養記

祭義算師文



慶舍文集卷一

湘潭袁思亮伯慶

讀墨子

當周衰戰國之世楊墨之言盈天下子與氏辭而闕之楊子之書  
至於無傳墨子書屢有存者其說亦寔微所謂功不在禹下豈不  
信哉顧當是時莊周列禦寇之徒其言非堯舜薄湯武詆譏孔子  
滑稽亂俗視楊墨如甚子與氏一切無所距獨距楊墨抑又何也  
近世學者頗喜治墨家言以為吾國古書可與泰西之學通其郵  
者莫如墨子聞嘗取而讀之然後知子與氏之所為獨距楊墨者  
其憂天下後世至深且遠也楊子書雖不可見要其旨取為我為  
我者人之恆情也楊子特昌言之無所諱耳其書雖不傳而入於  
人心者深人之為楊子之學者蓋終古而無絕何以利吾身何以

利吾家何以利吾國皆為我之說之顯著者也今之人何莫不然  
耶秦西諸國所為苦心焦思造作技巧縱亡等之欲而攻守之具  
極古今天下之奇殘異酷不恤屠戮人類以求自存者無他充其  
尚我之一念而已故其道皆類於揚墨者反乎揚者也而馬克斯  
列寧之徒取兩創一制以令於國中莫敢違違者殺無赦是尚同  
必儉一國之人之衣食宮室使不得有私財是節用也持大同之  
名以號召天下是兼愛非攻也宏獎技術過之優於凡民是親士  
尚賢也養兵繕械深溝高壘務術不可勝是備城門諸篇也是皆  
同乎墨者也類乎揚者以輸稅多寡為議士所從出故政柄潛操  
於富室而君臣之道衰同乎墨者以無親為兼愛故嬰兒育於國  
家而父子之恩絕君臣道衰父子恩絕人與人國與國日交征於  
利而殺機起矣殺人以農殺人以工殺人以商殺人以兵而實殺

人以學子與氏所謂無父無君之禍烈於洪水僅數者發於數千  
載之上而驗於數千載之下可不謂至誠前知哉嗟乎彼楊墨者  
亦豪傑憂時之士躬戰國之亂思所以救之故其為說皆因乎人  
情切於時事幸不見用功罪若彰至於今日一戰國之天下矣豪  
傑憂時之士莫不為說乃不期而同於楊墨又不幸施而行之使  
倖一時之利而其流毒乃至於滅絕倫紀生人之禍且不可勝窮  
莊列之徒之所稱高一世而無用功利者所不道為害於人也甚  
寡子與氏所為獨距楊墨有始以此歎始以此歎然則豪傑憂時  
之士之擇其說於天下也其亦可以知所擇矣

余僊知先生結襦五十年詩序

往歲嘉興沈乙盦先生夫婦結縵之五十年以其日具酒食召賓  
客稱賀如初婚時賓客相率賦詩而長沙余僊知先生為之序陳

大易天數五地數五之說援傳經義詞旨甚美越歲乙丑十二月  
初二日距先生與配左夫人結褵亦五十年先生子鹿門既率家  
人再拜奉卮酒為壽復集鄉人親友數過從脫略無拘檢者十數  
人飲酒笑謔博老人微先生亦欣然自賦詩示座客客多屬和者  
而以序言督思亮思亮曰凡人於嘗所釣游之鄉與夫登眺觴詠  
居處偃息之地尚再至三至焉未嘗不為之徘徊顧瞻流連而不  
能去與故人懿戚聚處往往喜追話前事以為笑樂何則易過者  
境而不可忘者情有當時視為適然若不足措意而事後思之轉  
不勝其低徊慨慕之懷者蓋比比然也而況乎鼓鐘竊弄琴瑟靜  
好韶年合體皓首相莊同憂喜共患難扶攜慰薦於流離轉徙之  
地超然出萬劫而保其天德者或日月不居今夕何夕形貌雖變  
思紀不渝當時所私祝大願以為天之所靳人世所稀不可必至

者而今竟得之其欣喜愉快爲何如也而鹿門昆弟及其諸子鞠  
跼蹈舞之餘仰見兩老人朱顏白髮鳩杖赤舄融融洩洩以爲彼  
蒼之所爲若獨私於吾親者引爲子若孫之大幸其欣喜愉快又  
當何如耶而先生與左夫人目明而耳聰體充而神腴康強逢吉  
正未有量更十年或二十年其回思今日必有如今之視昔者思  
寃之又雖不能如先生之陳述古義要足以爲異日百年偕老之  
券無疑也客僉曰然退而書之以爲之序

霜杰集序

古之伶工隸於樂官非殿後也執籥秉翟管人隱焉自孝延年以  
外咸愛幸世稍稍卑之然余嘗讀漢書武帝定郊祀之禮立樂府  
採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命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詩頌延年  
輒任意絃歌所造詩爲新聲曲未嘗不想像其詞章音律之美唐

宋梁園子弟所歌者大抵當時文士所著詩詞為多元明南北曲  
或格調少不逮古猶為爾雅至末調紛起則皆里巷鄙瑣復衰之  
辭縉紳先生所不道樂之亡久矣文采風流亦遞衰焉蓋自教坊  
樂籍流品日下士大夫觀而弃之其人亦不復自愛重因循所習  
無復能究心律呂以合八音之調者其孰然也程生玉霜本世家  
子幼失怙以貧鬻於歌者習青衫初未嘗知名順德羅櫻公見而  
賞之為脫籍玉霜傷所業微爾自矜重不受顯貴人狎侮獨喜從  
羅先生游羅先生文學有重名數為製新曲用此名日起羅先生  
家故貧又病肺困益甚居醫院中幾二年所一切資於玉霜比卒  
殯殮喪葬皆取給焉蓋鬻歌所入無吝色由是俠伶名動都邑而  
所歌諸劇亦率多貞節義烈工於哀怨往往曼聲悲吟如猿啼鶴  
唳低徊掩抑若不自勝四座為之泣下其芬芳悱惻蓋天性然也



至其轉喉獨擅從心協律如抗如墜乍疾乍徐餘音欲闌高響復  
 振驚心動魄嘆為絕詣而玉霜不以此自足覃思研精居恆操絃  
 自度出奇造意神明變化期於合節嘗以為古人詩詞皆可歌特  
 歌者憚其難聽者不盡論耳金君仲孫為製文姬歸漢曲本觀取  
 胡笳十八拍中之第十四拍以二黃腔譜之二黃者源出黃岡黃  
 陂咸同間盛行於京師至今不衰者也聞者匿笑玉霜習之月餘  
 登場一歌音節諧妙於是爭詫為奇才以為自有秦弋吳亂諸腔  
 以來未之或有嗚呼惜不生當咸漢之隆從司馬相如諸人雍容  
 絃歌其詩於廟堂理壇之上也仲孫都錄玉霜自製諸劇及海內  
 文人投贈之篇什為霜志集屬余序之為推論之於此蓋吾所期  
 於玉霜者將欲窮聲音之道使漸復於古一洗俳優僕儒之恥而  
 增其聲價於儒雅之林不當又飾巧偽業亂耳目譁世取寵乎一

日之譽於世純惟幕間也丙寅仲冬湘潭袁思亮序

雲郎小史序

鶴亭輯雲郎小史成示余曰吾嚮者為學喜治掌故自國初以來  
政治之因革學術之遷變名臣巨儒時人才士遺聞佚行無所不  
厝意欲特著一書俾修史治國閱者有所資且以正傳聞之謬  
謬悠之口也人幸卒卒未果而故居火所藏書燼焉吾書遂不可  
成里居多暇屋屋成齋游河榭歌百詠大抵網羅邑中故實補志  
乘之缺而已今茲所為尤類小說家言得毋非吾所志而為學者  
所哂笑耶余愛而讀之作而言曰有心哉冒子之為書也雲郎一  
歌兒耳何足紀然而葉民徵君之輕財好士氣尚風誼與夫士大  
夫文采風流詩歌投贈之雅氣類之煦濡愛護皆穆然可以想見  
太息以為今之所難於以揚先芬敦薄俗其所繫不已重乎嗟乎

明季流寇之禍國中糜爛於兵戈盜賊之焚殺驛騷於征斂力役  
之煩苛可謂酷矣而鼎革以後士誦於庠農力於野商復於市百  
工安於肆故家遺逸抱遺經食舊德汪洋自恣於園林泉石之間  
沈酣圖史吟弄風月極姬妾聲伎酒食歌舞之奉以遂生適性而  
樂其朋儕何其盛也今國中喪亂十有餘年矣所受之禍之酷殆  
有十百於明季者而談詞邪說流毒之所至隱中於人心如狂潮  
怒發稽天沸海一潰而不知其所屆故家遺逸逋逃窟伏銷亡其  
聲迹猶惴惴焉憂坑焚復至之無日雖欲彷彿當時名園高會簪  
裾麋鹿賭酒放歌意氣之盛於萬一豈可得哉豈可得哉鶴亭既  
葺幾君故宅居之而所謂水繪園者故址亦復歸於冒以境外有  
兵事弗能治也鶴亭博聞工詩名不下微君並世亦未必無棟宇  
雲廊其人者而宇內倣擾不定百物騰踊時與力皆不給鶴亭亦

垂垂老矣吾知其能細荒烟斷沼間必有想像昔日承平文物  
焉不可復見不勝其歎感憑弔之懷而自嘆所遭之不幸者此又  
鷓鴣啼雲郎小文之微意也歟

鹿川文集序

昇鄉程先生子大為童子時有才名父贈資政公先伯翰戶部續  
學懋德先生承其教益識尚學途徑詩詞賦頌書畫金石篆刻無  
不能而不遂於有司之試至不得補諸生然其少時居鄉里湖之  
者宿歆忘年輩名位與交齒後先者相與結社為詩歌唱酬壯游  
四方所至盡傾其名士其老也海內後進治術業者爭歸焉以故  
程先生名聞天下程先生嘗入峯為知府湖北晉道員總督張文  
襄公喜科月士用他途進者幸不得一顧盼獨隆禮程先生符檄  
押至所委任辦而治江堤績尤偉人又以此知程先生非徒文人

也國變後先生藝居武昌鹿川閣鬻藝自給傷權樂之崩壞悼政  
刑之故紛悲人心之奇邪憂學術之誕詭日課子弟讀經發憤為  
古文辭將以興道翼教存十一於千百粵戊辰年六十四始克自  
定所為文十二卷其前三卷為程典原所授姓自上古迄於今茲  
歷世遞錄中更變亂播遷郡國世系流行名字爵邑行誼勳厥微  
諸史乘易友祕聞別錄斑斑據依異夫蒙冒攀附媿世誣祖者本  
支蘆然昭朗翔實他姓譜牒所未有也其中為傳狀牌誌序記書  
說譜作而以家傳友列女傳殿焉嗚呼自古以來禮教導業之流  
失敗壞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奉薦於一世強弱盛衰之迹不深惟  
其本始究察其終極放利縱欲人自為競舉親親長長老老幼幼  
家國人已仁孝忠恕相約繫維之道一切唾棄而摧滅之以盡禔  
販丐貧喪已亡實濟盜跖於堯舜淪人類於禽獸禍烈於亡國毒

浮於屠種先生獨於此時進遠返本隆及百世尊禮明誼不遺閭  
闔成一家之書樹萬姓之坊動人情之懷愴存世家之軌範昭示  
古國名族者世流風遺澤之愈遠而彌長何其懿也先生詩詞前  
已梓行文集最晚出猶不自信往往數易其稿從明游商榷不厭  
思亮即氣下問之一人也且督為序思亮竊以為君子之立言非  
徒工其辭而已必有物焉而後為不苟而名之成也不過藉於羗  
科高位顯赫之事功而後其名非倖致而可以長存故推本先生  
所以著程洪之旨而致詳於先生之生平明夫先生之學與志不  
徒為文人而僅僅託於空文以自見者先生所遇之時之不幸為  
可哀而顯顯然稱美先生之文者猶未為盡先生者也戊辰六月  
湘潭袁思亮序

看雲樓詩存序

自來治詩者恆自尤其少作橫棄不復錄非徒以其學識造詣有  
淺深疎密之殊也即人事所接悲歡離合存歿之故與夫身世升  
沈治亂之所遭羈旅行役名山大川故墟往蹟之所登臨而憑弔  
足以資其興觀羣怨而發其纏綿悱惻之思者常與歲月增積蓄  
變而無窮而詩之境亦與為無窮故愈老而彌工亦其勢然也然  
年少氣盛其藻采絢爛若春葩之起發其才思橫溢若壯馬之脫  
銜繼羈馬絕塵追風而馳則老宿亦往往嗚嗚嘆服以為不可及  
而其機迅之動合元籟或視招擢肝腎雕鏤萬物出之艱苦者有  
天人之異焉又焉可以其年之少而少之哉歙縣曹君靖陶年甚  
少才甚美喜為詩音清而韻逸其佳者固已自致於老成之域矣  
積詩若干首將梓為看雲樓詩存而問敘於余余少時未嘗為詩  
近乃稍稍習為之然終不自慊意甚愧曹君也以曹君之年與才

日進而未有已完日必有自尤其少作時如前所云者無疑也然  
舉其才之得於天者漸以驗學識造詣經歷之得於人者以相衡  
庶知才者之必資於學而徒學而限於才之不足以有成則少作  
之存又為不可耶

枕雲居詩文集序

枕雲居詩文集六卷石埭徐君漢侯之遺著也其友武君劫齋將  
梓而行之介從父兄巽初來乞序於余其言曰方吾友之生也治  
詩歌文辭甚勤少不得志於有司之試晚遭喪亂益窮困終不自  
悔為之益勤將卒以稿授余曰我死子必為我求當世能文章者  
序而存之庶幾不獲信於生前者猶可不泯於死後今果不幸死  
矣吾其忍負此諾責冥冥中愧吾良友耶敢請思亮闕而悲之自  
古以來士之盡一世之心力於文字者何可勝道身死而散失之



伏與魂魄俱逝者蓋比比也幸而存而兵火蠹蝕之所摧剝飄零  
磨滅蕩為灰燼者十嘗八九焉而其書具存其名不章介乎若存  
若亡之間者又不知凡幾也夫成之也難成而傳傳而及於遠則  
尤難而世之偽好而為之者方且遺棄人世一切勢位富厚佚樂  
可欲羨慕悅之境以殉其汲世不可知之名不亦大可哀乎雖然  
君子之志於學也從吾所好而已好之至者其精氣常鬱結懋嫻  
而不與悠悠者同盡則固可信者也吾既傷徐君之志而嘉武君  
之能善其交久要而不忘也故樂為書之庚午春湖潭袁思亮序

重刊釋門真孝錄序

儒者之教大矣於仁恕而仁恕之本實始於事親孝經一書聖功王  
道備焉豈有異術哉天下之至私天下之至公也人子之孝其親  
也人子之私其親也天下之大而私其親私之至也私之至焉言

乎公自吾親之身而推之至於祖考伯叔甥舅姑姊妹兄弟皆吾  
親之所親也吾從而親之於是乎親親親親斯公矣推吾所以私  
吾親者而知天下之人莫不私其親也若之何而使天下之人有  
不得致孝於其親者於是乎仁民仁民斯公矣吾之所以私吾親  
者以其有生我育我之勤也推而至於凡有血氣者孰不有相生  
相育之恩而忍其號呼死轉於刀俎而莫能相保也於是乎愛物  
愛物斯公矣且吾之親吾私也天下之人莫不有其親則天下之  
公也使天下之人皆孝乎其親於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而  
猶有哉同類以徇其私者吾不信也然則聖人之所以為天下公  
者亦惟善推其私而已張子之言曰乾吾父也坤吾母也民吾同  
胞物吾與也非充天下之至和孰能成天下之至公釋氏之言儒  
者疑焉為其遺親也衡山聶若雲自知其然也乃取釋門真孝錄

重刊之而以校勘之事屬余余既受而讀之愕然曰釋之所謂慈  
悲憫之所謂仁慈也而皆始於事親其言推之至於世以上為義  
尤廣博而禍福勸懲之旨復足以震動天下之耳目以生其信心  
與儒者之教相發明而輔其所不及釋氏之言所以不絕於天下  
且益昌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近代泰西諸國肆為奇技淫巧墨  
言而揚行狼貪羊狠厲將虎噬日從事於攘賊戰爭酷毒殘殺之  
具愈出而愈工凶暴驕侈之徵愈扇而愈烈志氣之所積流弊之  
所極至創為非孝無親之說欲取數千年家國相維之制摧毀而  
掃除之號為大同而人生之禍其勢不至人與人相食不止而求  
所謂天下之至公者乃適以快一己之至私嗚呼世豈有忍於其  
親而不忍於路人哉此誠儒者之所懼而釋氏之所悲也儒者之  
教世頗厭若之以為迂遠而釋氏之言往往在士大夫之口吾知

是書出必有以晚拘學而致仁人孝子之心彌治天之蒙逆祥和  
之麻培故繫為陳儒釋一貫之義以張之使世知以天下為公者  
當自私其親始  
李誦清堂述德錄序  
鎮海李君雲書最其祖考妣考妣二世傳狀銘表誄讚頌序記  
詩詞圖畫景印之命之曰李誦清堂述德錄凡為文若干篇詩若  
干首詞若干闕圖若干幅其為之者大抵大師耆儒有文學重名  
或專一藝取聲聞當世最次亦不失甲科京朝貴人吁亦盛矣李  
氏自君祖用賢遷起家致富至君三世世其業不衰君祖生君  
考一人耳再傳而子姓男女蕃衍至百數十人其長者類各有所  
執以昌其家而効於時門祚之隆正未有艾夫豈無自而然哉李  
氏之先世有陰德君祖考妣及君考財益豐益不敢自私施惠益

宏君妣張太夫人享年尤高所以承大成舅始之志者用力尤勤  
事具錄中雲書之為是錄蓋將示子孫知今茲之邀福於天者在  
德不在力而斷自二世者尊所見尊所聞斷取信當代而不敢以  
傳聞者厚誣其先人也嗟乎世衰俗敝世祿之家存焉者寡矣抑  
吾觀今之人又何其與之暴而亡之忽也豈不以取之非其道而  
守之無其術歟虛度貪根機巧盡斷嘉餼人之家國而以自肥其  
私窟穴怨毒於人人之胸雖百施濟算足贖過咎於萬一哉而流  
乎悍然怒一己无等之欲熟視流亡窮乏無告之民日聲呻吟號  
於其側而莫之救耶於是矯激偏宕之說起而乘之遂欲取一切  
富者摧毀之以為快其卒也富者貧貧者愈無所養以為生而人  
與人相食矣幸民非甚富者也而能善用其財庶幾古所謂好行  
其德者乎凡為富者苟則而效焉斯富亦何負於天下也然則是

錄也不獨李氏子孫所當永承法式即謂為范於國中誰曰不宜  
而聖書能以文字顯揚其先章章如是抑又賢已  
六修族譜序

思亮年十三始從先府君歸湘潭居石塘山老屋者六年屋距宗  
祠二里許而近會五修族譜宗老之與於是役者咸能於祠數從  
諸兄弟往來祠中歲庚午族人復有續修之役以纂修責思亮去  
五修時忽忽三十餘載向時宗老凋喪殆盡存者惟族父鶴琴先  
生一人思亮兄弟及從父兄避初先生皆奉母備江浙間不得歸  
所謂石塘山老屋者荒無人居四境多盜賊迫思曩時承平鄉居  
之樂欲更從諸長老子弟從容一室之內相與博覽採精校勘討  
論其體例而修飾其文辭其難黍勞苦盡平土之歡何可復得尸  
其委勤於人尤用愧作是以思以一言弁其端亦久之不克以爲

辛未夏族父再以書來曾曰請具矣待子文而刊其不可以綴思  
亮曰嗟乎吾袁氏以孝弟聞邑中二百年矣今稍衰焉然近世學  
子方以家族之制根貧弱害富強欲摧去之以為快而吾宗之人  
獨不奪於邪說亟亟以請為事其請吾先人所留驗者不終泯滅  
乎夫積家而成國仁民愛物自親親始此吾國聖哲所為順乎人  
情以為治數千年率由之而不能易者也彼族人者亦途人焉耳  
何異於親親然尚循其流而溯其源因其友以求其本何莫非父  
子兄弟骨肉之親哉邈惟而下之吾今日之所謂父子兄弟骨肉  
之親者不數傳而途人矣至於途人而使之不終至於途人者則  
猶為之心人人推愛其親之意以愛其族推愛其族之意以愛其  
國更推之以及於含生有氣之倫無不愛焉焉有所謂戰爭攘奪  
屠戮慘酷之禍哉不善推其所為而曰吾為愛無善等是不途人

者而途人矣使天下盡棄其親而愛途之人吾見其愛之情非其  
真而愛之之術將有所窮也夫孰使吾不得與長老子弟優游故  
鄉相宇之下如前日者非亂也耶孝弟之本不立而功利之說有  
以中於人心亂之所由生也思亮不敏竊負斯義於吾族人以為  
所以愛吾族與吾族之所以相愛者莫大乎是庶幾毋負吾族人  
所以續修斯譜之勤之意歟

紀恩堂詩序

新水陳君仁先以書抵共友湘潭袁思亮曰辛未冬十有二月曾  
壽走旅順行在所迫歲暮未有館舍上為賃小樓居之樓之中臥  
者坐者安筆硯可隱者為起居之器七飯者羹者肴者湯者茗飲  
者雜置鹽醬者為飲食之器二十有七烹者煖者捲而注者為廚  
傳之器五敷者唾者盥櫛者為洗沐之器八凡器皆上所貯者而



後賦旅居日用之需備焉曾壽泥首謝上曰急難之情與卿同之  
毋為謝也曾壽伏地嗚咽流涕不能起今年秋請急還天津乃於  
所居樓閣一室取所拜賜者并藏之而顏之曰紀恩示不敢聚且  
俾子孫世世毋忘也既為詩二章屬而和者若干人子為我序之  
思亮曰嗟乎昔者國家承平無事王公懿親旅進旅退之大臣與  
夫文學侍從奔走給事禁中者歲時令節咸得被上方文綺珍玩  
書畫之賜受之者或以夸詡宗廟交游尚先寵或且習焉視為故  
常即賜者亦以為因然耳孰若吾友於流離顯繼之中倉皇播  
遷之頃蒙天覆地育纖悉周至如家人父子者哉夫世變不可知  
然人情大抵不甚相遠也辛亥以還鏡以民治為國者二十有一  
年矣武夫據地以利害形勢相結納易素以賦稅為糜以名位一  
旦有大力者跋躐之而去反顏倒戈為敵仇或並起而相猜或同

惡而互訐紛紛藉藉蓋至今而未已也當此之時乃有人焉名  
聲無所居權利無所取遺室家忘飢寒冒險難間闕宵出追隨故  
主於冰雪輪蹄間相煦漸若骨肉此亦足以緜正氣於垂絕維人  
紀於不救者矣匹夫游俠慕義猶足以厲世屬俗況乎憂危患難  
之際君恩臣節相得章章如是而有不撼心動魄悍然與敵愛之  
懷者豈人之情哉朔風沈寥陽海一樓孤臣道黎輔旋邱之詩低  
徊慨慷相與發為謳吟有不知泣下霑襟者果何世耶  
重刊勸戒九錄序  
儒者尊天道而不言禍福誠以人受天德以生不合乎天者不可  
以為人苟可以為人矣雖貧賤凶折而君子不以為禍苟不可以  
為人雖富貴壽考而君子不以為福然此特可為中人以上言之耳若  
夫中人以下則必有所慕而後趨於善必有所憚而後遠於惡於

是勸戒之說行高自秦西諸國競以形下之術相高技巧蜂出窮  
極說變自以為設施出神鬼機權倖造化一切禍福之柄惟強有  
力者尸之所謂天道福善禍淫之說胥斥為誕迂不經而國家兵  
刑之作所以濟禮教之窮者亦乖其本旨而為放利縱欲之助  
蓋天道泯而人道亦幾乎熄矣吾友周君敬庵有鑒於此爰與交  
好取福州梁敬叔先生所著勸戒九錄彙而刊之躬任纂集削厥  
之贅程君祐卿則任校讎之役而為之白讀使人易曉嗚呼用心  
何其勤也梁先生去今垂百年世變所極殆不可同日語矣其所  
謂勸者或非今人之所慕所謂戒者亦或非今人之所憚然則是  
善之行也庸有濟乎雖然觀其可變者則旦暮秦越觀其不可變  
者則千萬世猶一室也四時調風雨節而人康樂寒燠乖燥濕淫  
而人疾病作善降祥不善降殃理之感應亦猶是爾而況乎今之

所謂富強者危亂之萌已兆方岌岌憂大禍之將至若不可終日  
者耶彼以其暴吾以其仁彼以其利吾以其義彼以其文吾以其  
質彼以其奢吾以其儉洵如是也世方大亂而猶可以獨完自非  
然者無其長而救焉是襲欲求後亡其可得乎夫禍福聚有大於  
國家之存亡者積人而成家積家而成國是書所記載雖周於前  
人好行其德之軌事而充類至盡亦足以拯末流之陷溺而生其  
惻隱敬畏之心人化其家家化其國蒸為善良之風俗然後進而  
求之於吾先聖哲王之教知人之所以為人彼苟權怙勢窮無復  
之者將盡棄其所學而惟吾道之歸也有日矣讀者其勿視為煦  
煦子子之說而忽焉可也

冰社詞選序

世異變士大夫所學於古無所用州郡鄉里害兵旅盜賊不得食

壘故栖山林羣居大都名域為流人窮愁無學相叩濡以文酒耳  
目所聞見感於心而發於言言不可以遂乃託於聲聲之幼眇跌  
宕悽惻淒麗言近而指遠若可喻若不可喻者莫如詞天津之有  
冰社上海之有滙社胥此志也而冰社為之先冰社社友都二十  
人皆工倚聲月三集限調與題久之社外聞聲相和者甚衆陳致  
庵太傅夏蘭枝翰林其尤著也起丁卯夏訖庚午秋凡三年得集  
盈百社友頗有以事散之四方者滙社遂起而繼之矣於是朱彊  
邨侍郎與閔叔翰林選其詞之尤工者如干闋郭君嘯麓為印兩  
序之名之曰冰社詞選而督序於余余亦滙社之一人也嗟乎苦  
其心範其才束縛於聲律壯夫笑之等諸佛優徒斷瓊夫一二知  
者觀其辭悲傷其意吾曹之遇可謂窮矣雖然水深火熱噴呻滿  
國中而吾曹猶獲從容觴詠以自適其志每況而愈下後之人讀

斯集者或且穆然想像其流風而欣羨慨慕以為不可復得乎然則吾曹之過國猶未為窮心歟

貴陽尚書重宴鹿鳴詩序

貴陽陳尚書以光緒乙亥恩科舉於鄉越今歲英函循踵故事賡歌鹿鳴荷天之寵秩於宮輔於是尚書賦詩四章一時海內耆宿與夫門生故吏姻婭交游無有遐邇匪詠斯和篇什既積將俾而梓之爰授思亮使序其意思亮曰當夫國家承平文治之日每三歲各行者輒籍其郡縣之士都試於有司登其尤貢於禮部或數百人或數十人以省之大小差適中國無慮千數百人然非早達而壽考則莫能臻乎重逢之盛年及矣而名位事業文學不顯著則亦不足以媿世而增重蓋若斯之難也自制科罷學校與都會州里公私林立歲年業大學者多至不可紀而登進之途隘往往

達其所學以獵取衣食為事國家之所以待士者益不重士亦益  
自輕進則薰權阿勢喪心蒙垢而不悔退則詭詞橫議譏裴比匪  
以作亂非前之人果賢於今之人也其所以尊寵之者有義焉有  
命焉故得之者不敢驕失之者無所尤或幸而致而悖德敗度獲  
戾無恥則士大夫持清議者得以屏而絕之故士之自待也重自  
待也重然後其富貴壽考之獲於天者乃羣以為難而相與頌歌  
之流為美談非苟然也尚書杜歲致身頃顯名蹟赫然在南北退  
居江湖晚節彌劬詩篇之富追樂天而煥放翁名位事業文學既  
顯著矣又早達而壽考以臻乎斯盛是天之所怒遣以為科名重  
者其可以無傳示後之人有所攷乎而吾邑前廣東提督秦習冠  
先生年八十一實與尚書同預茲典云

吾師義寧陳先生以詩古文辭巍然主壇坫為大師數十年詩名  
所被尤廣海內後進之治詩者往往效其體章摹句擬肖貌而遺  
髓或遂病之以為不可學二者均之失也長沙許君季純為諸生  
時才名壓其曹雖業兩湖書院親炙吾師講席為高第弟子平生  
服膺吾師甚至顧其為詩一不做依以清切明婉為宗出入香山  
渭南閒人竊疑焉吾獨以能承吾師之教善學吾師之詩者莫許  
君若也蓋吾師之為教高大廣博不類己守一先生之說以謂古  
之大家其存至今不廢者必各有其精神氣體以與後人相接後  
之人亦各因其才與性之所近從而致力焉由其途以溯其源究  
其同異而窮其變然後可即於成法沾沾然畫一境以自封以為合  
於此則可達於此則否問學之道不若是之隘也夫違其才與性  
以揣摩勦襲尚能躡學於古人猶將病焉而遂謂古人不可學豈



理也哉君既熟聞吾師講論不復為皮傳膚受自盡其才與性沈  
酣恣肆於載籍而安貧悅志不移不屈從容自得於喪亂之世其  
天懷決定快豁殆類吾師故所發於詩者雖詞氣藻采截然殊科  
而神理意度實有相契於冥漠者然則謂能承吾師之教善學吾  
師之詩者莫如君詎曰不宜君年逾六十將手定其詩骨序於思  
亮思亮從吾師游久矣未嘗學為詩於君詩不能有所論列輒舉  
平者所聞於師者以證君之所以效法不同於人人後之學吾師  
之詩與讀君之詩者毋以迹求而可也

吳居闕詩存序

自三百篇以至於今數千年代莫不有詩詩之體日繁而賦比興  
之旨莫能外也傳曰詩言志志者持也必其人有所持而託於言  
而後其言為有物言有物而後其人之性情遭際畢載以出後之

人讀其詩知其人論其世有以相感而相發故雖法於古而足以  
自名其家不專一先生言而哀衆長以為我役世之不學而好立  
異厥音律章句為之曾不能村謳里曲爭一日之長與夫標舉古  
人自詭為名高以文其蹇拙者皆不足與於是也同年友長樂梁  
子象異才足以理劇學足以興變智足以馭物勇足以任事生倣  
覆之世再起再蹶而意氣不衰交游遍國中在所與其徒飲酒披  
伎樂擲插歌呼或相從笑謔諧唱相侮其坐人人人但以為語妙  
無非難者其為詩亦然不措擢肝腎而深不塗飾藻采而麗不排  
比故實而淵藪不怨尤忿激而怒罵刺譏當於人心之公蓋其才  
學智勇無所施於時一託於詩用能權奇傲兀縱橫快詭無不如  
其意之所欲達坦然以心跡與天下相見並世知衆異者多矣所  
取其詩讀之雖千里外衆異之聲音笑貌固茫然相接於凡庸間

也然則衆無所爲詩非古人之詩而樂子之詩也夫非有其志而善其言者曷能於數千載下自專其詩以儕於古作者之林哉衆異乎定其詩如平巷命之曰爰居爰詩序皆爲之序余不能詩爲發所見如此至於衆無治詩之艱苦固非余所能言者矣爰居爰者衆異僑大連時暑所居室也乙亥仲春湘澤袁思亮序

### 十朝詩乘序

乙亥仲夏余自故都南歸道天津留數日郭君小麓飲以酒酒間言曰吾舊史氏也自開國以至於禪讓二百六十餘年其事之繫於治亂興亡之大者蓋以聞之矣又好爲詩有清一代詩人之詩未嘗不受而讀之也以其人之生平與其所遭反覆其褒譏諷諭證之以當時之事多足與官書相發明而隱而微顯而著或爲官書所諱而因詩以得其情者亦十常三四焉旅居多暇輒輯所聞

以事為幹而以詩隸之成若干卷名之曰十朝詩乘不敢謂盡之  
然亦足以資事故備覽觀子幸為序其端嗟夫詩之為史也由來  
久矣詩三百篇大抵王者之迹之所存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  
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古者道人采詩適於王朝以考風俗之  
美惡驗政教之得失詩人之以詩諫者雖發端比興而纏綿悱惻  
忠愛無已之情皆可以感觀興起故詩之道尊自序序之制廢民  
失其學村語里語縉紳先生所不道於是詩一出於士大夫而文  
網嚴密其託於諷刺者大都謬悠離亂其辭致不可究詰而詩遂  
等於雕刻纂組圖畫玩好之物世輕之以為無用文人之無行者  
又往往出其才藻緣飾故實以自文故詩之道日卑小麓所為書  
余未得見要其意則固以詩為史之遺也如其人論其世因其行  
事以考其所言豈徒一代政教之隆污可資鑒戒即詩人之賢不

肖亦有不可得而掩者焉夫使賢人君子忠孝爲斐之悅有以自  
見於百世之下而傾邪詖險者無所踵其形世之人將不復比詩  
爲末技而詩道復尊非詩乘爲之乎故樂爲之序

朝一文鈔序

黃子朝一年二十餘即橐筆走上海役文字以養甚少耳既多藝  
能益標舉忠義用節概自矜遺臣宿儒忘位與年納交而延譽同  
輩行或年先後者爭到門置所業久之君益去牙角與人爲同新  
改剛柔委蛇雍容於是名益起交游齊氣益廣所造述益多炳炳  
烺烺然今之少年莫之與有也其友人蔣蘇廣將印君所爲駢體  
文若干篇以論當世君再三謝不可工且歲乃來請爲序蓋君靈  
悟天授弱而好文通習訓詁多識奇字根柢經史集中百家瓌辭  
奧義靡不蓄萬有於國朝嘉汪中洪亮吉因以上窺六朝尤致力於

范蔚宗臆道元庚信諸家故其為文葩而不靡淵而不賤格高而  
氣曷至於流連景光緣情言哀之作未嘗不令人悽愴悲懷神與  
為低昂也君年方壯所成就已卓卓可表異如此使勤而為之漸  
靡歲月至於老其造詣當如何此君所為不欲遽出其文之旨歟  
雖然通天人之故究性命之微治國聞所世變孰終吾身而莫知  
其極若夫以詞章之業名其家古之人類未有不夙成者君又何  
疑焉乙亥冬十一月朔潭袁思亮序

倫書序

人之有倫人之所自為非聖人為之也聖人者能盡人之性踐人  
之形故明倫以教萬世賢者由焉愚者勉而終焉其或有博於倫  
則舉國中以為非人不祥而棄之何則誠審夫人心之所同也自  
秉彜之良遷於嗜慾奔於功利忘人之所以為人頗疑倫也者聖

人矯揉人情而作之術海通以來歐美學說浸淫漸漬遂公然昌  
言而無所忌憚至於今日國體變而君臣之倫絕家人訟而父子  
之倫乖離合易而夫婦之倫苦兄弟若素越朋友為寇仇倫之不  
存更無論矣嗟乎歐美諸邦挾其形下之學肆力於機巧其富且  
強凡以其器也非以其道倫也吾國之貧且弱者無其器而又亡  
其倫也歐美之盛倫也政教風俗制度法律一切以利為主雖有  
所謂道德者皆虛懸而無所據依非不曰仁愛也而殘殺酷毒之  
器日出而不窮非不曰信義也而詐欺侵掠之謀日進而未有已  
人與人相競則父子兄弟不相顧國與國相競則人民室家無所  
恤方其盛也富日富強日強及其敝也富與富競而富亦貧強與  
強競而強亦弱其機已萌其禍立見而茫然不知所返亦大可笑  
矣吾國之尚倫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因而推之則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尊節儉而黜奢侈則求易給而知止  
足故書不溢而實不極貴禮讓而賤讓競則恥非分而泯怨尤故  
強不陵而弱不屈奇技淫巧有禁非不能也蓋不為也非不為也  
惡其縱欲敗度不奪不廢將無以自盡於倫也王者之迹熄倫之  
存者亦名焉爾然觀諸史其能尊倫之名者其時必少治焉其民  
必少安焉其亂愈甚者必其大悖於倫者也夫吾亡其國有之倫  
以求彼方新之器微論其不及也即一旦盡其術而有之或且過  
焉亦徒便宇宙之內多一橫暴恣睢之國為毒於天下已耳曷足  
貴乎國於天地必有其本人倫者吾數千年立國之本也捐之無  
所惜日繫其已敝之迹至於殫民力蹙國土而猶冥行盲進銅鞮  
國人之聰明志慮聳然於彼國學者之所為說不亡國不止寧非  
所謂至愚大惑者耶斬水陳君翥先今之人行古之道者也以為



人之有倫今之學者未之或知而吾古聖人實為先覺痛其且漸且滅以至於盡而又憫學子不暇讀古人之書救於流俗人之言無由復其性而矯其良知也輒輯古聖賢儒先明倫之語著於篇而引申其義以解詁辭曲說之惑命之曰倫書使學者受而讀之凡散見於諸書者皆不煩尋繹而自得綱舉而目張條分而統貫編墜緒於垂絕存人類於幾希冀道燭世扶危拯溺之功蓋莫大焉或曰是書出世且怪迂笑之矣奚其功余曰不然今之人不自名為人則已苟自名為人未有讀是書而不憬然悟皇然返者何以知其然也人之有倫人之所自為非聖人為之也

樓樓吟草序

李君偉侯以非罪牽連羈獄訟三年而後解與余相見於廣場體擢而容澤意氣語笑如平時若未嘗有橫逆憂患之遭者固已心

奇之矣再見賦五言古詩一章為贈已又造吾廬出鱉樓吟亘一  
冊屬為序受而讀之大抵三年中藝居無但所作幽憂憤淚無所  
控訴一寓於詩怨不怒哀不傷有風人之旨焉然後知君之能自  
通其所遭者蓋得於詩為多嗟乎君豈詩人哉吾初識君京師年  
甚少方以文忠公家孫襲通侯官委散秩大臣補廣東副都統改  
農工商部左丞抗疏劾直隸總督罷之海內想望丰采持節使比  
利時雍容專對有聲當是時中興勳裔未有能及者也招商局故  
文忠公手創國變後君被推為董事長頗思藉手自見不幸致蹉  
跌知與不知莫不寃之而君於此時乃發憤為詩多且工如此是  
則彼出氣力困辱君者適所以成君之詩於君固未為不幸也雖  
然以君之負奇自喜因其門閥宜可大有為於時乃驅迫之使以  
詩鳴是又豈獨君之不幸耶

## 蒼虬閣詩序

光宣之際余與蕪水陳君仁先同官京師數相從飲啖搏拊為樂  
 時君詩已有名余未嘗治詩無由知君詩之美好也國變後余不  
 自揆思乘時有所樹立君則懷不二之節結廬杭州西湖濱養親  
 讀書益肆力於詩兩人蹤跡遂闊疏久之世事愈囂亂不可為余  
 大海恨斂身退侍母僑上海春秋佳日游杭州必訪君湖居君或  
 以事蒞滬亦未嘗不遇余也會江浙文惡君亦挈家避來僦屋與  
 余鄰當是時海內耆宿雜居為流人者猶八九輩時時邀過蓬  
 為文字飲兩人者蹤跡乃復密余益愛慕君之為人亦稍稍能讀  
 君詩矣居歲餘君被召赴天津行在所為羈旅繼繼之臣復扈從  
 之長者蹤跡雖益乖隔而書疏往還不絕常郵所為詩示余余亦  
 間有和答矣自後義軍師移居故都余歲必一再往者行前輒以

書要若來會既會必出詩卷屬題字或賦詩識合并歲丁丑君年  
六十餘與諸友好醲管為君梓蒼此閣詩期以八月君誕日前集  
津門稱觴比六月而中日釁起義軍師亦憂憤發疾卒南翔兵禍  
經年不解無緣由繼見戊寅仲冬君子弗樂書來請曰大人詩刺  
胸之役幸不以亂輟行告成矣願有言也嗟乎余將何以稱君之  
詩哉當氣平少壯之日幸而獲交君其時與力足以自致於詩而  
惑於功利嘗於持擇因循玩忽曾不稍留意及其老也粗識為詩  
途徑而奪之以人事之膠擾重之以才思之積廢卒不能闢濶籬  
而窺堂室視君蹇蹇始終持一心蘊蓄深摯濤涵清明發而為文  
音絕詣者其慚有為何如蓋詩之高下恒以其人性情識度志節  
為衡而才與學積後焉然則雖名詩人其讀君詩而慚負以為不  
可企及如余者又豈少耶十餘年來曩所從游諸耆宿凋謝盡矣

而變亂未知所極即近歲相攜持看花詩載酒聽歌窮日繼夜促  
坐笑語啜豆粥開鷄薺而歸此樂亦不知何時可復得是又余序  
君詩所不能不依回慨歎而法然以起者也

今傳是樓詩序

昔歐陽子序梅堯陵集謂詩以窮而後工然余觀古人達而工詩  
者亦恆有豈非以其達而能忘其達耶合肥王君什公與余同舉  
於鄉逾年遂成進士不補官之日本學陸軍復游歐洲諸大國考  
其政教觀摩其風俗歸效於國選議員長其曹試於政為安徽巡  
撫使先後長教育內務可謂遠矣而君車不澤服不華食飲不豐  
旨宮室不輪奐無羣色之好博奕之嗜慙慙接賓客趨走國事日  
若不給不知其勞而惟以不工其詩為憂殆所謂達而忘其達者  
歟昔之治舉業者至第進士則謂之名成今之學子年所業泰東

西大等則謂之學成仕於國者內事部外專州則謂之官成三者  
有一於此皆足以表視儆華暉晚後進侈然自以為才君實謙之  
而矧矧自視若不足新微陳病樹詩人之窮者也身不青一枿足  
不出國門布衣偃蹇江湖間年少於君者十有餘歲君一見異之  
讀其詩乃大傾服有所作必就質病樹指疵摘瑕無隱若虛受不  
以為忤交益深禮益恭歲時餘曠久之而不衰是則君不獨忘己  
之遠亦且忘人之窮夫至於窮遠兩忘不毫髮滓其心雖欲不工  
其詩不可得也故君詩名傳播海內外一時能詩者爭投編紵相  
唱酬余於詩用力至罕所言無足為君重而君必便綴一文簡端  
輒具道君之生平庶世人知君之所以工其詩者其本有在君鄉  
人孝子木公工為文與君交尤為聞方序君詩並以吾說潤之其  
以為知言否乎集名今傳是樓君嘗買宅崑山寶徐氏傳是樓故

址云

何詩孫先生手寫詩稿跋

道州何詩孫先生手寫詩三十三篇詞十四闕皆先生五十以前  
作大抵與長沙程先生手大唱酬之什為多舊藏程先生所程先  
生嘗携之走上海乞先生自題識復為分卷寫月而附以己作數  
篇且繫之跋今始免以泰西景印法成書而先生已前歸道山四  
年所矣先生生平不常為詩少作隨手散佚都盡遺稿之僅存者  
止此楫賴程先生保持之於流離轉徙兵火蠹蝕之餘為之景印  
而流傳之生不幸為文人氣類响濡相引重可託付之友焉可少  
哉先生與先尚書及思亮手札強半為親友竄取以去僮僕中亦  
間有竊取者今所存無幾矣是冊為先生中歲之作其跌宕豪邁  
之氣不可一世世徒知先生書畫有重名而能知先生之詩之傑

出固有不可掩者在耶思亮年二十餘識先生江寧先生年六十

猶善飲酒數招思亮飲秦淮河房酒酣歌度曲聲情慷慨悲壯

晚益祭完不得志鬻書畫上海寶廡侯在里居十餘年不遷國變

後數歲思亮亦避地上海為僑民過從尤數自先生歿驅車過里

門未嘗不為之黯然今誦歌遺詩摩挲故筆猶恍惚想見先生被

酒面亦狂吟疾書時益悽愴悲懷不能自勝而程先生亦貧且老

塾居去昌鹿川閣中日塗抹練楮買錢米自給天寒木落江風颯

然撼戶牖城頭戍角聲為為不知所託何世可念也

南豐劉先生文集跋

思亮從義齋陳先生學治古文辭先生一日手南豐劉鑄仲先生

文集授思亮曰是能為班孟堅劉子政之文者其不屑意之作亦

不矣為曾子固自明以來名能文者疑莫與抗顧其生時名已不



甚著今士大夫學子罕有知其姓字者矣可痛也思亮受而讀之  
淵乎其濔也阜乎其積也渾渾乎其不可以迹而灑灑乎其不可  
以窮也不為險僻詭異而奧不為鑿刻峭折而潔不為縱橫往復  
作姿取勢而排真酣安盡態極妍動與古會蓋其穿穴經史沈酣  
百家蟠天際地博綜萬類出之以淑懿而條達於事物故體尊而  
詞雅氣盛而言宜與夫東解於繩墨局促於步趨者異矣陳先生  
所稱引非阿好之私言也集凡四卷補遺一卷天津徐氏為印三  
百冊贈知好隨手盡思亮悲先生之文不為時人所知而知先生  
之文者或求之而不得乃續印以廣其傳云

再書劉先生文集後

退之志樊宗師墓或稱其文辭著所為書名篇目甚詳願其書絕  
不專傳者獨絳守居園池記一篇世猶以退之故重視之若無退

之書不復知有樊宗師豈其子孫不貴重其先業任其散失放佚  
遂以無傳耶抑其辭奇詭難讀以<sup>非</sup>退之為之贊誦揚<sup>而</sup>世終莫  
之好耶甚矣文章之難知而枯槁之士捐棄一切榮利玩好可喜  
之事盡心力以徇其沒世之名而終不可得者尤可悲也劉先生  
文醇而志與宗師不類義寧之所以推許之者不減昌黎之於宗  
師吾知其信於今而冒於後無疑也太史公曰非附青雲之士烏  
能聲施後世哉吾誦其言未嘗不為之流涕云乙丑三月思亮再  
跋

書歐六先生殘稿後

族曾祖歐六先生以翰林官御史守松江生平所藏宋元明及國  
朝精刊名抄四部善本都十餘萬卷世所稱臥雪廬藏書者也先  
生卒再傳數亡略盡三十年前余往求諸其家無復有存焉者矣

其曾孫厚之得先生殘稿數帙裝而奔之廣余題記余惟先生文  
學政事多可稱者徒為藏書名所掩觀所為書與詩文非存學者  
不能也先生所藏書既掃地以盡詩文稿亦放火蕩落不完僅存  
者止此不亦大可哀歎厚之於蠹蝕蕩析之餘得先生零章斷楮  
猶不忍棄置而復慕珍異之若此使及其藏書之存其貴愛而護  
惜之又何如此嗟乎物之聚也有時而散觀之燼也有時而盡夫  
孰能使其子孫傍徨復慕逾遠而不忘者豈非以其人耶余嘉厚  
之之能重其先人之遺而惜其不及其藏書之存也為書於後而  
歸之

跋春園餘事卷子

庚午十二月九日過梓怡十三峯草堂觀所藏戴文節道光乙巳

春園同考為許文恪作松竹彭子嘉方伯丙辰春園同考為文恪

作蘭合裝卷子文節松畫扇上題曰試院茶聲別以紙畫竹跋七  
言絕句二同考監試和者題者十八人羅文恪楊簡侯其著者而  
吾鄉曾文正公最有名闈後文恪門下士題者後十二人黃方伯  
彭年孫侍講鼎臣李大理聯瑒皆知名於時者也子嘉畫蘭外亦  
賦二絕句治踵文節故事時文節已前殉身寇難兵闈中題者凡  
二十人而長洲彭文敬吳縣潘文勤瑞安孫太僕衣言名尤著三  
人者皆文恪門人所得士也嗚乎盛矣夫範天下人之聰明智慮  
使咸出於一途誠不足以盡天下之才而才者未嘗不出焉才有  
所範然後天下之人不自以為才而安於命此天下之所以易治  
易安也自制科罷而亂作至於今垂三十年益烈而未有已耳烏  
覩所謂才者耶觀斯卷者其能無想像承平風流文物衣鉢簪纓  
之盛以為不可復覩而有我生不辰之感歟卷首文敬篆書如坐

春風而文恪舊看籤曰春闈餘事亦並裝池中義州李文石得之  
海王村估肆題識者三文石歿後入估人手梓怡見之議值未諧  
夜夢文恪來訪驚而寤遂以重金購藏之梓怡工詩精鑒賞文恪  
之靈殆欲其故物得所託乎不然何寤寐感通之神也貴陽陳尚  
書為作長歌而乞余書其後卷中畫皆以藍其題以藍者並同考  
也藍試以紫闈後補題者以墨文散在闈中以墨者總裁也禮闈  
故事知者罕矣因並識之泃潭袁思亮跋  
書姚郎中平稿卷子後  
右姚郎中平稿卷子舊藏馬通伯先生家先生晚歲貧甚家人質  
錢買鹽米及期力不能贖先生馳書告李于水公曰子為我取之  
即以予子矣水公從先生治古文最久能傳其業者也未幾先生  
歸道山余從水公一再見此卷水公屬為綴言其後夫唐以前未

始有所謂古文者也自韓愈氏出始以古文鳴於時然循其途徑  
上溯周秦兩漢之文下逮近代作者雖氣體才力有時代之異陰  
陽剛柔之辨厚薄廣狹高下之殊而繩之義法其合者蓋未嘗有  
毫釐銖黍之差若夫矜博而說破繩墨自恣雖亦或與於著作之  
林而為偽敏雜獷悍纖靡之詞終盡然若涪澠之不能合焉乎自  
有文字以來立言之士何可勝數不幸湮滅而無傳者無輪矣其  
幸而傳至今尚存者亦豈少哉然求其可當是選者代或四五人  
或一二人或闕然無稱何其難也桐城一縣耳有清二百六十餘  
年中名能古文者毋慮十數輩即傑出可傳者方侍郎劉驥博姚  
郎中吳翼州及馬先生亦且四五人而其他四方之士行桐城之  
緒以名其家者不與焉豈後之人果才於前之人哉桐城諸老發  
古人之秘奧律其宜忌示人以為使有所循守以漸至於古人之

域而無傍徨歧路之虞故用力少而成功多也木公為文謹嚴有所作往往數易其稿必得當乃止其詣力固已入桐城之室矣馬先生家雖貧何渠不能辦區區之費而必以屬木公者豈非隱然示授受淵源之所自而以延統緒於道衰文敝之日相責難歟木公以命祖可與言文輒發其所見以為自有昌黎而古文之名始尊以立自有桐城而古文之法始嚴以備而吾木公之益有以發奮紹桐城之業迨昌黎之軌僅其師之所期者蓋將於是在沾沾然贊鄉先生遺墨相矜寵為玩好云乎哉

書姜西溟手書選詩類抄後

清浙人名能詩古文辭者推姜西溟朱竹垞兩先生竹垞詩或過西溟文似不逮也而西溟尤工書畫若藤隸西溟鄉人也嘗館余

從父兄巽初所以所藏西溟手寫選詩類抄一冊介從父兄屬級

言於其後西漢生備順康朝其時士大夫之尚詩者猶承明七子  
之遺風甚稱唐音西吳殆心病之而欲推其本於八代以拯末流  
之失歟觀其自序所云有唐三百年之人之詩其不出於選者蓋  
寡可以知其意矣吾鄉湘綺翁亦有八代詩選之輯一時湖湘間  
詩人多宗之至有非選體不名為詩者抑又過焉詩文之遷變繫  
於時代之升降若必上古則無謨訓誥後不當有文風雅頌後不  
當有詩選詩又卑卑不足言矣後世名物日蕃人事日蹟有非古  
人文字所能限者沾沾然執一代之體以範之微論其不能似也  
似矣庸有當乎西漢以選詩為唐詩所有出蓋欲學者知所本耳  
夫治學墨守古先生之說與夫不探其源而遺棄一切以為古人  
不足為者均之弊也善學古者知其意通其法神明於規矩而不  
離其宗如是焉而已凡學皆然獨詩哉聊以此發之云爾



跋樟亭圖卷子

曩從吾師散原先生所讀所為樟亭記心嚮往之後數以事如杭  
州往返薄邊迄未得一至所謂樟亭者癸酉仲冬斷水陳君詢先  
出視其兄蒼虬侍郎所繪樟亭圖盤板攫孳覆亭上益神游其間  
亭成於戊午始其業者十人恪士提學最早死者嚴太守漚尹侍  
郎亦相繼歸道山病山侍郎比又暴得疾卒逝者四人矣存者亦  
各散處無一人留杭州者十餘年中人事變遷死生離合之迹已  
如此可慨也夫詢先將有其兄長春幸為我寄語盡告兩南吾將  
憐之西泠之濱借登斯亭摩挲神物一賞其佳蹇兀傲輪囷鬱勃  
之奇憤所願以為快蒼虬其有意乎癸酉十一月雪後湘潭袁思  
亮

方侍郎于評柳河東集跋

右桐城方侍郎手評明刊本柳河東集八冊馮通伯先生抱潤軒  
所藏名人平點書之一也先生得此書喜甚自為文記之同時著  
宿名輩多有題詠然有以無年月款識疑為南山集檄起時國去  
者求之無其迹殆不然矣侍郎於柳文持論若苛覈蓋承明代文  
體無纖之後嚴立義法以矯其失而正其弊爾子厚在唐名亞退  
之巍然為學者所宗顧其文頗沿六朝餘習有未盡合者侍郎特  
指其瑕類筆之卷中使治古文者不當震於古人之名而盲從尤  
不當藉古人有文如是為而已豈如今之人必欲翹己之明以培  
擊古人為名高哉或以書中有程卷印記程受業侍郎之門疑所  
遺錄果然則程為掠其師之美矣昔人治書於遺錄前人評註或  
以他本考正訛奪則必別具記跋尊其所自用避武斷攘歛之嫌  
程為侍郎弟子當不謬妄至此可斷言也侍郎嘗特孤出己意存

其說傳諸其徒固不必標舉姓名為百數十年後市買增價值即  
馬先生亦以鄉先輩平澤文字淵源所繫不期而幸獲為可貴耳  
竄沾沾然與世之矜鑒藏者較黑白耶嗚呼自攷據之學或士大  
夫無真實往往有年月題款印記為實證而作偽者即百出技巧  
以售其欺於是真偽混淆不可究詰疑古之說出而信好之徒寡  
是亦治學者之一蔽也余既得是書於先生家有疑而問者為發  
其意如此

跋義算師手寫詩冊

右義算師為茶陵薛瓶齋文雅寫所為古今體詩二十餘首歲在  
丁卯自杭遷滬之明年也師月詩古文辭主東南壇坫者幾三十  
年獨未嘗致力於書而持練楮求索者無不應嘗為人寫所為小  
文其人即據以入石以拓本遺師師持示思亮曰吾書乃壽貞瑛

不亦可以說今之名書家者耶然裒然成巨表如此者亦不一二  
觀也當是時師卜居塘山路與文宅密邇思亮數相從兩家飲啖  
語笑往往後日自師去滬斯樂不可復得今師已前歸道山一時  
同游諸耆宿無復存者文宅亦燬於兵十餘年間死喪離亂之迹  
餘已如此可慨也夫

漫齋文集卷二

湘潭袁思亮伯夔

卷胡子靖書

日前枉存失近為罪奉書並表一紙似於弟有所責望者終不足以相與聊為言之弟曩時年少氣盛銳於進取奪其所守從人人之為說比而同之及試於事終無所合泮港其間廿有餘載更歷變改規時人之所為稱不可與處則益太息以為剽竊蹈襲者之不足以有成果成矣庸有幸乎日驅其國人竭其聰明材力從事於競爭攘袂之役以償其無等之欲欲不可極而殺擄起矣爾者歐之戰俄之亂其朕兆焉耳迷不知反而欲於壇坫尊俎之間要之以盟誓以求弭此彌天之釁不亦僞歟吾見流血之慘已於此植其基而蕭牆之禍將隨其後也是以比年以來退閒端居柴門

養親澄觀世變後取古人之書口誦而心惟之回思昔年急功近  
名之思喪亡亡實進退失據輒慄汗下靦然若不可以為人一  
二年後積述料理粗畢便當屏棄一切都無何問專壹心志求吾  
之所謂學者繫之以文字什一於千百以待後世之徵驗自以為  
所負之責之重亦不後於人然事之是非正未易一二言也吾將以行  
吾志而已不敢強同於人生平故舊親戚往還酬答者不為不多  
未嘗以一語自見以執事之反覆故一發其狂愚冀執事當諒察  
之

上辭无畏文書

畏文節下側聞旌麾移駐武昌生鎮上游據建瓴之勢以撫有吳  
越旦暮間事可西北軍入潼關而趨洛陽與田靳魏三師合力以  
驅曹吳而拒二張晉閩善於觀變必不終為彼用則直魯不足平

也雖兩亭父子尚可偷息關外媚倭以苟全然外迫於俄策內無  
所資於中原局促一隅其又安能圖於久長哉滇黔邊瘠之地而  
皆蔽之民也樹之風聲傳檄可定是故今日之患不在統一之業  
不成而在於所資以爲號召者未必果遂能納斯民於軌物耳辛  
亥以來迄於今茲十有五年政權之爭兵革之事無歲無之此期  
彼嗽互爲消長竭<sup>(竭)</sup>財用瘠痛民力以爲數十輩武人之進退數  
百千輩衣食於官府之蠹吏議士之窟穴而已未嘗有一日之畫  
及於吾民者也吾民久迫於歐美商業之侵掠重困於政府征斂  
之橫暴百物騰躍生計日蹙而怙權恃勢者極於鱗淫揮霍無節  
曾不顧卸重足側目疾首痛心無可控訴黨軍因民之怨讟導其  
所欲而去其所惡故民之歸也如水之就下雖有堅甲利兵莫之  
能禦崛起於一隅不期月而有全國之半其所扶持者然也然人

之欲不可繼也。法之變不可繼也。吾國數千年變法之轍者莫如  
秦。而人主之繼欲無度者亦莫如秦。故國祚之盛。惟秦為最。漢唐  
宋元明清。號稱正統。大都鑒於前代之所以失。因革而損益之。故  
雖易代。而民得以休養生息。而無事。繼體守文之主。雖昏庸闇弱。  
苟無宦官。害妾。強藩。外戚。敵國外患。則亦不至遽屋其宗社。而保  
持其玉食之尊榮。何則。一人之欲。取給於天下者有限。而以天下  
之力。供一人之欲。常有餘也。自君主之制。革綱紀。隳壞法制。草創  
不足。以相維繫。於是操政柄。握兵符者。皆得各縱其欲。以恣睢於  
國中。此無它法之變也。夫驟而縱欲者。滋多也。今聚數千萬之勞  
工。助其氣。而張其欲。豈不曰彼工人所求者。非奢而取之於富人  
者。易給乎。而不知吾國之富力。至微。而工人之責望。無窮。破十家  
之產。不足以贖千人之食。工費可以繼長。物值不能累增。所入有



程支出無節非徒無利本實耗焉已投登者束手以待斃未投資  
者裹足而不前社會待造之事業正多政府安能一一取而代之  
工人之失業者日衆政府安能人人衣而食之頗聞江浙閩粵之  
富人多有謀貨產移家於東西洋及南洋羣島者是又減吾國之  
富力以厚外人也就令不然人類失其所企圖則百業必日趨於  
蹙敗化全國之人爲勞力者工資將安所取價夫農以生之虞以  
出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此古今中  
外不可逃之通例也今欲一切摧抑而惟農工是尊毋亦嫌於矯  
枉過而失其平歟思亮非謂今之政治不當改革而農工之困苦  
可不一爲之所富商巨賈之壟斷不必預爲之防也竊以爲有道  
焉於銀行限制其利率俾資本之借貸易於流通於工廠視其營  
業之盛衰定工資之高下於農氏視其歲收之豐歉定租納之多

家一切奢侈用品如金珠鑽石羅綺烟酒之屬重其稅則而於私人財產酌中之限制其於製造有特殊之發明功業有非常之建樹道德文學優秀異等者國家隆其獎勵而游閑無業者有懲蓋尋常之人既限制其財產而又重奢侈之稅嚴游閑之禁則人無所縱其欲而不至於貪得而無厭貧富之相去無懸絕之患矣賢而才者有優異之待遇則人思自奮以効於國家庶業不至於惰偷而可以與外競矣陳義不高事易行民易從法之變不驟而人之欲不縱去蘇俄之太甚而為歐美之先導豈不聽哉黨軍之在今日國人之所望仰者也據已成之勢乘有為之時而不為萬全之策百年之計使老成(禮)端之士談之而色變聞之而膽寒誠竊私心惜之且思亮非不知革故之初用兵之際紛紛叢勝勢有所不及顧法有所不及施然而指以為言者以為吾文遠於古而

通於今必有以熟思審處於來日之措施者故輒敢私貢其迂謬  
之懷如有不然乞以從政治軍之暇一開示之思亮非吳頑不靈  
者雖翻然棄其所守以從吾丈之後而戮力焉可也  
與黃宇達書

宇達先生執事當光宣之際思亮與執事同官京師彼此粗有往  
還又數相見曠人中獨怪執事粹然有學者之容而已未知執事  
能為古人之文也思亮年十五六時居鄉塾治舉業一日於架上  
得方侍郎集讀而好之遂有志於為文既冠從先君官上海日佐  
治官文書方乘庚子之後外侮日亟持屈辱虧敗之約言銀銀與  
爭猶不能勝誠私心憤痛聞東鄰有日本者取泰西規制質城法  
三十餘年遂霸亞州頗慕嚮之以空文為不足用棄去不復為取  
譯本書反覆究其利害以為所言有與吾孔子所謂富之教之足

食足兵孟子所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之義有相合者於是  
益銳然後以行新法自詭矣是以雖與執事遇而無由相知者以  
此也當是時自念欲行吾志不當徇小節日走趨權貴人之門強  
聽以所見冀有所藉手獲旦暮自効不知者羣相告噉至挂御史  
彈章而當事者終不見者且厭苦之後乎吾者不一二年皆騰騰  
以去而思亮始終泯沈郎曹不進一階此執事之所知也曾謂苟  
然以取祿位為事者而如是乎國變後平交故人好論議者有志  
於功名者多躍起在高位以禮為羅竊自喜吾可以為世用矣不  
量可否遽出與相周旋一時年少髦俊頗眾發人人欲獵美後  
操魁柄思亮獨曰苟用吾言雖位卑吾安之吾言不用任愈重祇  
為疾責耳遂取人之所唾棄者居之欲以愧厲諸豪傑久之國事  
少定矣使無帝制之變日修明其政教乘歐戰之際發揚吾國之

本業起而代之雖不能遽躋於富強而外以塞漏卮內以蘇民困  
休養而息之以徐致於太平可斷言也不幸怙權者欲以神器  
自私繫附者欲以元勳自命與奸亂者以口實舉國遂騷然擁兵  
據境爭雄長相征伐至今矣嗚呼思亮當時所為棄其所學逐時  
流之後曉者藉口求拯吾國於貧弱者豈非曰變法乎辛亥迄今  
二十年間法凡幾變矣典章文物禮樂刑政舊之所有掃地以盡  
而起而環視吾國四境之內不惟貧且弱益甚其父老子弟益無  
日不嘖呻轉徙於兵戈盜賊水火飢饉之中此其故何哉舍其本  
而操其末惡其實而喜其名也年少氣盛信道不篤盲從塗附喪  
其所守未嘗不深自悔恨十餘年來伏居海壖養親讀書時事一  
不挂口從義寧陳先生游復肆力於文夫文非徒工其辭而已必  
其人立身行己無悖於聖人之大閑志事處處落落雖有過如日

月之能無損於明然後其言可以徵信而行遠自古以來立言之  
君子惟班孟堅之於竇憲蔡伯喈之於董卓楊子雲之於新莽其  
迹不無可議然論者猶哀其過而原其心此外則大抵聖人之徒  
也執事亂後杜門不出安貧績學不務為表襮二三湘人外罕有  
知者此誠黯然而自修樂道有得之君子也思虎偶從淮蓀處見其  
夫人墓志大驚以為並世乃有此作者及審撰者姓名則執事也返  
從淮蓀乞大集讀之雖瑣情常語必鎔冶以古藻時出奇詭而繩  
墨自合益歎服謂當災過震川自是極口詭執事之文之美於人  
或信焉或否焉信與否於執事無毫末加損也獨憾知執事晚耳  
吾湘前代未有以古文名者自曾相國郭侍郎吳梓湖王荻園諸  
先生出古文乃大昌今又有執事岷然繼起思亮不敏竊欲自於  
是少壯日月荒於馳騫今老矣尚能有成乎且出處之際視執事

有愧色矣願其心與世之冒昧躋貨干進無恥者殊焉此非汲汲  
 微自明也以為與執事託鄉里之親厚一日雅故執事之文又所  
 愛慕而願納交以為氣類之助者不敢默爾而息輒自暴其生平  
 與其嚮往之忱冀執事不遐棄而教以所以為文之道幸甚幸  
 甚

與吳伯魯書

伯魯足下目前足下介鶴柴翁以來再拜稱弟子請所業甚恭僕  
 無愧不敢嘗會有他客至足下邊引去無由畢其辭翌日疾作比  
 愈報謁則室無人焉方怪詫逆中得無錫寄書知已返校矣足下  
 年甚少質甚美所從游皆一時名師其所學皆足以應足下之求  
 索導而使即於途轍若僕者將何以相益哉雖然不敢不誦所聞  
 足下生今之世慕古人之文而思效之至遺外世俗一切聲華功

利之見以漸深造自得此古人志於道者之所為也夫文亦載道  
之器而已未有道不明而文能工者也道之升降與時為隆污而  
文體之變遷與焉吾國之治莫隆於三代故文莫尊於經至於周  
衰之際上失其政下失其教人無所法守各出其私習以著書立  
說是以故周秦之際者吾國學術文體變遷之一大會也西漢之文  
樸茂博厚最為近古東漢魏晉稍華縟矣降及六朝綺靡纖弱大  
抵流連景光傳飾名理上德要道殆無聞焉有唐一代實吾國道  
統文學接續之交而綿而延之使不終墜者則韓氏之功不可殫  
也韓氏者因文以見道者也當周秦兩漢諸子百家雜出儒者誦  
習莫有論列獨韓氏尊孟荀揚三家之書又為之別曰孟氏醇乎  
醇荀與揚大醇而小疵此其識過秦漢儒生文士遠矣三代之經  
兩漢之史周秦以來之諸子百家皆後世之文所自出也文有紀



載論著諷刺之殊三者咸具於經故紀言紀事之文則有尚書春秋紀典章制度之文則有三禮論著之文則有論語大學中庸諷刺之文則有詩其後紀載之文專於一家之史論著之文歧出於諸子諷刺之文益放紛於詞賦於是文雖工而不盡合於道者矣然或失之誣或失之夸或失之宕激或失之繁費非於道概乎其未有聞也至於六朝道喪文敝極矣韓氏出咀含六經之菁英掉鞅百家之恢奇掇摘屈原相如子雲之華筵籍琴邱明馬遷班固之契機一範以聖哲義理之精微鑄一家言而為後世師世遂有所謂古文者以至於今且千年莫之能遠也自時厥後繼唐之盛者莫如宋繼宋之盛者莫如清何則濂洛諸儒作而道之統緒昌桐城諸子興而文之義法立也海通以來異說叢起幕富強之跡縱偷佚之欲毀棄禮法相率為首簡一切破繩墨為之至以方

言俚辭取代文章甚且壞六書之法創為偽體童隸無知樂其便  
於不學也羣響應之日從事於旁行斜上之文而東吾國故籍於  
高閣有稱儒先之言者咸以為腐朽不切中於時勢相與非笑之  
學術文體之遷變蓋十百於周秦之際而道喪文散視六朝殆又  
甚焉僕以為吾國危亡之憂不在財力之匱乏軍械之朽窳而在  
數千年固有之道德文學為外力所侵掠喪失其所以樹國之基  
足下於舉世賤簡唾棄之時獨發憤以此自詭此其志不在韓氏  
下僕不敏嘗謂惟古文為能集經史諸子百家之成非漢儒章句  
宋儒語錄所能及處世俗駭怪蓄之於心不敢以語人輒為足下  
一發之冀足下以好文者好其道道也者秉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相傳之道也求其精而遺其粗求其中而裁其畸求其同以知  
其所通求其異以知其所廢然後發為文章施之於紀載則予奪

嚴而繁簡當施之於論著則經權達而斷制平施之於諷刺則溫  
柔而不賦敦厚而不佻新有所不為而後言之可無作行有所可  
見而後人信之而不疑夫如是庶幾載道之文矣雖不得志無以  
經綸天下要足以行遠詔後終不令吾道泯泯為三數豎子漸滅  
以盡也若夫氣體藻采文事之末也容他日面罄文數者稍暇再  
點定本還

與冒鶴亭書

昨日若坐中出示調湖帆詞聊相為戲耳湖帆見之必不以為忤  
也不意兄不審所云為何遽斥其詞不觀第長官之於下僚嚴師  
之於弟子亦不至是弟縱奄奄無氣息人豈能堪此弟於湖帆交  
未若與兄之篤且久也謂之以詞未為侮也兄且以為不可乃不  
恤舉長官所不肯加於下僚嚴師所不肯加於弟子者悍然嬖弟

於稠人之中以弟所施於湖帆與先所施於弟者較其乖於久敬  
之義果孰為輕重哉兄有當世重名弟之無似誠不足當一盼若  
退而與湖帆絮其長短弟特不能盡耳其他自問未必出彼下兄  
乃抑揚之若天淵此弟所大惑不解志憤而不能平者也弟律身  
治業粗有本末兄之抑揚詎足為重特三十年異姓昆弟文字道  
義之交一旦無端而累辱之不能不寒心耳區怨而友邱明所恥  
弟不能終事先矣亦復何顏更比肩回翔壇坫間哉自甘怯懦退  
避三舍已豈予有除名社籍弟曩與映广游蹤跡至密論文談藝  
沈瀛無間不幸以梅杲病樹故遂成疏渺膏竊私心痛之今後以  
湖帆故與先有違言羣而不黨久要不忘其難乎張陳凶終蕭朱  
隙末朋友道喪自古而然吾曹所爭其細已甚自知褊隘示人不  
廣以直報怨或為後焉夏兩猶寒為道自重

贈徐紹周序

庚午秋吳興朱彊邨侍郎舉詞社上海曰滙社真鄉程十髮先生  
介長沙徐子紹周以來余識紹周自此始其後來者日衆都二十  
餘人侍郎居稍僻遠十髮先生老病不時出其有所業者非社集  
或酒食之會不得數相見獨紹周與其邑人許季純新坡陳君任  
義真陳彥通閩黃公渚及余五六人者居邇而務閒得旦暮往還  
酣嬉諧謔笑吟以爲樂季純工詩及書君任能古文辭尤雄於詩  
善論議凌厲悍然所屈彥通詩詞絕工態度閑雅清淡如魏晉  
人至於爲學兼宗漢宋博聞強記詩文書畫各有衆長則推徐黃  
而公渚後旁通篆刻星命推廡之術紹周亦沈浸梵典嗜古爲精  
鑒藏數人者各挾其所能相與馳騁辯難或互自矜重嫖詭以爲  
世莫我知也紹周最號爲沈默謙退尤自喜其八分書謂獨得漢

人遺法而於文乃深自祕惜不肯出示人余與君任數鉤致以術  
激怒以語言終不可得而見也已而紹周與公諸輩作畫社畫益  
有名余季弟婦譚慎先習平原書又好繪事苦無所得師見紹周  
所作畫曰師在是矣因從問業紹周要余為文而命弟婦書之以  
為贄余求見紹周之文而不可得者此不敢不有所先焉輒為紀  
余兩訂交之始而吾儕一稔以來煦嫗慇薦於喪亂幽憂之中有  
可喜者書之以為贈紹周其終祕惜其文不屑與吾儕往復乎抑  
猶將一吐其鬱積磅礴之天聲震盪吾儕之耳目以為快也  
贈賦伯庸博士序  
余匪天板而不男者三十三年矣方成人時有室生兩女已而皆  
殤年二十二少腹右忽墮起侵尋入囊之右畢丸巨如鵝卵臂或  
言疵或言瘳痺或言腸脫莫能明也自是遂獨宿然他無所苦體

故肥數歲前消渴疾本因醫所謂糖漫者也乃漸羸肉減而膚羸  
陰專伏如蠶皮累累下垂益東以因久之便旋大艱餘瀝不可盡  
徃徃瀆濡窮禱問或問不得道則痛彌劇賦者伯庸學醫於日本  
日本醫原本德意志後乃與之並近世言醫學者必稱德意志日  
本伯庸既卒業歸人有人治疾甚有效凡治療器新出者重金購  
備之無所惜聲譽驟起余告以所苦伯庸曰於汝當割治然糖漫  
所忌也奈何母已始為子擬以管俾少寬勉可乎翌日徃伯庸欣  
然告余曰吾師齋藤博士擅解腦術並世以醫名殆莫能過也將  
之歐洲道上海才一日留吾徃謁以子所患語之且質所疑吾師  
曰割之便以藥水針過糖漫日三焉創復乃已是誠也吾知之異  
時未嘗有所試弗敢自信今師云然吾決矣於是如法治閱決旬  
有七日而創合便旋利通如恆人上海為大都會號西醫者無慮

百數十人名愈重氣愈矜日持刀到人若羊豕幸而瘳則自伐索  
厚酬不幸不救則曰是因當死吾無責焉如是者蓋比比然也伯  
庸視人之疾若疾之在己明辨之慎思之審問之得師說而守焉  
不攘為己能虛其心救其事以仁愛忠恕為本推是道也可以醫  
國焉嗚呼醫者有其術矣苟輕心肆志以應之猶足以殺人彼無其  
術而悍然以宰治國家為己任者幾何其不潰敗決裂而劇至覆  
亡也然則伯庸之賢於人人也不亦遠哉書以志吾感且告世之  
求醫者

贈洪荆山序

家貧不能博博治所學衣食於商辰作而日息七日一休沐又奔  
走酬答人事得尺寸晷隙則埋首故籍深探方索時時作為詩古  
文長短句就知者正焉雖塗抹風易之幾盡不忤為之加勤此非



知之深好之篤者不能也而吾於慈航洪生荆山得之生習為買  
往來角滄間十餘年無一日不致力闡閱亦無一日廢書不觀從  
吾學為古文又從新城陳君任學為詩詞其所造述固已斐然成  
章矣然非有大過於人人者顧其堅苦卓越之志則非大過於人  
人而至於古人之域不止方今之世勢位富厚者途徑可獵取倖  
致蓋往往而是也求而得之凡姬妾歌舞使婢使令酒食被服宮  
室車馬珠玉金石玩好皆惟吾意之所欲即不然旁行斜上之又  
新奇詭誕可喜之說裨販而盜襲焉亦足以譁世媿俗立名聲教  
晚比學者生一無所顧慕獨從事於枯槁寂寞舉世所罵譏笑侮  
以為無用之學孜孜焉不厭不倦生乎生乎果何所為而為之乎  
非所謂知之深好之篤者耶夫以生之知之深好之篤而又為之  
專且勤如此猶未有以大過於人人而至於古人之域以此知不

知不好者之不足以語此也雖然生年甫四十甚壯而強其志固已大通於人人而斯至於古人之域矣尚之不已由是而五十而六十其所成就雖未知於古人果何如其大過於人人則固可取必無疑也生勉乎哉

送李羊龕之貴陽序

黔之為州僻在西南數千里外久苦兵民物凋敝中原之士欲自奮於功名之路者多不屑屑意合肥李子羊龕本公孫席廡厚所游處皆通都名城起居便安有父兄子弟妻孥友朋之樂誦六藝百家之文作為詩歌攝讓古人而與之為徒一旦用父執王君薦從其鄉人主斯政者為據屬遠庭闈委室家遠交游借書所不習者十餘輩日與為酬酢從事於荒遠貧瘠之地屈條底挾紙筆治官文書此豈環利祿競權勢者所樂為走趨哉蓋將藉手磨礱乎

世事驗其所操持而莫與得一日一書發憤自效於時也抑吾聞之乎  
龔之生乃祖尚書公方撫黔今三十有二年蓋一世矣乎龔休沐  
之暇從其父老求尚書公名蹟雖世異變猶有能言之者數眺  
其山川考其文物俯仰先人之流風遺澤感觀興起必益有以恢  
其業而昌其詩者吾且暮企之矣

贈李駿僧序

丁丑春有義真詩故都一日待坐師願謂余曰李子駿僧所為詩  
今之少壯殆罕其匹即號老宿有重名者尚不經意為之或不逮  
國已優入古人之域足自名其家矣吾師於後起子弟可造就者  
往往不惜獎藉之為延譽當世然未嘗輕許與如此駿僧遂得此  
於吾師非偶然也駿僧之先勤恪文忠皆有大功為中興名臣祖  
尚書公亦趾美開府著聲績而尊人亦公崛起以古文雄一時政

華文學之美炳於某葉駿僧獨發憤以其詩為繼述之間何其善  
也夫君子之繼述非徒因其業而守之而已必於其先人所未及  
者者留意而致力焉庶乎恢其緒而彌其憾人孰不樂有賢子孫而得  
之恆難吾又以此嘆李氏積累之厚不可及也五月二十有四日  
駿孫年四十矣古所謂強而仕者也駿孫所學無所用於今方僻  
處上海西南郊日與妻孥遊安把木水石間將益昌其詩詩之所  
屆吾為能量耶吾與木公為同門駿僧弟竹僧又吾甥女夫於其  
生日書所聞於師者以為贈蓋無吾友之有子而為姻家先也  
左母夏太夫人七十壽序  
余光緒戊申乙酉間讀湘陰左文襄公之孫字南生者於京師越  
十餘年奉母居上海又得識南生之兄良生當此之時國內多故  
湖南尤數被兵故家著姓多挈家走上海為僑民於是平昔鄉里

故舊姻連之數處關絕無由相見者皆合併一地時時相往還為  
文酒博雅之會良生獨奉其母夏太夫人賃屋陋巷中杜門絕游  
行南生飢驅燕浙間時一歸者亦不信宿輒去太夫人春秋高而  
目不暇髮不盡白齒牙不動瑤行不以杖早起躬率家人子婦治  
女紅夜分乃休門闈蕭然余以此竊嘆文襄公之清德與太夫人  
之能以溫恭勤儉成先人之美存世家壹範於尚儉故佚之世為  
不可及也太夫人為江西新建夏氏湖北布政使懋亭公之女文  
襄公之子婦而兵部公子建光生之室其在室時門庭固已將盛  
及孀於左氏又襄方以勦亂功正揆席爵通侯持節鉞開府一時  
勳業名位貴重罕有倫比可謂盛矣而太夫人操井臼治蔬果畜  
甘旨勞苦如田家不知其為當世貴人子婦也兵部公早世遺子  
女六皆幼太夫人歲分得公家錢四百緡以養以教至於成人為

之婚嫁皆取給焉及良生兄弟服官中外稍得祿養而世變遷作  
至以垂暮之年去離鄉井就居塵壙湫隘之中自尋常人膏之俯  
仰身世今昔感衰之際當不勝其鬱塞感歎若無以自聊者矣而  
太夫人則以為吾知為人婦以事舅姑為人妻以承夫為人母以  
保育其子女如是而已爾時與命非吾所敢知吾則安焉故處貴  
盛而若志履顛沛而如夷其所以遺外物而全其天者為何如也  
然則太夫人之壽而康者其太夫人之所自為歟庚申秋八月十  
四日太夫人年七十矣鄉里故舊姻連之羣居於上海者僉述太  
夫人之懿徽謀所以為壽者而以介觴之言屬余余乃推本太夫  
人之垂則成教自求多福有所自而來而信其康強逢吉未有量  
也書以為之序

叔父南生先生叔母唐夫人六十雙壽序

歲丙寅二月八日叔父南生先生年五十有九叔母唐夫人以三  
月廿日登六十羣從子弟將以其日具觴巨觴鞠踞拜舞爲壽  
而以介單之辭責思亮思亮曰吾父從父兄弟十九人今存者二  
人耳叔父齒最長唐夫人又吾母女弟也雖不文何敢辭叔父歷  
知蕭江寧銅山江都諸縣事最後以道員權鹽正陽五河所在名  
績多不可勝紀大畏其治盜務得其渠率不勞而獲子新竄身  
盜中者尚塞程限自全故不多殺人所盜日衰其聽訟不作聲色  
設鈞距俾各盡其詞兼聽互察情偽自得徐出一二語挾槌幽隱  
悍屈黠伏故業微無滯尤務鋤豪猾及胥吏弄文法怙勢爲欺  
暴漁食閭里者發其罪必斷然絕萌乃止江都當髮逆亂田賦有  
亡其籍者民自占田官吏因私征之以爲利歲大飭悉取以白大  
府而請毋上計與大獄廉而不刻深爲名高多類此故守正執法

而人無怨讎出行縣中輒從長老問民所便不便煦煦若家人父  
子因以為予去興革故令行若流無廢格沮誹初試為令得蕭巡  
道桂公頗輕侮之語其僚曰大府殊憤憤奈何以壯縣委年少不  
更事者既察所以為治狀則大驚上謁迎勞謝曰吾幾以年資失  
公矣將代上書院司乞留不得請則又大恚曰奈何奪吾良佐先  
是吾父知銅山有憲政銅山人為生立祠潛園後又生祠叔父其  
中相傳為美談而蕭亦前為叔父立生祠云始受知劉忠誠公其  
後繼蓮溪樊樊山朱竹石趙涓卿袁荇南諸公皆文相引重樊山  
尤推為江南治行第一課必殿最獲傳旨嘉獎者七以試用令特  
旨授上元非故事也權雖年餘杜絕侵牟商引大增卒成武昌事  
起清江十三協叛叛兵多籍蕭銅山攻剽鎮邑獨誠相無犯正陽  
正陽獨完已而黨人擁將屬行尚都督劫叔父責餉勢洶洶叔父



從容出計簿羣履無銖黍款應乃更敬服推為准臚監督居數  
月自晚去與叔母僑上海揚州間最後乃定居南通州叔母婉孌  
幽靜治家嚴謹有法度且暮惟懷衾枕皆躬治之平器冬目顯  
瘵不以假人一老嫗相從數十年供傳喚而已自衣服重器購脩  
蔬菓藥餌它竹頭木屑可用之物備侍有經取給臨時無有匱乏  
自奉纖啻而周恤困窮款接賓客必豐必腆期人人各得其意叔  
父在官歷賴其助甚眾蓋叔父勤勞於外不遑卸其家微叔母主  
於內則不能專一心志以請共於有位至於天性愷悌和易子姓  
戚鄰無老壯稚弱皆樂親之處骨肉間曲致其孝教親睦為人所  
難能則又兩老人之所同也夫敬履其所尊親視其所尊考卑幼之  
恒情耳而不免侈陳徽美類世俗說壽者之所為何哉聞見所習  
熟驗往事撫舊蹟襟以家人語誠情無可隱義無可避也況乎叔

父之為政方古循良殆未多讓今或言民治矣而民日陷於水深  
火熱之中未如吾叔父之盡心以求民之瘼者何可復得而女子  
日縱恣汰侈以貞順勤苦為夫適和則又叔母之罪人也故表而  
出之以為世世子孫婦女從政持家者知所做法而無敢以虛辭  
溢美陳吾叔父叔母之前不亦可乎若夫純嘏大年肩壽偕老陳  
言藉藉何足道惟是一二嘉績錄範之記於文字而繫乎人心者  
可以無窮則所以為兩老人壽者孰大乎是羣從子身試曰吾曹  
所願言者亦如是乃謹書之以為序

叔母郭太夫人七十壽序

有來婦人之以節稱者恒多壽匪惟天之所以報其艱勤者宜然  
也其貞固之操凝靜之志足以安定其血氣而淬厲其神明雖茹  
荼飲檠憂傷憔悴極人世慘酷之境若無以自聊其生然出於性

情之正則亦不足以損和致戾而支持門戶以一身兼為父為母  
之職出入於劬勞憂患之中舉一切消鑠於佚樂鴟毒於宴安以  
自促其生者皆無因而至前故節母恒多壽雖天之所為亦其所  
自致者然也叔母郭太夫人年十七歸叔父子美府君二十七而  
叔父以瘵卒彭城時先王父王母均在養子女六人長者六七齡  
最幼者才數月呱呱在襁褓中喪歸一慟幾絕既而曰吾不忍吾  
夫之死而滋舅姑之戚也吾不忍吾夫之死而諸孤無所恃以成  
立也於是強起朝先王父王母奉盥匱侍盥櫛治衾枕洒掃入廚  
下具饗饋送則躬紡績補綴縫紉調護子女寒煖食飲之節以為  
常先王父喜飲每飯設醴常饌外必別具一二盞佐酒偶失調輒  
怒嘗覓一飯乃罷叔母當上食則屏息立堂後伺喜怒久之請食  
性所進無不如旨非叔母手治不下箸也事先王母尤委曲得其

歡心兩姑母歸寧諸甥多跳踉好弄叔母約教子女母與較時出  
菜餚與味拊循之兩姑母前後卒猶時時愛護諸甥迄今不衰從  
父兄思永自幼育於先尚書所季父早世仲父營商業移家市廛  
叔母獨挈四女一子居五雲峯下故宅中屋多人少中夜大風起  
林木叫號撼戶牖有聲或雲陰月黑雷兩驟至殘燈如豆狗吠聲  
四起子女環室中慈嬸相抱持叔母往往趨婢媪起持銅盃盂夏  
擊以自壯而督課諸子女益厲以嚴不以孤露姑息故四女適人  
咸有令聞二子亦皆發名於時光緒中從父兄以道員官浙江迎  
養至杭州翟希樵憐象服履屨而約誓自持不渝其初國變後從  
父累官鎮江浙海兩關監督兩浙鹽運使從父弟思古亦曆知孝  
豐奉化德清諸縣事所入祿糈大半以濟城郭之貧乏者而時時  
尚家人陳說襄時危苦狀用相警惕子婦輩有緩徵過失輒呵責

不少寬假馭僕姬戚而有恩門以內肅如也杭州山水名天下既  
歲購宅西湖之濱春秋佳日攜子婦及諸孫擊小舟容與六橋間  
看鳧鷖上下的樂或乘篋輿循白蘇堤望南山夕陽而歸丹顏霜  
映意態閒舒子唯孫俞扶筇曳裾見者以為神仙中人而不知叔  
母積數十年之辛若沈疴以有此也丙寅十月十有七日叔母年  
七十矣用時報謝書於從祖父南生先生語思亮曰雖然吾曾不  
可缺然無以申頌祝之私汝其為之辭思亮則荅對曰二南之詩  
所以頌美后妃夫人之化者大抵皆婦女庸德彜行其發而以節  
著者獨柏舟之詩耳漢唐以來傳列女尚已然孝婦贖母才媛淑  
女並見甄錄不徒以從一之義為貴從世夫婦之道嚴而在揚之  
典盛奇節異烈見於紀載者不可勝數士夫之家百行不忤惟以  
婦人再醮為恥州郡閭巷如繩中陌之間坊表相望古昔聖哲禮

教之所留遺不墜而益昌者僅此一綫之存而今之學子耶說教  
行無所不至乃欲並此之僅存者毀棄而摧殘之不亦大可懼與  
息身竊推本婦人之以節者必得其壽之理而繼舉叔母所以為  
婦為母之蹟以昭示子姓而緝人紀之坊於不撤倘亦有以異乎  
哉壽者之云云耶乃敬書之以為之序

金麟夏先生八十壽序

歲在辛未季夏之月鎮海金麟夏先生年八十前期其子雪騰來  
請於其友湘潭袁思亮曰當大人七十之歲吾既得請於新城王  
晉卿嘉興沈霖夏桐城馬通伯三先生辱賜之以文去年大人生  
治擴成又得請於義寧陳敬原先生誌而銘焉今幸而至於大耋  
凡世俗所為侈大以壽其親者皆大人所不欲也大人篤好文名  
能文而為吾鄉所未及請者莫如吾子願得一言歸為卮酒之獻

思亮則惟恐避席謝曰新城治經大師嘉興亦號為博通桐城義  
寧尤有重名近世言治古文者莫能並也天下不朽之文蓋在是  
矣思亮焉敢不度不量自併於僭妄者之所為耶敢辭雪膝請益  
堅禮益恭思亮乃作而言曰匪其知之莫能好之匪其有之莫能  
致之凡物肯然況天下不朽之文哉文之體博矣而古文最尊何  
也其陳義也必高其立法也必嚴其修辭也必雅以潔義高故不  
肯屈道以阿世遠去以徇人法嚴故頌美不溢其量記事不誣其  
實詞雅以潔故不為難深以說俗靡曼以媚時夫如是故其體尊  
體尊則其知之也難知之難則好之也不為好之不為好則不知所  
擇知所擇矣而有諸己者無其實則難貴極富溢財足以天下之  
環寶玩好權足以役天下之才智武勇而不能得立言君子一字  
之褒蓋致之如此其難也先生舉於鄉名不得貢於禮部終於儒

官學不得試於政事化洽於庠序教行於鄉里而功德不得廣被於天下伏居荒江之上寂寞寥廓而一時海內老師宿儒負重望者胥不復自矜重其不可假借之文辭相與誦述言論半采照耀繡楮垂之無窮非夫知之深好知篤而又有諸公者其氣從而致之耶先生行誼具詳數公所為文義不得復有所稱說輒推論文之體尊致之之不易而先生父子之賢徒可知已抑所謂壽考孰大於致天下不朽之文哉吾知先生得吾說所存之益取數公之文張之壁間出入顧視而反覆焉必有以自得於荒江寂寞之宇樂其天而益永其年也

朱子奎五十壽序

先君子起牧令至兼所罷歸離國變遊跡海上生平所友當世士不可勝數其定文微時親見其域又見其晚歲不幸非常之遭同



其憂喜始終不渝者惟定海米誠志先生一人先生子子奎子方  
兄弟又與余相善也先君子棄養十餘歲先生歸道山亦已五稔  
余與子奎各鬻鬻班然成老翁無復少壯車馬酒食馳逐歌呼意  
氣蹤跡亦遂闊疏矣辛未秋八月某日子奎年五十前期其友人  
實吳履走告余曰吾儕謀介觴之言余以為莫如子宜子不可以  
無稱余曰是誠不可以斷然吾不敢以世俗說壽之文溷吾子奎  
抑吾不知今世人之於子奎果云何也獨私舉吾所自有以為弗  
如者實言之以請於子奎即子奎之賢於人不也遠乎余少讀書  
侍先君子歷官久稍明習政事頗欲自詭於功名其後再官京師  
皆僥蹇不得行其意而歸有身不能致之於學或不善用其財至  
喪其所受產余又不能治生產作業以明異諸弟復其資而子奎  
能以商世其家子方居物夏口牽於時所蝕不費子奎出氣力資

巨金以濟艱不敗子方亦感激憤發年兄弟各以信義立名齊泚  
漢間不辱其先人余故宅在斜橋子奎所居在西門者亦曰斜橋  
余兄弟不能終有其屋廬貨之價逋至質廬以棧而子奎則去故  
買新諸弟得益斥其故居之前為市屋取價值於人凡誠惠先生  
所為慈善利益人事踵成趾美無怠益宏其所以紐箕裘肯壘構  
丕光先緒以庇蔭其子弟而利澤於民物者未知所止而余乃日  
抱其舉世唾棄無用之學與三數困窮憔悴之士無吟嘯歌於一  
室之內內無以昌其家外無以禱於時共視吾子奎才不才之相  
去為何如哉余長於子奎者三歲未有子以弟之子為子魯鈍不  
能讀長書而子奎子孫衆多其長者類能有所執以承其業是子  
奎之所得於天者又厚於余此得於天與盡於人者如此是亦可  
以樂而忘老矣余與子奎隆兩世之好其所以壽之者不肯同於

人人之所云以自疏也吾知子奎之友之所欲者亦或無以易此也果唐知言者其以爲何如

許季純先生六十詩序

歲壬申正月二十有九日許先生年六十前期其友人僑上海者率以詩詞爲壽而會其序於思亮曰許先生性孤冷不諧俗於文少許可獨竊稱吾子子不可以無言思亮曰先生知余余豈足以知先生哉顧亦有以視先生於萬一者微諸君云云亦何能已於辭余年十六以試事之長沙聞長沙有名諸生四人曰徐劍石馬叔篋王翊鈞先生其一也余因得盡識此四人頗負才脾晚難合先生獨稍晤余然交未深也其後余侍先君子宦所又北宦京曹蹤跡遂隔疏中間嘗一見之秦淮河房再見之京師皆倉卒別去庚午長沙陷賊先生避地上海始得數相見朱彊邨侍郎舉詞社

先生與馮過從益親有所作輒互視欣賞實證為笑樂回憶始相見時所謂四人者與余俱年少耳倏忽三十餘稔執筆端鈞既已前死劍石亦窮老為壽世貴游客獨先生與余猶日低首故藉執筆哦呻如諸生時惘惘不知所託何世而先生則已六十余亦白鬢垂垂胸前老矣不獨當時意氣之盛其所自期待者卒因而無所酬而家國盛衰興亡之際多可傷者汶汶然生居斯世果何為也雖然變不劇亂不極吾曹之所以自致與夫造物之所以置吾曹者未知何如而先生與余兩人者或不能合併矣而取舍異趣不能終始後文字沆瀣無間如今無疑也然則遭逢異變被蒼之所以成就吾曹者固在此而不在彼而又償之以友朋之樂以慰為其幽憂憔悴不可聊之歲月其又可私引為厚幸相與飲酒歌呼以自適其適耶先生早歲有聲於時寧使者將拔而貢

之朝以憂不及試嘗肄業兩湖書院為高才生吾師義真陳先生  
主講席每試常以先生冠其曹屢佐大僚慕飛書羽檄文采斐然  
至老而才不衰知人詩無險韻立就社作必先成他人雖苦吟不  
能過也為文不喜艱深而藻思橫溢雍容淵雅以余粗知文數就  
商榷有所獻替未嘗不從不以年長自嫌也嗜酒未嘗至沈湎於  
富貴人不為翁翁然後進孤寒子弟則獎進掖翼如家人生平不  
得志於有司晚遭喪亂屈辱無算悲尤不自得之色此余年餘  
以來所親見先生之萬一者以為非學道有得之士不能也而先  
生之知余不於年少承平豐亨暇豫之日而相賞於垂老亂離艱  
閒寂寞之中則余之所以見知於先生者差可自信為不苟又安  
得不益私引為厚幸於先生誕日從諸君子後貢一言為純嘏之  
祝而永吾曹友朋之樂於無涯耶

賀母王太夫人八十壽序

歲在閏逢閏戊孟秋月九日定海賀表師章母王太夫人壽登八  
十前期師章與其弟師舉師標來請於忍庵曰師章兄弟無似不  
克發名成業遺身通顯以為親榮又不免爭時致高貴備輿暖肥  
甘宮室之奉近天之祐吾母幸獲康寧以躋大耋將以時月具酒  
食戲樂召賓客上壽而吾母勿許曰寇深矣內憂未弭國之人僮  
然無以自聊其生若之何勞親友耗財無用之地極耳目口體之  
娛於一旦暮閒耶師章兄弟不敢違茲吾母育名門習闈詩禮之  
教既嬾於我光考聰孫府君先王父母皆早世而先曾王父母並  
在養吾母曰以吾之以不逮事舅姑為憾知吾舅姑之有遺憾於  
不終事也吾其可不竭吾力以報舅姑之憾者稍彌吾心無涯之  
憾乎於是潔養祇事特其定否以為慶喜先曾王母尤老壽侍左

古者垂三十年終始敬愛如一日未嘗有後微辭色之忤先考業  
商日勞於外家事不孰何吾母量入節出躬總幼穉未嘗使先考  
憂不足於師章兄弟慈愛無所不至而勞之誨之未嘗少姑息生  
平無世俗之好尤惡博戲黨過遠往往陳摺蒲為戲未嘗一寓目  
也自先考捐館舍則日夕輒經自遺其樂淡泊遠紛華殆天性然  
已夫吾母之為人非有奇節異烈自今之言女學者觀之或且以  
為卑耳無足稱然揆之古之賢婦賢母其道蓋無銖黍之差吾子  
之文古人之文也非古人之道不肯輒言竊願有求焉庶幾吾母  
之肅德不終湮昧而師章兄弟亦得有辭於宗族鄉黨交游俾知  
吾母之推不稱壽者非飾貌隱情以為名高也吾子其毋辭師章  
宰果屬與余為教友二十年矣傭力於買而好詩書敦處篤行孝  
友忠信等於邦人曾子之言曰大孝尊親尊親者成其親之名所

謂君子之孝也。果居淑德。性不污於亂世。善承太夫人之志。惟  
欲得能為古人之文者。以章顯太夫人之嘉懿。於無窮。其視世之  
道。父母以惡名而溺於富貴。以危辱其親者。為何如其亦庶乎君  
子之孝歟。惜乎余文之不足以副所期也。

陳母黃太夫人七十壽序

新城陳子病樹。負奇不偶。窮於世久矣。而意氣偉然。不改其樂。嘗  
寄上海。余數過其居。拜母黃太夫人堂上。門闈蕭然。屋隘器用  
多窳。敝不完。而一室老愉。少怡。無後微不自得之色。余因語病樹  
曰。盡豐亨而取困約。樂佚豫而惡勞苦。人之恆情也。聞道之士。其  
中之所蓄。有以自勝。故不戚戚於貧賤。至於仰事俯畜之餘。或不  
能無缺望。於是耳聞容嗟之聲。目覩愁苦之容。則其心必有悄然  
不可以終日者。子果操何術。以得此於家人耶。病樹喟然曰。吾之



能困窮守拙孤行己意而不辱其身於危亂之時者皆吾母之賜也吾生七歲而孤吾母翠之依外王父靖道先生從受十三經及古文義法旁逮子史百家之書吾母嘗之嚴不以孤子少寬假以吾之才智下猶能粗識為學途徑不為海內實哲所吐棄者固由外王父之教而吾母之不辜姑息所以教成之者實大制舉廢罷莫由以科目途用振災勞矣官通判未赴引而國變嘗從事於有司矣祿入頗豐吾母輒散之以濟窮乏有從父女弟之喪母者於家及罷去家不名一錢每自恨無以為養吾母諭之曰爾外家世仕宦外王父官陝西屢權監司而自奉儉素如儒生官服外未嘗被紉綺吾之在室誦書史暇輒佐饌必治裁剪烹飪事艱苦嘗之風矣自為爾家婦熟聞先世清德雖遭逢承平累葉貴盛而不以財遺子孫夫居亂世而長貧士之常也使爾不以其道而富且貴

以爲先人羞吾輩恥之蓋吾母家外王父之教其所以自處有士  
君子之風而躬行力踐爲範於家人者日浸月漬莫不感化攻苦  
食淡視爲固然吾小子之所以窮於世而無愆於家者微吾母爲  
由致之哉余既聞太夫人之賢則又舉以語人以為世常謂富厚  
之子率難易貧窶之子事親難今而後知非事親者之難而得此  
於其親者不易也歲丁丑九月十有二日太夫人壽躋七十病樹  
以書來曰子不可以無言余乃追述嚮所聞見者著於篇俾世人  
知太夫人所以持家與所以教子皆以淡泊爲本即太夫人之所  
以養生自致無量壽者亦莫不基於是而病樹能以養志者爲親  
娛亦過人遠矣茫茫宙合間方日殉於无等之欲以權利貨財相  
競究其類禍乃中於國家然則太夫人母子之能自樂於蓬蓽之  
中以全其天者豈獨家之慶哉抑亦時之祥也

徐紹周五十壽序

乙卯春徐君紹周以余去年年登六十自零陵郵所作畫為壽畫不以毫穎用所食蔗蘸丹青尚山水人物樹石甚奇偉可觀古畫家所未有也薦道而多節愈老而彌甘蓋有取於是以相頌禱余甚愧其意於時君年亦五十矣余始識君在庚午之歲君方避湘亂來上海壬申上海有兵事君復舍皇翠家室歸長沙越六載丁丑秋蘆溝橋事起上海再被兵迄於今兩年察繼冀晉魯豫聞浙蘇皖贛鄂十數行有名城巨鎮相繼淪陷湘之岳州亦不守君乃轉徙止於零陵長沙寇未至而君故居已燬於火十一年中窮溝禍亂流亡者三今茲之變振古無匹鋒鏑滿壑莫必其命而君猶寤寐嘯歌發奇寓興於楮墨錄素非夫蓄德修性樂天知命之君子孰能不憂不懼無改厥度從容應難之際如此耶然則君之所

以壽命者乃其所自況歟。若家世科第仕宦，咸一時一利絕貴，游子弟氣習，委己於學，其於書自六經諸子，漢宋儒先之說，旁及梵典，譯籍無不究博，觀約取而以最。山劉氏為歸，其於藝自詩古文辭，長短句書畫金石篆刻鑿藏考訂，無不能而尤自喜。其八分書以為世莫我知也。其於人自骨肉朋友，期姻婭子弟，泛應曲當，無不各如其量，而是非熾否，內斷於心，義所不可終莫之奪，故能賅雍於倫紀之地，而優游於濁亂之時。夫學於古有得，行於身有立，操於外有文，持於世有術，吾所可自盡者如是焉而已。若夫窮通治亂之繫於時與命者，非吾力之所及，吾何憾焉。雖然，三代以上，賢聖之君，迭作君師之任，不分自周之衰，聖如孔子，不得天下而君之乃退，而作春秋，刪詩書，正禮樂，巍然為萬世師。於是治世之責在君，相亂世之責在師。儒者漢以來，英雄豪傑，因勢乘便崛起而

成帝第刀筆之史屠販之徒攀附而致將相當其成功未嘗不動  
業爛然及乎朝後市政情實事殊史冊所紀都為陳迹而二三儒  
者或屈抑下位或高隱巖穴或授徒講學或閉門著書備其時未  
嘗不困乏厄塞枯槁寂寞而挽猶天之狂瀾存正誼於一息實有  
賴兩後之學者謂其遺文曠百世而免其繫於世之輕重又何  
如也世愈亂道愈晦挽而存之心愈難天之生君才於今之世非  
無意也五十之年未為晚也充君之學益講而明之以師儒之道  
自任其為德於天下後世不亦遠且大哉余不解繪事無以答嘉  
既曩者嘗為文贈君張之壁間與屋廡可燭君屬其門人新城陳  
在斯請更書之余病前此知君之未盡乃復為君陳此義以責難  
於君者為君壽且為窮而居亂世者壯也聞君比復自零陵後家  
與余從父兄異初同客道縣設以吾說訊之倘以為知言乎

湯貞婦傳

貞婦大姑余舅氏唐公諱際昌女字上元湯宜杭未婚而宜杭死  
聞訃不欲生父母知不可奪遂歸於湯年十六也曾王姑王姑舅  
姑皆在養貞婦周旋盥匄甘旨曲盡孝敬侍曾王姑同寢處者  
數年而曾王姑死又後數年王姑及姑先後死宜杭有兄生子女  
各二以次子為宜杭後未幾而湯再生子曰家瑞而宜杭之兄又  
死其婦亦相繼歿於是貞婦用舅命更撫家瑞以後宜杭而并育  
其他子女又數年舅始死貞婦營喪葬如禮二子稍長令入校與  
二女起居一小孺課書算針黹次第為畢婚嫁而貞婦以勞毀致  
疾死矣年四十有七湯氏光鏡於皆貞婦之歸也家已中落後乃  
益窶艱而死喪相尋舅最後死然老病不事事一妻貞婦貞婦以  
一女子辛苦拮据堵持門戶後二十年養生而送死舅為之有室

女為之有家自微貞婦湯氏老弱不知作何狀然則如貞婦者又豈徒其饒職不二之節趨公一世而可欽哉貞婦入門逮奉湯氏三世之親婦道備矣而撫諸孤至於成人湯氏之嗣不絕如縷母之道成焉故女也而婦之遂其志也

袁思亮曰舅氏官江寧時余嘗從吾母居外家貞婦時時歸寧得數見之余方童騃從外家諸昆弟嬉雖長老無不<sup>所</sup>相侮獨敬憚貞婦其氣慨凜然不可犯也當時疆吏以貞婦事聞於朝得旨旌表如例一時傳誦芬烈者多為文辭詩歌以紀之而貞婦事親撫孤事無道之者余以為視守貞為尤難故復論次其承夫之義之大者著於篇俾慕志乘者共焉

趙烈女傳

趙烈女長沙人幼字楊兩家溫飽相先也長父以賈致饒衍而

馮君家傳	可勝道而扶植人紀存正氣於天壤獨一女不也悲夫	一月之命非所謂妾而行之者耶俗衰道教士大夫競行無恥何	而竟死抑其死又何其甚且暇也審於義之至精不忍藉口以延	袁思亮曰烈女之揚氏未遂其為婦也重之以父命若可以無死	傳	彼龍級年於陸譚澤園為歌詩以哀之而屬湘潭袁思亮為之	皆太息有泣下者楊氏不聞之哭而往以其骸歸葬於楊氏之塋	抵吳氏門啓與則怒目手刃血纒纒出喉間死賓客皆大驚已而	求死家人伺之嚴不可得乃楊陽如平時及婚越服拜父登輿去	聘唱女父女父故憎婿貧又為吳之多金遂改字吳也女聞涕泣	楊氏家驟落吳其豪於財涎女美詞女父有易婿意賂媒媼以重
------	-----------------------	---------------------------	---------------------------	---------------------------	---	--------------------------	---------------------------	---------------------------	---------------------------	---------------------------	---------------------------



君馮姓初名毓潤後更名震字子餘世為浙江德清人祖壽鏡父步遠兄弟四人君其長也幼讀慧絕九歲能屬文十七補諸生二  
十七舉癸卯科鄉試以母喪不及與計偕服闋而制科罷不得舉  
進士乃援例以知縣官安徽時朝野紛紛言變法圖自強君亦慷慨  
慨謂不讀律無以蒞獄訟徒守故籍不足以因時盡變能抵者納  
文書大府遂自陳乞入校治法政學憲候補官自道府以下始至  
必挾京朝貴官要人年贖自媒君獨無所持而銳志於學即長官  
僚吏咸怪異君矣居一歲盡通其說提學使辟為掾史長其曹懷  
寤命亦請襄識事為池州府佐治官宣統元年設高等審判廳  
以君為刑度推事未幾權民度度長君既明習律令又周知情偽  
亭疑摘覆無枉無縱稍胥姦民欺用勿售老吏斂手推服謝弗如  
也三年秋權知五河縣當是時國變難起武昌他行有郡縣紛起

響應五河結穀南北民氣尤浮動難治君下車置巨匪馬玉山於  
法進父老縣庭譬曉以利害使約束其子弟持之以鎮靜邑賴以  
寘然君察事勢終不可有為欲引去紳民遮留不果及遜位詔下  
義不更辱乃謝其民而歸歸則以信義然諾結其鄉人而躬任其  
勞費事治民團繕橋梁築堤圩修豎獄平糶振飢蠲衣恤寒義聲  
播聞人憚而懷里有蘭爭得君一言無不立解願終恥與時人共  
功名屢被徵召輒辭不赴時時權扁舟徜徉若雲間意忽不樂則  
縱酒大醉年四十七卒於家妻吳興沈氏無出子一人續錫妾金  
氏出  
袁思亮曰從父弟思古知德清余嘗一至其官舍語余曰邑有賢  
者焉君今之澹臺淑明也余識之已而思古以書及狀來曰馮君  
不幸死矣其家人乞兄為之傳余與君同舉知君之賢又嘗游於

君之鄉而不獲一見觀君之志事非與世相忘者而出處之際不  
尚如此即不死其所以自效於時者果何如耶是則尤可悲已也  
劉母楊太夫人家傳

太夫人姓楊氏諱德純四川華陽贈太子少保湖南提督諡忠勤  
諱鼎勳女忠勤公與合肥劉壯肅公並領兵從李文忠公討賊號  
涇軍名將兩人者相善也忠勤公薨於軍太夫人才兩歲比長讀  
書工繪事以賢淑聞贈公諱威芸壯肅公次子年稍若文忠謀為  
遂字劉也既歸舅姑交賀壯肅公曰得子婦如此無憾矣程太夫  
人曰是乃類我已而程太夫人從之宦臺灣一以家政委太夫人  
時劉氏貴威門以内食指百數十歲時戚黨賓客過從酒食燕樂  
一切皆倚辦治時其豐儉洽於恩禮人人各得其意無後言居恒  
於事無所不何問鉤稽簿籍課諸子讀率夜分不休或已寢復起

繁繁詔婢媼以所治事辦石人難其勞未嘗自伐姑晚歲疽發背  
肌肉敗落膿液潰溢膠漬衣襦衾席間太夫人滌穢承垢扶掖臥  
起羹湯藥餌嘗而後進聞呻吟聲則涕泣籲天氣代自始疾至於  
病革累數月衣帶不死體貌羸瘠非人先是壯肅公乞休歸築別  
業六安九公山贈公奉程太夫人居肥西故第甲午故第火明年  
壯肅公薨別業圯於水至是壬寅而有程太夫人之喪又四年丙  
午贈公沒京師凶聞至而太夫人毋素太夫人之迎養於家者亦  
於是日卒踰月三子朝倚殤十餘年間奇災異變酷毒摧剝之禍  
相踵如哀衿恤拮据喪葬久之財物殫耗彌困不自保則益為攻  
苦節蓄備時養諸子為及子朝望貴諸子咸成學有名於是劉氏  
將衰而復興嗚呼太夫人以一身擔持門戶四十年躬歷其盛衰  
不逸於安不沮於危微精疲瘁出入百艱卒曰將頽之運綿不絕

之緒其有造於劉氏蓋亦大矣性仁厚撫庶女若己出有貧家孀  
生子將鬻之母拊子而啼太夫人止之月贍以金族子文杰妻孀  
而貧太夫人曰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殯適程氏姑疾調護之維  
謹既沒存恤其孤三十年不衰其宅推解所全活甚衆國變後避  
地上海長齋諷經足不出戶神明湛然有以自得丙寅六月十五  
日卒享年六十朝望前四川分巡川南道善屬文朝英其宦朝倚  
賜朝敘工詩出後四叔父孫幾人  
袁思亮曰朝望嘗為余言兒時吸粟而遺慈太夫人撫之曰孺子  
幸不廢糟糠乃不能甘藜藿耶又聞之朝敘曰嘗辛亥事起吾鄉  
人有據邑以應者知吾家嘗治園練有礮二宅火器數十使人以  
危辭劫太夫人太夫人出語使者曰若曹所名云何吾勿敢知吾  
但知楊氏劉氏兩家忠孝終不能背朝廷辱先人耳歸語若曹必

相迫者吾身與城俱碎矣。舉事者知不可奪，亦竟不復祀焉。呼世  
末有不淡泊而臨難毋苟者也。太夫人之操行雖尚志蹈義之君  
何加焉。忠勤壯肅遺澤遠矣。

叔父南生府君家傳

府君姓袁氏，諱國鈞，字南生，湖南湘潭人。曾祖禛，士辰祖諱定國，  
皆以先尚書貴。贈光祿大夫、先尚書府君從父兄也。考諱藻，署廣  
東南澳同知，卒官。以府君貴，贈資政大夫、嫡母徐繼母張生母楊  
皆封夫人。南澳君平時府君才七歲，嫡長兄幼得疾不慧，同母弟  
初免乳。府君居喪，進退拜起如成人。雖父老賓客，皆目異。府君矣。  
年二十五入賢為縣丞。江蘇居僚底，能以才自見。晉知縣，光緒甲  
午從劉忠誠公軍榆關，主饋餉軍還，以勞得試令。令蕭蕭俗剝悍，  
多盜，縣卒求盜往往反為盜，得殺而裸榜之樹間，以辱怒令。令益

不敢問盜益肆府君蒞蕭察獄中囚名爲盜竄雖耳而陰康得其  
斛十三人乃盡出諸囚諭之曰吾來爲令非苟殺人立成說功塞  
程限自全也將以爲父老子弟誅暴若良民迫飢寒爲盜盜斛因  
畜若事急驅若抵死罪吾誠哀之今貴若得捕斬魁自贖終爲良  
民保妻子因皆涕泣叩頭流血誓死自効因破械縱之又密戒諸  
里董陰燭令耳目矢勿泄毋慮盜仇復不則坐通盜而別募勇士  
二百人爲衛卒躬帥之巡徼邑中出入無時行遠其方吏卒與盜  
相首尾者莫能相聞也一月中盡誅死其魁十二人其一人與餘  
黨皆散走旁縣自是終府君任蕭無盜移知江寧先是總督名捕  
巨焉並其徒數十人得檄道府會鞠獄久不具府君既受事總督  
移其獄江寧曾國璋者號剛元帥其渠也府君生之度下弛拳杵  
與之酒及肉徐與語曰吾聞汝曹皆壯士任俠尚氣今犯法承死

不承亦死即承萬有一可生者吾生之即不承俱歿死因圖耳果  
壯士趣有決囁嚅效拘偷鼠竊輩胡為者國璋從容盡肉一器酒  
一瓶代地自投曰嚮者大人皆以五毒苦我今啗飲食我壯士待  
我我死無憾因盡白所為諸不法狀並其徒相從歲月近遠所犯  
罪重輕語如瀉其徒亦引服一夕而讞定當大辟十人餘禁錮輸  
作誦者差盜劫江岸鎮總督督捕急武弁某顯貴取膏所底殺人  
亡命者誘脅之以報總督命斬以徇府君以無所得贖持不可平  
夢弋真盜置之法初府君之弟也年少心道桂公頗易之既得府  
君治狀則大驚上書院司乞留不許至是復以為言乃以府君知  
銅山銅山蕭壤錯羣不逞聞府君來相率颺去盜衰如蕭最後知  
江都蜀田賦侵欺及沙洲常供非法者歲大萬尤為時所稱大抵  
府君為治務鋤擊豪猾約束胥吏以廉自持而不為文法刻深嚴



而有思所至吏民畏而懷之既去而思不衰補上元未上總督檄  
充正陽關督銷宣統二年鹽政大臣奏開上元縣缺以道員留江  
蘇兼督五河鹽釐度額用矣而國變難起清江十三協兵叛出掠  
旁鎮邑無免者獨相戒毋犯正陽叛兵多蕭銅山人猶用府君為  
令時遺惠也府君既罷官僑揚州揚州兩淮鹽商所萃一大都會  
也當是時百務革新鹽尤為利藪內外言利者皆高詔變法運商  
場商交害之以府君明習鹽務交推府君出與為肆應府君輒為  
當事者往復陳說利害鹽法之不變課不繼商不病民不淡食府  
君力也府君幼孤實宦十餘年無餘貲自與鹽賈游始從治生  
產作業稍稍富有矣而通州張先生譽方以治本業名天下府君  
慕之因築屋於通而家焉已而所營多耗敗乃貸貲治田息益耗  
府君於是復貧丁卯十一月四日以疾卒壽六十配唐夫人子二

人次殤長增寬亦前卒無子遺一女適陳以嫡長兄之孫崇萱為  
增寬後

從子思亮曰府君為令名蹟多不可勝紀紀其所熟聞者亦足比  
古循吏矣平生慨慷重然諾不肯負人人負之與相忘也逋不責  
償報必逾施亦平以此自困晚遭禍變歲時抑鬱條佗傷懷方董  
已孤垂老而獨辰之不遑憂患極惜仁善是福果何幾哉何受命  
若斯之毅也

陳母廖太夫人家傳

太夫人廖氏湖南長沙人也父諱崇貴母金隆禮善教德容言工  
備於在室年若干歸同邑贈資政大夫陳君諱某贈公世父早卒  
無子以贈公後所後母姚太夫人與本生母余太夫人猶同居太  
夫人日侍兩姑聞拂色摩聲先意適志兩姑益交歡已而余太夫

人連有喪子之戚得瘵疾羹湯藥餌扶持抑甚太夫人與姊妹均  
其勞贈公性剛易怒太夫人因事喻情委曲譬導往往得解教數  
子女依於義方孩提之童無敢出惡聲者親溫而恭不苟信笑孝  
謹柔嘉獲於市幃信於閨闈格於門內莫不和順祇肅贈公遠客  
閩隴積歲不歸有家之責一以相委節蓄纖細躬有其劬布衣蔬  
食無俾匱乏歲時賓祭致其豐潔尤力督諸子於學不使以有無  
櫻心蓋事姑承夫育子女持門戶敬精罷神者幾二十年卒以致  
疾不起春秋三十有八也子幾人長繼訓甲辰進士官戶部主事  
次某次某次熙訓留學日本明治大學畢業後以薦任職官吉林  
女幾人適某孫繼繼繼新化縣知事繼訓幼得肺疾幾殆太夫人  
手調藥屢治之竟愈家貧共啗粗糲偶得肉必以食繼訓曰子女  
均也吾非私兒兒體羸又最長吾莫及吾之生見兒之成立也其

後繼訓發奮成進士為京朝官而太夫人不及待繼訓語及未嘗  
不流涕云太夫人以繼訓貴逢單思初贈恭人晉贈夫人  
袁思亮曰繼訓與余同舉及叩鄉試又同宦京師相善也狀太夫  
人事乞為傳刊家乘於太夫人之不達養有深痛焉嗚呼為人母  
而不冀其子之成立者非人情也彼膺八座之封隆五鼎之養者  
誠極一時之遭而不幸終不一酬者可勝道哉葬以士祭以大夫  
永慕不忘徽載用昭其亦可以無憾於冥冥矣

荆室龔夫人家傳

夫人姓龔氏諱圓常普德者學竺乾道時牒名也龔於合肥為著  
姓自明季以來科第仕宦不絕夫人載毓名門養秉明慧熏習詩  
禮幽閒淑懿在室有聞年十九歸同邑荆壽樞壽樞字若木亦世  
家子夙承季父禮卿京卿之學才雅多藝能同德合體恩紀甚篤

夫人事舅姑接家人曲盡德忍有不可言者敏抑自將和同光塵  
緜際研蒙無失睦親若木故耽研釋乘夫人亦漸染習其說嘗借  
謁楊仁山先生江寧受佛法已而同游學日本東京先後畢業於  
實踐女學校女子美術專門學校後從其邦人雲照大師受菩薩  
十善戒次心皈依持誦無懈斷除葷酒屏絕飾御瞻若木貴顯祿  
入滋多夫人若無所與布衣蔬食勤苦不渝凡十有九年居蘭州  
官廨時發願刺腕血滿地藏經大悲咒準提咒各一通畢萬八千  
八百餘言不雜丹墨寫成之夕雲陰月黑滅燭就寢逮乎夜半若  
有光景發於帷端圓明洞澈暨及寤髮若木為乞斷水陳侍郎曾  
壽繪滿經現瑞圖齋微題詠以表之云年四十有五卒  
袁思亮曰儒言安仁釋言忍辱凡民不幸遭憂患丁非常識道理  
有以自勝未有能不憤激失中而曲盡於倫紀之地者觀夫人所

以宜其家倘所謂大智根於性本者歟持律精進靈臺無染定靜  
之至輝光盎然豈神怪異術哉

孫君家傳

君姓孫氏諱祖蔭字蓮初先世籍丹徒明季始遷江陰曾祖諱韶  
歲貢生邃於醫所治藥丸已人疾有奇效祖諱有毅亦歲貢生善  
制藝邑中治帖括者多出其門考諱履泰妣錢本生考諱履敏妣  
陳先是君考無子比君生妣錢言於君考曰神詔我矣疇昔之夜  
吾夢鄰樹柯葉逾垣而蔽吾庭粲然皆薺莢也夫莢之為物子  
也其來自他有穀似之象陰穰而實繁蕃衍之祥兆焉遂請於歲  
貢君以君為己後三歲而考卒五歲而歲貢君即世稍長受讀類  
悟異常兒顧不善治舉子業好讀史至忠孝義烈事輒感激奮發  
所為文亦奔放踔厲不束縛繩墨用此試不中程既早孤家又中

落則去而為賈時新學方萌芽因創西藥房於常熟兼售科學諸  
器用久之復棄去為人司記室益鬱鬱不得志往往痛飲酒酒酣  
縱筆為詩文吐胸中之奇然世竟無能知君者年三十有八以疾  
卒君為人剛正嘗拒奔女雖年少位闕闕而凜然無敢相押侮妣  
錢性嚴督教峻急壯有空矣猶呵叱不少使借君屏息負糶從容  
請改為或愆愆則長跪謝未嘗有豪髮不豫色配某子五壽彭壽  
昌壽熙壽徵壽寶壽寶瑤壽熙以狀來乞為之傳藏於家  
袁思亮曰道喪俗散至今蓋極母子姑婦間以勸勉與獄訟者何  
其多也生我之惡遺若塗人况娣負者哉苟有能養斯為孝矣遲  
翰色難如君所為事所後之親者繫古之人歟繫古之人歟  
追贈陸軍上將勳二位克威將軍浙江督軍楊公神道碑  
中華民國八年某月日浙江督軍懷甯楊公薨於位執政者相與

弔於臺曰維我雄藩表茲長城文武僚吏百官有司相與弔於庭  
曰今茲吾儕失其所正承將校士卒相與弔於壁門曰曠予噢咻  
曠予拊循浙東西自縉紳以及農工商之民相與弔於室曰自公  
來鎮德威并施身於有人以莫不稟繼自今理孰與臻其極孰  
與銷其萌嗚呼自國變以來閭帥得人之深未有如公者也國家  
酬庸飾終追贈陸軍上將贈銀萬圓治喪命史館立傳越三年其  
孤子慶徵以狀來督銘其神道之碑思亮曰如公者庶銘法乃紀  
述教猷繫之以銘公姓楊諱善德字樹堂其先世自江西鄱陽再  
遷安徽懷甯遂占籍焉歷世敦篤潛德勿耀考諱某妣李太夫人  
自考妣以上三世皆以公官總兵時贈封如其階兄弟四人公其  
季也生而岐嶷少長益負奇自嘉年二十一出游吳越間遂至京  
師慨然有功名意乃自效於武毅軍久之語其儕曰外患深矣墨



守成法終不足以禦侮吾將學焉會北洋設武備學堂公肄業其中者三年朝聞夕思志銳才敏出入突顯神明樞機參稽鈔鈐理解神會文武通達蔚為將才初試旅順臺官旋隸慶軍出防遼瀋又改隸武衛右軍在軍七年屢著勦勦而勦辦畿南拳匪聲績尤偉自都司累遷至副將充北洋常備軍第二鎮標統晉協統領官日集部曲蒐討軍實紀律嚴肅兵民協和當此之時北洋號練兵名聞國中公亦以知兵為時所推矣調充浙江陸軍混成協統領官既增兵成鎮任協統如故宣統三年以疾罷歸冬十一月拜雲南普洱鎮總兵之命未上而遜位詔下明年被大總統命為陸軍第四鎮統制官改師仍以公為師長癸丑江甯之役公奉檄率所部南下事定最功加陸軍上將銜任松江鎮守使兼上海鎮守使已而罷兩鎮守使置護軍使上海即以命公上海中外縮轂為東

南巨擘國變後駐兵及諸無賴多驕悍恣睢作氣勢壞法度漁人  
於市劫財賄往往為外人笑侮公至明約束禁奸宄黨亂者不得  
逞聞熙攘信於隣叢公益以其聞與外人講信修睦中外翕服  
贊頌若出一口用勞授勳二位擢浙江督軍給二等大綬寶光嘉  
禾章公既蒞浙聞民所疾苦前督所為不便於民者悉蠲除之專  
一兵事挾弊節用非所繫屬不越尺寸角亂穉作五日而定指揮  
鎮靜人以不擾國有大事輒持正論無所阿附游談之士數以權  
利干說諸將帥公一切屏謝不為受惑故宇內騰沸號稱多故而  
浙獨晏然訛言不興宜公之薨為朝野所痛惜而浙人慕思到今  
不衰也公性孝謹伯兄宦游江西仲叔兩兄皆早世公獨留侍贈  
公於家及肄業武備學堂即養天津雖幼於講習而定者無缺先  
後居贈公及李太夫人喪哀毀盡禮樸儉耐勞苦垂老貴感不渝

其初論者尤以為難云享壽六十有三配劉夫人子二長慶徵官

松運副次某某以其年月日葬某鄉某原某首某趾銘曰

於赫楊公躬冠振奇學副其志才亦其宜遂奮禔校躋於有師著

績出濱維浙是治豺虎縱橫魑魅茲歎妖氛塞空魚爛為期錢江

湯湯吳山嶷嶷公鎮其間海風清爽四方怨嗟浙民熙熙民之熙

熙惟公之施靈旗翩而云胡不悲高邱魏峨松楸蔽虧潛壘深刻

來者之規

誥授建威將軍贈太子太保湖南提督楊忠勤公神道碑銘

楊忠勤公既薨越五十有六年孫成傑始克來乞銘其神道之碑

曰先忠勤公勳伐名位具在國史公外孫劉朝望復為之傳藏於

家惟外碑之立屢時久遠未有文字大懼陵谷遷變微金石刻辭

曷以有永敢請思虎之生也既遭時變異仰公遺烈慨然想見中

與之盛雖不復與俯仰進退於其間猶得執筆載揚公之丕績不  
文之辭與有光焉謹序而銘之公諱鼎勳字少銘四川華陽人曾  
祖某祖某父某皆以公貴贈如其階妣皆一品夫人公初起從季  
武愨公軍湖北後隸鮑忠壯公在伍中未之奇也一日鮑公將還  
賊小池驛賊圍之數十重左右鮑莫能出公從壯士數十趨賊渠  
陳玉成玉成方縱橫指揮出不意驚走賊驟卻軍乘之圍乃解由  
是知名將五百人從攻安慶會李文忠公督師上海公稍增其衆  
至數千人號勳字軍往從大破賊虹橋旁下川沙諸縣敗掘涇賊  
斬首四千級功最多特程忠烈公尊啓郭武壯公松林劉壯肅公  
銘傳並以名將親李公戲下李公分部諸將規蘇常公皆從比有  
功而常州之役戰績尤偉威名埒數公矣蘇州之下也忠烈以殺  
降聞常州賊矢死守公會銘軍日夜督戰盡平城外諸壘躬冒蘭

石踐渠谷呼號先登殲大洞胸血殷衣襦灑絕而蘇裏創復戰士  
氣百倍遂下常州銘軍者壯肅公所部也江蘇底平移師援浙復  
湖州轉戰至福建克漳州下平和雲霄詔安前已累功至記名提  
督至是賞黃馬褂授蘇松鎮總兵特詔免騎射東捻任柱賴文光  
等起河南公破之朱仙鎮躡擊復破之定陶睢寧再破之黃陂考  
感即軍中擢浙江提督調湖南擒善戰精騎日蹕數百里公輒以  
輕騎邀擊之間出奇旁襲前後破賊數萬合銘軍盛之膠萊間柱  
文光等伏誅東捻悉平而西捻張總愚自陝竄畿輔京師震動李  
公檄公赴援進賊前連戰皆捷滄州減河故畿輔形要公壁於河  
賊屢出全力相搏輒痛挫之賊用不振未幾遂平而公前數日創  
作薨於軍年三十有四奏入上震悼贈太子太保謚忠勤國史館  
立傳立功各行者建祠祠之時同治七年也公貌偉氣肅自弱冠

從軍迄於專閩凡十餘年無一日不在行間治軍嚴而有恩忠勇  
奮發率先士卒而雅善謀略大小數十百戰未嘗撓敗大臣既倚  
公辦賊難創劇不令休養公亦誓殺賊報國春秋方富大功垂成  
而不獲一月藥弓解甲優游太平歿後至不名一錢以遺其孤悲  
夫葬成都某鄉某原配田夫人秦夫人字一蕙凱襲世職分部主  
事田夫人出女一適劉某壯肅公子婦也秦夫人出銘曰  
岷峨鬱蟠靈奇所都爲生將材懷滌垢污奮起裨校遂躋聞帥威  
用彰敵勝靡息越吳越越爰及閩嶠中原齊楚推壘逐剽驟馳雨  
風轟吼雷霆西孽繼煽連烽燕雲維屏畿疆死與賊昨過其凶鋒  
餘喘何藉飲至可期旋頭遠落勞生百戰彌天一擲虎符十載歸  
骨無資嗟曰智勇廉亦難之將帥有心亂是用义今也則無瞻言  
出涕宰木夙拱穹碑載鐫銘詔萬禩忠勤之所

諸授建威將軍記名提督河南河北鎮總兵劉公神道碑銘  
公諱盛休字子徵姓劉氏安徽合肥人世力田為農公生而沈毅  
器遠有大志不屑作業事生產見盛儒數請讓之公喟然曰丈夫  
安能寂寂隴畝間耶粵賊陷合肥六安淝上蒙餘並起壯肅公亦  
治園練衛鄉里公以族子謁言事壯肅大奇之銘軍起公與從兄  
盛藻並以裨將從攻下江陰無錫宜興荆溪諸縣禦後寇三河口  
比有功補副將賞花翎賊首吳建瀛劉玉林來乞降玉林已輸誠  
而建瀛頗首鼠持兩端壯肅遣盛藻往覘之公請先為帕首手刃  
賊入其壁呼曰建瀛好男兒降則降耳吾奉帥命來趣若屬歸共  
功名矣建瀛錯愕欲遁玉林挾之出逆盛藻於門遂降其軍又從  
征於屢破之於瓦店南頓解扶溝圍決旬逐賊千七百里功最多  
壯肅引疾歸屬其軍曹克忠克忠寡恩部曲譁諱李文忠公檄盛

漢代之盛漢以憂去公領其衆當是時銘軍聞天下而公與盛藻  
尤知名公前以平粵寇功賞健勇巴圖魯記名總兵拾平論功晉  
提督改法克精阿勇號加正一品封典至是有衆二萬為統帥授  
河南南陽鎮總兵位望較隆矣調河北鎮移防金州至則築沿海  
敵壘十四日以西法訓練士卒為戰守具甚備文忠以聞奉旨嘉  
獎賞頭品頂戴雙眼花翎公益感激奮發思自效文忠亦欲倚公有  
所發舒扼於廷臣什不一施甲午之役文忠知未可以戰而中旨  
嚴趣遂及於敗方海軍之燿也中外震恐朝命公以銘軍扼鴨綠  
江與虎山兩士成軍為犄角依克唐何軍軍長由邊敵鋒宋慶軍  
九連城策應援比接依軍壕潰走日本軍乘之浮橋濟師爭虎山  
公與士成短衣單履督兩軍殊死戰自昧飛至於日昃颶風起黃  
霧四塞咫尺不辨人士卒死過半敵增軍且十倍而宋慶已先遁



援不止遂不支公憤喪師欲自我子弟之在軍者環守之不得死  
乃自刎罷歸歸二十餘年而有辛亥之變肅衣冠告祖廟北向涕  
泣誓不斷髮後書責姜桂題從逆與之絕桂題者亦淮軍宿將也  
悲憤發疾數歲死年七十有七公偉軀幹鬚髮如洪鍾美髯面赤  
色每戰數行而前視敵無堅銳屬剽悍所向克捷虎山之敗力盡  
援絕非戰之罪而公不以此自解引咎避位終老鄉里志鬱心悼  
卒適其變君年未嘗不衰傷其意而悲所遭之不幸也性孝友推  
財其兄不私一錢罷官日太夫人猶在養兄弟白髮赤鬚承歡若  
孺子一門五世無恙蕃行用有御書命服之賜以寵太夫人蓋具  
數云曾祖某祖銓考大勳曾祖妣某祖妣周妣任皆以公貴贈如  
其情配解夫人子朝珩朝瑞解夫人出先公卒朝域妾冷出朝瑞  
妾新出朝剛妾賈出朝瓚朝瑗妾高出女九人某年月日葬邑西

鄉大潛山之原狀來乞銘乃為之銘曰  
孰翼而奮孰擠而顛始奮萬勇終撓羣屬進退一官功罪奚恤傷  
哉餘喘逢此崩圻喪亂曷原隨我遠猷外侮莫禦闔楮為仇隕涕  
昊天沈恨幽穴諫之銘詩巖樓谷咽

吳公紀功碑

公姓吳氏諱杰字吉人先世為安縣縣人至公考始遷浙之龍  
游公生十三歲而孤貧甚里中富室姜某見而奇之曰非常兒也  
出貲為葬父使食於其家及龍游陷寇姜氏闔門藏焉公平刀負  
其少子馳三日夜而後免當是時左文襄公方督師援浙公占名  
兵籍中從攻克龍游轉戰浙閩間累功擢守備賞孔雀翎加都司  
銜署常山千總文襄移督陝甘以公從中道聞母病遽請急歸光  
緒甲申中法交惡浙海戒嚴巡撫築蛟臺蛟門檄公領之提督大

軍單江口日夜冀講成持重會法艦來窺公發檄中之逸越兩日  
敵艦隊大至攻臺公還擊殲其渠提督初聞公與敵戰大賊已聞  
公卻敵則又大恚慚知勇出公下乃以漢約束責公對簿而巡撫  
上公功授參將然猶撫宅事造蜚語中傷公罷去寧紹台兵備道  
薛公福成方入覲訟言公冤巡撫擢川督亦檄公自隨甲午中日  
釁起浙江巡撫復奏調公領鎮海礮臺命下浙人皆相慶曰還我  
吳公矣公始著績由龍游而孤軍據臺創法艦功尤偉至是大府  
絕重公嘗統全浙水師嘉湖水陸各營鎮防各軍凡權總兵官者  
三攝提督者一十餘年未嘗離浙始終兼領礮臺故駐鎮海之日  
尤久响濡士卒與為一體而紀律整肅寬不長奸極不侮孱兵民  
浴和盜賊屏息漁舟商舶出入島嶼擢歌揚帆弛其戒心盡一縣  
中沐浴咸惠公亦敬禮其士夫拊循其子弟至相為婚姻思誼膠

固年七十有四卒即葬縣東南某山其子孫遂著籍爲鎮海人越  
二十有六年歲在丙子縣之縉紳父老相與言曰歲月逝矣惟公  
有勞於茲邑日以濳逸不有紀述後將何稱爰具書其事來請刻  
辭於磐石而樹之五遠之衢俾居游者覽觀以永公之功乃序而  
銘之銘曰  
長鯨揚鱗越鯢蛟黑雲蔽空山岷峨俯矚雲華推其牙屹立屏障  
功孰多火燾五丈森矛戈十載坐鎮潛蛟鼉燿代者氓所謳歌服  
休無斁非私阿貞石可蝕銘不磨

漫齋文集卷三

滄潭袁思亮伯夔

清授光祿大夫正一品封典二品銜花翎候選道陳君墓表

陳君潤夫以己未閏七月五日卒上海未克葬其孤廷勳又平諸

孫飢驅餬其口於四方越七載丙寅上海之耆紳鉅商及百事業

之羣以會名者凡十數各推其曹之長萃君之鄉人暨滇蜀人之

旅茲土者相與謀曰積善種德如陳君其歿也屢時久遠曾不得

尋丈之土以藏魄妥靈後之人何以勸陳君非一家一鄉之私人

也其議所以公葬之者余曰然則各出私財卜兆域於杭州鬼跑

之原將以十一月某日窆則又相與謀曰聖人作禮將以勸善彰

惡俾民興行故山野之士學行隆備不得請於太常者則鄉人門

弟子私謚之今陳君行誼應謚法雖國家議謚之典廢吾曹不可

無所稱紀按謚法夙夜匪懈曰勤勤施無私曰惠陳君有焉謹私  
謚曰勤惠先生而其狀與書什李君雲書來督文其墓道之序君  
諱作霖潤夫其字也江西清江縣人曾祖仕瑜祖紹桂父亮高宦  
四川知府三世皆以君遷曠典贈光祿大夫曾祖妣程祖妣程妣  
胡妣張皆一品夫人君為人任俠尚義若出天性初業  
儒專冠亂作家婚於兵知府公挈家僑漢陽君罷所業業賈以養  
中間嘗一權慶州中興爬剔茲蠹商和執饒佐征西軍治軍肅敏  
給無置中俄肇慶復參餉忠壯公軍事頗發憤思以功業自見未  
幾構成以他事入都主天順祥票莊會雲南報銷案發詞連天順  
祥疑請奉嚴旨械繫諸司事並逮君同時京朝惶九卿以下多牽  
連獲職下詔獄自王公大臣至郎吏皆惴惴不敢出聲氣既訊若  
以誤逮被釋君語讞者曰某固諛然同逮無罪並請考驗可得實

甘並坐詞氣慷慨刑曹壯之獄成所全甚衆京師人莫不高其義  
天順梓主者尤重君以上海莊事相屬君既不獲償所志於軍旅  
又不樂仕進於是居海上垂四十年終其身於商矣君本治儒家  
言又嫻習政事雖伍閩閩中而能持大體恥離離規近利其所設  
施如商務公所商學公會前見遠識為時所稱主振務卅有餘載  
無役不首捐巨金以為之倡勸募毋慮數千萬不一假手子弟他  
名慈善士率致商賈獨居不名一錢忠信愷悌孚怡上下用能為  
大吏所倚任同業所推服屢中丞督辦滇贛奏委君為督銷周慈  
慎公督兩江委君總辦南洋官書局他如濟生會仁濟堂紅十字  
會孔教會佛教會全國私塾改良會蜀商公所咸賴君董其成百  
務填委毋倦毋厭從容籌策各得其理而前後長商會者十年庚  
子辛亥之變建言大府折衝外交市廛不驚成績尤偉至於歸兄

嫂之喪為朋友之難嘉聞淑行不可殫紀在他人為難能在君猶  
為餘事云君前以從軍勞保至湖北候補同知至是以擬敘晉道  
員二品銜戴孔雀翎特賞正一品封典傳旨嘉獎者再疊拜御筆  
書畫上方文綺之賜殊恩異數大條罕與為此卒年七十有九子  
一即廷勳存記道歷知嘉興秀水平湖臨海麗水雲和永康諸縣  
孫文瀚文溥文繼曾孫欽亮欽憲欽和欽毅欽熙欽華鳴呼有清  
之孝庶政不綱親貴弄權奸人伺隙使使君緣時會馴至大位亦  
且阨塞抑鬱無以行其志其澤利民物安能如是之廣流風遺愛  
之入於人人之心者安能如是之深且遠耶生被殊榮歿而令人  
思歷久而不衰如君者其亦可謂賢矣而今之豪傑方日驅其父  
老子弟使就死地以爭此不可必得之權利於旦暮之間果何為  
也丙寅八月湘潭袁思亮表



叔母唐夫人墓表

歲戊辰十月四日實葬吾叔父南生府君於南通張家港之原從  
子思亮以病不克往助葬後其明日人自南通來傳叔母語訊思  
亮所苦遲遲又明日從父兄思永唐氏妹歸自南通傳叔母語如  
前不聞有疾也又明日凶問至則叔母死矣嗚乎何其暴也叔母  
唐夫人吾母女弟外王母最少女也生而端麗年十八歸於我叔  
父事伯祖妣喪太夫人庶伯祖妣楊太夫人曲盡婦道居婦妣諸  
姑間執謙謹讓愛侮不校然猶不能得楊太夫人歡終不敢一語  
明白躬引咎而已久之楊太夫人察其柔謹轉愛憐之寢疾且革  
猶數勞苦之曰孺者幾失吾賢婦叔母每語思亮未嘗不泣下霑  
衣也生兩子增寬增高最慧十三歲而殤增寬娶婦陳生一  
女年遂無子為人儉勤有深癖臥榻衾枕朝飯夕數必躬為之親

滌器冬日手輒麻不輟裳衣舊敝數補綴無垢污迹室內外整飭  
凡物無貴賤可用者儲峙井井取給無缺以此佐叔父持門戶數  
十年終其身於憂傷勞瘁中未嘗一日佚樂人或怪笑之思亮亦  
乘間為言毋自苦叔母曰婦人之義承夫為大爾叔父在官以廉  
自矢性任俠喜急難貸人貲不責償而中實拮据其艱苦惟吾喻  
之耳吾更忍以供樂情其內顧憂耶且爾叔父樂則吾樂爾叔父  
憂則吾憂外此吾不知何所謂憂樂也嗚乎叔母之言如此吾知  
叔父死叔母固不可一日以生而吞哀茹痛以濟厥喪窶窶甫安  
淹忽繼逝蓋至是叔母於人世無毫髮可繫戀者矣悲夫叔母之  
生後吾母二十年年六十有二吾母聞耗哭之曰天平乃令吾哭  
吾弱妹乎叔母於羣姪子中尤厚視思亮其強也思亮以母疾不  
克赴以爲憾用某月日祔於叔父之墓其壙生時所自治也期迫

不及銘乃追述生平獲其用心之可悲者刻於其阡叔母初無疾  
初七日時加卯起秦廟踣於地不能言家人掖登林頃之口出氣  
如游檀凡數十息而絕比殮嘗所侍老嫗旁覘訖曰是孰為澤脂  
粉者蓋面色紅潤若生然從祖弟鵬齡云

洪室任孺人墓表

慈姑洪荆山從余學為文一日持所為亡室任孺人狀來乞文書  
於碣其容感其詞哀余不獲辭乃次而著之孺人名容字閑華白  
州寧海人祖諱某業儒以學行重鄉里父某貧廢讀削竹皮為筐  
筥之屬自給孺人生五歲而喪其母表與其弟並育於外家稍長  
復從父居學治竹器甚工尤精刺繡父續娶者三孺人母之怡色  
柔聲悉由村順雖甚屈抑終不自言年十八歸荆山荆山嗜讀書  
孺人數從問字荆山授以音義彊記超悟年餘能自誦小詞荆山

備書上海以孺人從上海東南大都會風俗侈靡婦女尤不事事  
競澤脂粉被紉綺尚時世妝鞋笄貧無所惜或用此懲其夫孺人  
獨蓬首椎髻躬操作勞苦其鄰指目訕笑夷然弗屑也荆山月入  
至叢孺人量節有經指拮据彌縫荆山治事歸輒具茗饌相勞苦使  
荆山在客中忘其貧生一女埃芳躬乳哺之以勞致疾飲藥而瘥  
逾年疾復作則諱不受治蓋醫藥昂不欲以此重累其夫也久之  
疾益甚以辛未八月八日年上海年若干宜荆山之自傷其貧而  
引為無涯之慟也孺人之孀於此也舅姑前卒居恆以不逮事為  
戚戚必歸朝祖姑祖姑亦絕愛之幼育於外祖母尤有恩病亟數  
呼祖姑外祖母不去口已廢續目不闔荆山撫而號曰予所聽嫗  
不能忘者非外祖母耶生事而殁藏吾任之矣遂瞑也孺人生平  
未嘗禮佛將死前一夕忽合十誦佛號其賢與慧殆有所自歟荆

山將以某年月日歸葬於其鄉某原

一品封典二品銜河南候補道黃君墓表

君諱慶曾字燕孫一字篤友黃氏道光中始自浙江餘姚遷湖北

漢陽商漢陽人道光甲午舉人諱文珩是為君曾祖祖湖南湘潭

縣知縣諱教鎔同治癸酉拔貢權陝西西安道治宋五子學為時

儒宗學者私謚曰靖道先生諱嗣東者君考也妣戚繼妣陳君積

壽振揚累官至道員分河南加二品銜晉一品封典得贈封三世

考皆榮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君既歿庭聞益以道自重不苟為

進取舉光緒己丑鄉試當試禮部會再有祖考妣之喪推古人期

服去官義並不赴長沙張文達公共甲辰禮闈君夫人文達兄子

也復引嫌自避請道家居有重名君年少趾美卓起聞譽翔洽大

吏爭欲得君為己用於是張文襄公端忠愍公將咨遣君游學海

國備任使而安徽浙江巡撫亦文章論薦吉林度支使陳君引私  
文辟君自助皆以親老固辭不出然于鄉里利病事柴棘持正論  
不肯毫髮詭隨武進盛尚書宣懷故建治鐵廠漢陽大別山下至  
是謀伐山拓廠址山中家畜徒者數千君父子持不可尚書使人  
私於君曰行為君求美授可迎養乃公矣意以此餽君君笑謝之  
議竟寢生平於學無所不窺尤究心古方書晚避地上海以醫自  
給別署滙然醫院已人疾有奇效浙籍宗人某用買藥起其家嘗  
語君曰盍取古方藥雜治之名祕方君為予售千金可致也君正  
色曰吾祕方惟不欺耳其人慚沮去內行耽為六歲居母戚夫人  
喪如成人事繼母得其歡待靖道終身未嘗離壻道性方嚴即有  
所諭怡色屏氣負糒立應惟謹即怒輒長跪謝罪乃已慎取勇施  
蓄新厚人用此垂老益困終不自悔居上海日年六十餘矣時時

從流人者宿為文酒之會思亮因得數接君君外甥新城陳君任  
其思亮文尤善嘗述君軼事相與太息以為當今世乃有古人如  
君者也已而就養故都壬申秋腹疽潰遂卒年六十有七所著詩  
文集十卷五十年見開錦十卷醫業四卷藏於家配張夫人前卒  
葬漢陽興隆庵馬家湖繼配陳夫人側室吳子慕思分部郎中女  
適桐城姚寧皆陳夫人出君前葬靖道公於漢陽皇陵磯牛尾山  
先塋即自營生壙其旁己巳陳夫人卒葬焉至是將歸合葬慕思  
以君任所尚狀來乞外碑之文謹次第之俾揭于阡垂曜無極永  
有昭哉

吳君捷三墓表

門人吳常燕狀其世父世系籍貫名字學行卒年月日葬所以來  
曰世父之卒也三十餘歲常燕之生晚凡世父之言行皆得之於

吾父者也。吾父之言曰：爾祖同知公嗜學，以禮法約教子弟。爾世父次居長，聰穎最爲爾祖所愛，時制科，補用八股，取士。爾祖獨課以經史古文辭，故爾世父年甚少而學已成。自微言大義、國政要聞，以及兵刑農工貨殖、河渠諸書靡不該洽。其志蓋將以躬行驗其所學，而推之於事物，發之於文章。所翻著秦隄以來數千年成敗得失，往往出己見，然必有據，依不爲武斷，性沈默，惡察察，明嘗出行，迷失道，不得歸，人相傳以爲笑。及居同知公憂，羣相與謀曰：是癡兒，可侮也。始虞爭造言到門，洵洵徐出一語，發其覆，皆散去。當是時，奉守黃公重其學，禮之過，諸生將以人才輸屬於大府。用父喪，辭守益高，其行名藉甚。江往問矣，不幸以毀卒。時光緒某年某月日，年二十有四也。方獲疾時，書籍縱橫衾枕間，疾且革，願謂諸弟曰：吾家世京儒，吾於學蓋有志焉，無所成而疾不可爲命也。後



猶有繼起者乎手道鑑而逝吾時尚幼已知兄言之可哀今忽忽  
逾一世墓道之石缺然未有文字大懼後之人無聞知爾幸獲從  
海內老宿能文者游倘得一言表於什稍用塞吾悲常燕涕泣受  
命敢請按狀表講晉憲字平康號捷三先世自青陽遷合肥曾祖  
諱導履以宿學教授里中為鄉飲大賓祖諱天宏官總兵為淮南  
中興名將考諱家齊官知縣加同知銜妣某氏君聘某氏未娶以  
弟不常煦後君既不治舉業無由階科目入貲以縣丞候選所著  
書經亂散佚撮拾所得才一卷附同知公集後青龍庵之原葬所  
也獨乎使君不死存至今其學之所詣不可知然觀其所已至亦  
有可曝於世矣帝憲信道而好文庶幾君所謂繼起者其亦可以  
無憾於九原哉

四弟季暉墓志銘

先府君有子六人思亮為嫡長子他五人皆庶母龔太夫人出君  
次第四名增章後以資為郎更名思壘字湘生又自<sup>號</sup>季聲光緒二  
十一年三月三日生丁巳十一月七日染疫卒上海年二十三娶  
平江周氏無子以第三兄增文之子崇鑫為之嗣有遺孀女妾某  
氏出妻年甚少適之而有其女於嫡今兩歲餘呀呀學語矣輒向  
人問父何往可痛也君於諸兄弟中性最慈三四歲時嬉戲門  
外聞諸兄誦讀書鏗然樂之入詢其母曰何不令兒讀試使識字  
一日盡數十字覆之皆不忘授以唐人五七言絕句琅琅上口若  
宿熟於胸余絕愛之其後余官京師君侍府君歷官所宣統二年  
府君罷兩廣總督居金陵余請急歸省君時年十六出所為文十  
餘篇汪洋浩漭有奇氣然持論多激失中與之語意氣縱橫喜  
讀平原信陵子孟嘗君諸傳以為大丈夫處亂世不當如是耶辛亥

既變侍府君居上海茲跌宕自異不束縛繩墨府君命留學瑞士  
居年餘歐洲有兵禍未卒業而歸逾年府君棄養君既痛失怙又  
傷時變亂愈抑鬱悲憤若無以自聊爾謂當世名豪傑士與齋所  
稱縉紳先生皆不足與託死生共患難意惟埋屠狗中必有奇士  
如古所云者乃縱意飲博於人無貴賤少長無所不狎侮其徒有  
博負不能償者取券立焚之君負人必一一償如約用此喪其所  
受產十餘萬金立盡而所謂奇士者終不可得颺海覓給則日近  
嗜酒婦人卒以此自墮其身故與南昌沈先祉最善先祉者有文  
擅才辨不恤滑稽亂俗亦跡馳士也君行雖不羈然篤於倫紀尤  
敬憚余余時或怒詈之君怡色柔聲未嘗忤也吾家籍湖南湘潭  
君沒時湖南方多改連歲不定喪不得歸厝於殯宮三年矣庚申  
上有二月二十有五月乃卜葬於江蘇上海縣虹橋路之蘿露園

已亮矣而銘之銘曰

聖爾骨於茲土兮繫故鄉其未可以歸望先人丘壟於衡之陽兮  
惟爾魂其往依之他日爾妻將與爾同穴兮吾亦將從爾而葬於  
斯庶九原之不惹於寂寞兮爾其安瞑而無啼

唐錫妻袁氏墓誌銘

甥婦袁氏字綺園吾族兄鏡秋之女外王父卓人府君之曾孫婦  
舅氏子中先生之孫婦妹婿文鼎之家婦而甥恆楷之妻也生三  
歲而喪母育於祖母十五歲而嫁嫁一歲生子金鑑又二歲生女  
闕保得病幾殆幸不死然病終不愈後三歲辛酉二月十五日乃  
死得年二十有二自在室至於為婦未嘗以顏色忤人居於宮不  
聞聲體羸弱不能事事或請讓之未嘗以言自白從其姑避地上  
海始館於余繼乃別居兩家數往來未嘗見其喜怒之容也故其

生也兩家老幼莫不愛之其死也哭之無不哀恆楷以其年三月  
五日歸其喪湘潭將以四月某日卜葬於楊家嘴之原乃為之銘  
袁氏唐氏世為婚姻余女琳與恆楷同歲生字之已受聘而殤瘞  
上海西門外叢塚間今不可復識其處矣余銘綺園余心滋戚也  
銘曰

生無慧於人汲而使人思有夫與子哭爾而葬爾其又矣悲  
仲弟墓志銘

仲弟既歿越六歲壬戌其婦金始克為卜兆於浙江杭縣小花塢  
之原將以十月朔窆其先思亮乃哭而銘之弟少余四歲庶母龔  
出也先府君宰南匯日弟纔五六歲為先王父所愛從父弟思古  
與弟同歲生方家居先王父將歸聚裝中錦繡玩物遺從父弟者  
戲語弟曰以昇汝何如弟謹對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時甫入塾

受毛詩也余幼多疾恆廢讀而從父兄思永讀最慧年十一應童子試於縣得高等家人羣譽之弟輒掉首曰是何足多者吾且暮及之矣稍長則不喜治舉子業慨然歎曰大丈夫貴適志耳立功名多途安能低首矮屋中任人愛憎希一日滌耶年二十從汪公大慶使英吉利海國寓鏡宮室車馬服御食飲窮極靡麗敷築之會尤競為豪侈相繼不則以為大辱而吾國使者往往貽公自貶齋繡織細召外人笑侮弟發憤出私財力喬之酬酢儀節必埒其實人用此名噪一時莫不知有袁先生體乾云弟本名增毅體乾者入貴為道員時所更名也使歸以勞加按察使銜頃城袁公為外務部尚書設儲材館所致多知名士弟與焉居歲餘被旨發江蘇援例晉二品頂戴戴孔雀翎未幾而國變難作則棄章服從賈人游銳意貨殖縱橫說廢居得失推究本末析緒胸盡錄奉縷縷

可聽老於商者莫能難也然厄於時會所營多耗敗頗怏怏復有  
仕宦意嘗一至京師言兵事當道不能用最後走天津以理財說  
于故人熊希齡將薦之矣得暴疾一日遽卒時丁巳四月二日也  
年三十有五弟生平喜言交鄰言商言兵言理財或不得試或試  
矣有效有不效而無文采以自見又早死論成敗者莫能知其志  
也悲夫府君嘗馬時弟請急往者佐治宦文書連府君罷歸朝夕  
左右侍又佐理家政辛卯奉府君及家人遊北上海府君痛憤時  
事居常俯仰塞弟從容承意志博歡笑政府君暮年於諸子中  
尤爲愛弟府君捐館舍弟一人任喪葬事隆冬治壙隄植風月中  
躬畚畚爲工人先至手足黧瘵余及諸弟勿能也御下有恩多恤  
窮乏者喪聞哭之無不哀弟等仲龍又字鶴岩初娶同邑馮氏生  
一女卒女亦不育繼娶吳興金氏子二崇法崇棟崇棟出爲余後

二長待字次字王銘曰

過豐而才斷獨子也惟宅之安隨葬處也有慈勤孤繫一髮也我  
銘詔幽泐盈睫也

徐印看先生墓誌銘

君姓徐氏諱恩敏字印看亦字吉看別字復庵浙江錢塘人曾祖

以誠思貢生妣葉祖應慶中書科中書妣楊父孝西候選布政司

理閩妣陸兄弟四人君其仲也力學有文試郡縣輒冠其曹補縣

學生守常山訓導專寇陷常山坐落職杭州繼陷奉父母出避賊

躬傭書給甘旨大冒胡光墮鴨掌書託一日語不合還謝去左文

襄公克杭州設振撫局檄君領其事照饑饉賑寒蘇其號呻吟亡大

來復與同邑丁丙任善後局務為休養生息善權稅之屬民者於

總督罷之於是總督左文襄公巡撫馬端臨公以君行能應循良



選宜使長民合辭請以知縣用而部臣持前事不許總督巡撫皆  
太息以爲不能爲國家得此人也則惡以普濟育嬰同善及湖二  
義渡諸事次第委者主辦不耗不私惠周於人援例復故官權平  
陽訓導安吉教諭吳百舉於鄉入貲爲內閣中書補餘姚教諭益  
終其身於儒官云甲午以疾卒年六十有四所著有自之齋詩文  
各一卷藏於家嗚乎咸同用兵之際文武將吏喪師失地朝被嚴  
譴夕以微勞復官遂致通顯者何可勝數君職在庠序無故守責  
奔走微省沈淪冷曹至不得百里之地而治之豈非命夫夫亂之  
起由無實有司耳苟胥天下州縣得良吏以蒞之雖百世無亂可  
也亂作則不惜破格以獎拓死之才亂定乃以文墨繩法度之士  
此古人所爲扼腕流涕於功名之會而致慨於曲突徙薪者歟初  
娶方陶身寇難女禎泗妹從焉子璽縣學生出而克後繼娶陸生

年珂舉人內閣中書四品銜候選同知女滋瑋琳適於潯趙逢年  
孫新六游學英英治商科有聲其鄉某原有年矣珂與湘潭袁  
思亮友善狀其行乞進為之銘乃為銘曰  
謂莫之知有力者推之非其罪而胡斷而止於斯為吾能為不說  
以隨惟我之貽其又奚悲

唐春海墓誌銘

君姓唐氏名建藩字春海湖南湘潭人唐氏與袁氏世有連君祖  
母袁太夫人余祖姑母又外王母也余母弟復歸余從祖父南生  
先生南生先生有兩姊歸於唐於君為伯叔母君與從父弟文鼎  
又皆婿袁氏君所娶為余從父妹文鼎室則余同母士弟也而君  
第五女又字余從父弟思古之子兩家互為甥舅綿歷四世兄弟  
姊妹無期功以外者密姻懿戚情誼周洽宅姓莫異為比焉君與

余同歲生余為童子時先尚書與伯舅觀察公同宦江南數數從  
母居外家君最為祖母所愛外王母亦篤愛余羣外兄弟為見  
獨君與余特愛不相下往往撞牆啼號或走訴外王母外王母恒  
兩解之余年十三侍先尚書歸湘潭君先以父喪歸往還尤數君  
亦益暱余余居在鄉曲中君家近市傭者晨入市余必以簡札贈  
君齋中者返輒迎門索君報書市中人來亦然兩家長者詫曰  
是兩兒何為者驗其書則各述所業或互以家中瑣聞相告為笑  
樂也然兩人性褊急相見握手踴躍數語後即擊古今事相非難  
嗚嗚不能休君又口吃氣急面發赤愈期期不能出至奮拳抵几  
相殺以惡聲矢不復共語已而復相暱如初余年十六君年二十  
先後補縣學生則又相廩以學術自後余侍先尚書宦所與君跋  
跡日隨疏累歲逾時始一合併君學日進意氣亦稍平然不喜新

政聞人談時事嬉遊耳走余強聒之則又攘臂爭如曩時喜飲酒  
之聞為狹邪游屢應鄉舉不售制科罷家人為入質得道竟終不  
必稍稍往來長沙湘潭間治鹽典業用信義有名國變後余三歸  
湘潭皆以事不久留最後辛酉君來上海留月餘謝長文而善之  
與之語無不合者無復往時意態矣比歸被舉為省議員意君之  
直諫必有所匡救以庇蔭其鄉人不虞君遽以微疾卒也君內行  
純備早孤事祖母及母曲盡孝教幼適楊蓮而娶君推宅居之  
撫兩甥成人周恤寒暄振拔孤貧勇為之無少吝仁聲聞邑中故  
族君之喪識與不識莫不大恸而況託肺腑之親兼友朋之誼少  
相狎長相敬長如命者其何能自已於感傷耶君曾祖薛某祖薛  
倬考薛某母袁夫人百泉衝袁氏也子三人恆楨恆鏡恆重女五  
人長適師次適張三字傳四衍字五字袁妻某氏無出生以己卯

91

正月十三日歿以癸亥正月二日得年四十有五將以其年三月  
十月葬邑之上四都六甲祖山之陽敘次姻亞備錄生平述德造  
銘貽諸其孤以撫其妹之哀銘曰  
有弟以事母分有妻以鞠孤同所一為且暮分胡天壽之錫錄莫  
安宅於茲土兮接皇祖之幽居刻銘聯以永鑒兮要死生之不渝  
吳先生墓誌銘  
吳先生世為合肥人將雲名曹父字允叟其自號也父道通工詩  
先娶某生二子卒繼娶蔡生先生年十八父卒將殯兩兒感陋俗  
拘忌諱歿咎辭不出先生獨號泣從兩兒過先生寡恩先生意色  
無忤兩兒死撫其孤如所生幼讀絕慧十六補諸生試書院輒冠  
其曹有重名邑中劉杜肅公罷節鉞家居雅重文士尤教禮先生  
能先生於家令兩孫從受業杜肅家賓客多貴戚偉容貌衣冠先

生短右足衣敝緼袍履而升階有竊笑者壯肅公謾罵曰墮子吳  
先<sup>世</sup>獨短足耳其所長若曹何遽能知之人以是莫敢侮吳先生吳  
先生名益重屢試於鄉不信思以吏事自見乃以知縣官江蘇主  
府君家嗣家袁中丞大化備兵徐州用周君言得先生大喜一切  
倚以辦治袁公去徐州復依周君以居未幾袁公撫新疆欲更致  
先生周君難先生行先生亦以義不可負辭不往然周君力竟不  
足以貴顯先生也其鄉人將以先生應孝廉方正未及舉而國變  
難作先生北嚮涕泣挈家歸里中誓不斷髮武夫某手械劫先生  
先生曰吾<sup>難</sup>髮誠<sup>誠</sup>爾俗君年履左衽寧漢制耶武夫語塞遂<sup>去</sup>  
晚益困甘膏張公先生故交也或以為言先生笑謝之族人新田  
治軍湘中以書招先生亦不赴上海樺太賈人某憂於財設私塾  
園中延先生主講席會主人誕日強先生率生徒上壽先生怒拂

衣去壯蕭孫朝敏方避地上海復從先生問業甚勤壬戌冬歸以  
疾卒於家年五十六葬某鄉某原配王氏子二新守新宗女三先  
生治學不持朱陸異同尚文逸宕類歸熙甫詩閒適類放翁其弟  
子朝望望敏皆工詩古文辭傳其業所著微勅齋詩文集各二卷  
雜月軒小語一卷朝敏尚刊行之而以狀屬湘潭袁思亮銘其幽  
思亮曰古所謂逸民者先生倘其人歟壯蕭祖孫實始終之其風  
誼可以興矣乃為銘銘曰

世競功利賤節義豪傑盡午艱一士先生遂著志厥志攬撥孤光  
媚憔悴人既天窮道無悔遺民表阡從有說貞珉鑲詩後有後

陳師曾墓志銘

陳君衡恪字師曾江西義寧州人曾祖景贈光祿大夫薛偉琳祖  
光祿大夫兵部侍郎湖南巡撫薛寶箴父進士吏部考功司主事

三五世所稱敬原先生者也生五歲母羅淑人卒鞠於祖母侍此  
公親授以訓詁天稟慧絕十歲能為摩娑書塗抹搨墨作雲水烟  
墨狀閒或弄筆為詩文短章斷句多可誦者侍郎公輒出以詫其  
賓客賓客皆大驚以為世乃有此童子也既冠舉師範日本卒業  
於高等校歸為南通州長沙校師教育部徵官之不可禮羅焉乃  
往主圖書編輯自祖父兩世政事文學並有重名君踵起刻苦自  
樹立嘗徒步裘蓋穿風雪趨部舍治事遺外聲利不與權要人通  
賃屋都城西庭中有老槐顧護窮鬱連榮交頤君闢一室命之曰  
槐堂讀書其中時集諸文士劇飲廣歌詩以為樂尤擅畫山水花  
鳥人物工篆刻章印出奇造意矯柔為剛視若怪醜神理自娟並  
世治藝事者斂手推服遠近羣練素金石求索踵趾交錯雖海東  
西諸國亦爭相寶致聲價隆起重一時矣至性慳慳篤於內行所



索道衍淹貫中外其所扶持固不可一世也嗚呼孰使君而僅僅  
以其墓賜耶歲終亥繼母俞淑人寢疾冒溽暑馳歸侍湯藥俞淑  
人竟不起踰一月君亦以哀悴發疾死得年四十有八始娶南通  
州范氏繼娶吳縣汪氏長沙黃氏子六人封可封懷范出封雄封  
舉封邦封猷黃出封邦蕩所著詩詞文稿若干卷待刊思亮從散  
原先生游久矣與君才一再見而遽殞落可傷也越三歲乙丑十  
月十八日葬杭州牌坊山之原附俞淑人墓左先生自撰狀撰思  
亮銘乃序而銘之以塞先生之悲銘曰  
觥觥侍郎授名世考功雄文孰趾美篤生哲英作門子色孕流略  
火經文旁綴藝事摩壘壘萬壘呼吸吐在紙雕鐫六書泣神鬼先  
氣燄藏韜不晦重譯梯航走珠琲名高志隱奪以毀魂魄依毋永  
息此老父眼枯定猶視造辭述哀質幽址

許少欽墓誌銘

許君少欽，餘家之十有一年。乙丑二月十二日夜，君暴得疾，不能言，輿致醫院中。越翌月，年六十有三，乃命弟子法為具棺殮。厝湖南會館，而訛訛其家。既而君子來，以君之喪歸，自余家及湘人旅上海，與君有舊者，所贖輓詞外財賄幣，皆無所受。凡所為，推衣紋衾，灰釘，漆之屬，一一價如值。曰：家雖貧，吾先子之生不妄取一毫毛於人，不肯孤易，敢以此恫先子之靈。於是羣相與太息，以勸君持躬之廉介，教行於其家。而君子之能成君之志，以不辱其先，為不可及也。君諱維璣，一名銘，鼎字禮初，又字少欽。慎齋。墓遠晚年，所自號。其先世元季，自江西永豐屯田湘潭之白石港，占潭鄉籍。五傳徙湘潭，遂為湘潭人。曾祖諱祚，智妣李。祖諱楫，金妣黃。考諱乃玉，妣戴。兄弟三人，君次。居長，自君祖以上，皆世為農。君

考始讀書篤信程朱之學君孩提飲度聞發憤自勵年十一已能  
為制藝試高等矣從李少蘇先生游先生不喜治帖括益為君闡  
濂洛關閩之旨故君生平肆力於經史不為俗學所蔽而立身行  
己有法度蓋得於父師之教為多長沙王葵園先生罷祭酒歸主  
嶽麓誥經兩書院君一歲中八試皆冠其曹而園陽政陽節吾道  
州何案孫同邑吳劭之皆咸稱君文劭之尤稱君為邑中清門第  
一君心感之然未嘗一至其門王湘綺先生於人少許可獨激賞  
君君亦不假為聲援也先尚書雅重君賓禮之至上海授六弟思  
彥及仲弟子法讀仲弟二女及余嗣子棟棟亦從受業君不為威  
嚴而溫而栗弟子多樂就焉性儉約一布袍十餘年不易入市歸  
有所獲必書或牌帖善本不易致則假歸手抄前後所抄書累數  
十巨冊諸子以君春秋高請歸休而自出謀祿養君曰吾以講

業致修脯循古之道茲何世汝曹乃出干人耶許氏之先未有富  
且貴者吾不願汝曹說得之也嗚乎如君者豈可得哉豈可得哉  
所著文二卷詩六卷初娶嚴生子良肱女二均早殤繼娶馮生良  
佐良圭良士良端良艾端艾亦殤女適陶前年次待字孫二念先  
繼先孫女一將以其年十二月葬邑大郡九甲莊山之陽某首某  
趾君嘗善余文乃為誌銘以遺其孤銘曰

世方恣睢毀閑檢兮君獨踟躕以爲儒甘長貧客死而無棺兮惟  
皎皎者不可以自污有令子以嗣德兮終不改乎此度也鑠余銘  
以詔後兮將以永厥譽也

沈母夏淑人墓誌銘

歲乙丑九月十一日定海清贈中議大夫沈君諱觀之室今衆議

院議員椿年之母夏淑人拜春秋七十有九於是慈寢陳訓正端

之述馮珩為之諫郵張原燁為之傳將以其月日用治命葬於縣  
北郊沈氏公墓介賓師章督湘潭袁思亮銘其幽思亮觀三君所  
為文曰嗚呼古之賢母也法宜銘乃為銘曰  
猗歟淑人靈夏之媛父兮卑世艱艱婉孌母袁承家厥不任勞淑  
人佐之以秩以條母伏而喜疾用康只卒登期頤淑人之為經年  
十九華孀於沈勳叶陰軌柔嘉孝謹何圖歿年比翼中齋三男五  
女惟母是怙以嚴為慈惟母之師運圯道喪世惠如山帝號竊娛  
大位用奸羣邪比謀翼附鱗孽風示郡國於邦人將以勸進厚  
誣吾民將吏希旨符檄狎至大男椿年譽流棗梓州里以聞遂以  
名徵母送於門詭隨是歲再拜淑氣義不可屈不屈不移為時鳳  
麟國有談士政民攸志有遊其良最於首邦浙人翕然莫椿年賢  
汝作喉舌出我語言爰載板輿止於燕都出入風儀宏規嘉謨發

師稱其觀觀元首哀哀食夫神貶以走母曰去之母集於菑我疾  
我治母以我憂使者在門醫師在庭金帛饋遺終繹紛綸知匪利  
奪新以情徙淑人拒之謂母我洗子竇母懸潛歸入侍母則怒訶  
胡私賊義終賴母智脫於絆羈時論歸高致母為資議士敗德騰  
世詎謂孰不有母胡不母傲旌門表里國典有章琤闕今範褒題  
煌煌匪以寵光人紀之坊為婦為母茲焉景行惟齊有比式於第  
昆康年昌年各蜚厥聲女長通施次張次費渭清與毅守貞不字  
尚女子師含淳樸懿有孫七人女三男四三女及曠惟伯之子曰  
儀傑俠實出於季仲也獨無季以長嗣振振擢秀紹是舊祉厚葬  
非古淑人所恫相從北邙爰宅幽宮命於子孫昭穆以從有牌母  
豐者封丹棠下庭既遷於首於趾銘其德音昭示來只  
歐後珊生廣誌銘

盛君鍾瑚字筱珊浙江慈谿人曾祖植芳妣邵繼妣劉陳表祖炳  
鈺妣翁考在隸妣吳君嘗入紫得宦秩四品例贈祖以下朝議大  
夫妣恭人家世商也年十五從姚江謝楊徵學爲買榜徽者治錢  
業有名君盡得其術主錢肆二十年彈忠執信中外罕洽老謀熟  
慮豫立宿戒機變倉卒肆應不窮於是商務總會錢業公會皆推  
君爲董事名較較均榜徽矣人爭才君君曰吾師之教則然盛氏  
族大譜累數十年弗篡弗蠲君獨千金家乘丕成族有家廟鎮西  
祠始祖慈東爲支東有祭田西祠則無祀事勿舉乃輸貨財買膏  
燠備禮足用薦享有度神具格馨宗人大和誦美歸商君曰吾父  
之志則然邑東河港積淤勿疏濬之濟之舟楫棣通鑿池得泉泉  
冽而甘以飲居人人不病渴增額鄉校歲補不給孤寒子弟用無  
廢學親友亡業量能推掖極於再四不瀆不厭繕治津梁拯災救

荒飢於君乎廩寒於君乎褊疾與殮於君乎醫殯仁聲義聞騰播  
桑梓君曰吾母之命則然娶於翁和媿儉勤弱成君德子二沛堯  
帝舜女二字陳宰邵春秋四十有七自治生壙於杜郭蛇山之麓  
既成來請曰願生有銘嗟乎游蒿里之原登北邙之墟畢如宰如  
嶼如扇如蕭蕭白楊上有啼烏荒蕪崩榛出沒鼉鼃莫不悽愴悲  
懷哀人生之須臾然自至人觀之固未始有有固未始有無受氣  
成形釐然萬殊及其化而歸也孰不同途奚羨乎冥靈而傷乎朝  
菌壽乎龜鶴而天乎螻蛄君方棄物以游而息焉是圖莊生所謂  
忘年忘義者非其徒歟死生亦大矣猶且遺之夫又何能之足伐  
而名之足居吾以為賈之儒乃為銘曰  
有涯無涯兮隨者殆蚍蜉蜩翼兮吾誰待哀樂不入兮帝懸解干  
秋萬歲兮宅斯在



周母徐太宜人墓誌銘

太宜人姓徐氏父長沙諸生家貧甚平江周少卿先生一子羸多疾配黃夫人久不孕求姬媵屢繼嗣聞太宜人賢以媒往太宜人父亦夙聞周先生長者遂許焉年十四也事女君有禮上下和睦無間初產二男殤已而子開與生適先生營景濂別業成鄰里咸薰持羊酒賀先生亦置酒召賓客落新宅酌湯餅會醉飲歌呼連日夜甚歡明年又生子開璋自後屢產皆不育先生以知府官江甯孔姬從太宜人留佐女君治家政女君善病一切委太宜人內外具飾巨細咸秩久之女君卒先生亦以疾歿大河口差次同時遭兩喪嫡長子已前卒兩子又弱小不任事茹哀營殯葬未幾孔姬相繼死遺兩女並育於太宜人於是太宜人以憂勞補葬之身肩無諸孤持門戶更重益柳鬱悲懷遂寢疾至於沈頓己酉二月

疾益甚強起為鬪與殺室曰吾事粗畢可告主人女君地下矣  
越二旬有三日卒年四十三以鬪與入警官五品銜安徽知縣得  
封太宜人太宜人為人嚴重質直好面折人而以禮自持故位微  
而人敬憚之然天性慈惠隆讓好施一歲除夕嫡長女適吳者有  
外被髮號而入太宜人驚問故則貧資償逋者也與之如所需尤  
不喜蓄婢里有婢逢主怒走匿太宜人所太宜人俟其主怒解設  
辭遣歸之其主亦感動不復建過婢嘗它適返而所居室為家人  
侵即遷避旁室後有歸者復欲居所遷室即再遷遷益隘不較也  
嘗兩子嚴同居好演劇往往累月不輟禁兩子往觀躬為節措以  
風示平姓而祭祀潔馨酬酢無缺塾師館膳備於豐腆亦其所稱令  
妻賢母何以加焉而先生似續不絕如續寶惟宜人攸賴其所繫  
維顧不重哉先生與先尚書同官相善也以孔姬所生女適吾弟

思豐遂為姻家歲戊辰開璣以狀來督銘距太宜人年十有九年  
開璣歿亦十餘年矣始有孫曰某某將以某月日葬某鄉某原乃  
尚敘而銘之銘曰  
蹈義無懦顛危則扶崇讓若怯寔柔以居位繳曷嗟皇寵有赫世  
短美悼夷裔載澤佳城既隤玄石斯琢被之銘詩徽音孔嫺  
頌竹書墓誌銘

甲子秋蘇浙交寇兵禍將作縉紳耆舊士農工賈之民奔走私語  
皇駭嗟歎警於淫威噤不敢出聲當是時獨有丈夫叩浙嘗盧永  
祥登門長跪請罷兵詞氣慷慨泣數行下永祥亦感動相持泣雖  
傷成譽構未能終弭而永祥卒盡以其師行不遺一騎一卒擾浙  
浙所全甚大則鎮海盛君竹書其人也君諱炳純幼孤從叔父讀  
書京師歸應舉官試以郡試第一人補諸生屢試於鄉不售入貴

商中書游江蘇先後客金壇常熟溧陽今所人莫敢干以私而言  
利害與廢事甚悉然不樂仕宦故以商終其身為諸生時創養蒙  
志成簡易公立諸校家無餘財獨力貸巨金任補助者十有三載  
濟全城河後東門浦旱澇潦洩邑以無患懸規俯財佚其後人勇  
沈智規賤公如私不為名高若出天性於是其鄉人旅漢口者推  
君董理會館事君所以盡心力謀鄉人福利者一如家居時居一  
歲過商會議董踰年舉總理謝不就仍被舉為協理則又盡心力  
以謀羣商人之福利如其鄉人辛亥國變武漢首難商業蒙禍尤  
烈事定君數數走京師求撫恤久之議格不行列肆數十萬戶浦  
貫糾紛不可理君乃聚羣商人為平其多寡輕重緩急而質劑之  
初若不屢久乃翁服國不費帑民不敗產各復其業市繁如初居  
商會八年洞悉情偽頗發憤為長計俾畫一發之於工商會議再

發之於全國商會聯合會皆不用遂廢然不欲復尸其身於商會  
矣君故兼任漢口浙江興業銀行經理至是上海經理缺員推君  
攝代而漢口商會復舉君為總理君既內自決遽捨去雖官紳百  
業交留終不應乃專一銀行業凡有裨於銀行者莫不規畫施行  
之事多至不可枚舉今銀行業之有名迹可推為羣相規隨莫之  
能易者皆君所嘗盡心者也最後主交通銀行丁卯二月以疾卒  
年六十有八遠近聞者莫不悼惜而其鄉人尤哀思之以為後此  
有兵事無復有能為邦人請命如君者也曾祖某妣氏某祖某妣  
氏某考某妣氏某配某氏子四在珩在瑄在璣在球孫十一曾孫  
一將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諸孤來乞銘乃敘而銘之銘曰  
儒冠章甫行義於市古有逸民亦或降志匹夫啼號泮剛以柔徒  
其鯨鯢毋毒我留邦之算矣善人攸賴人之亡矣萬口一慨遺惠

孔多庸行焉彈載彼卓犖以龍邱山

清封夫人唐母袁夫人墓誌銘

夫人湖南湘潭人姓袁氏先府君長女也先府君子女九人夫人

與恩亮及適汪氏妹皆母唐夫人出夫人年十五歸二品銜江西

候補道唐文鼎唐東世尚婚姻自夫人以上三世皆袁氏而夫人

以外王父為王舅外王母為王姑舅氏兩君舅君舅初娶袁夫人

於夫人為族姑母生文鼎卒繼娶袁夫人夫人從祖姑母也重仁

義恩不怙而翰室無私財身百其勞子芝軒稼軒桐軒滋軒女賢

元嫁合肥李家炯夫人出恆兆恆仁恆澤妾趙出孫繼繼陶稼

軒能自奮於學有祿以養夫人矣而夫人櫻疾不治以己巳十二

月十七日卒上海年四十有九將以庚午八月二十日葬江蘇吳

縣蠡墅鄉慈泉山之陽良首坤趾稼軒等續經哭拜乞銘恩亮曰

吾妹也忍不銘乃流涕而為之銘曰

遇不為膏兮而享不為靈勤一世殫身婦兮而祇以補厥躬將食

報於仲子兮倏奄忽而長終死繁憂以離此疚悔兮閉窳突乎泉

之宮質余哀於鬼神兮莽莽叫蕭條原野之悲風

署四川簡州知州陳君墓誌銘

清宣統三年朝議取民財所築鐵道歸之官四川民首發難總督

持之忽民益憤奸亂者因以其眾叛我總督攻剽郡邑守土吏相

率委城遁獨簡州繕守備具甚完自始事訖國變境無擾時知簡

州者江西新城陳君也君諱啓運字星塢號滌菴曾祖諱希申妣

戴繼妣張祖諱學斌妣楊考諱寶善湖南鹽法長寶道加二區銜

曾祖考妣祖考妣皆用鹽法公貴贈如其階鹽法公元配鄧生一

子卒繼配彭生子三君其季也幼讀籍悟雖體羸不能攻苦而所

業日進逾冠補諸生舉光緒癸巳恩科鄉試一試禮部不第戊戌  
居母彭夫人憂服闋遂以知縣官四川一權土稅涪州屢權鹽新  
津萬岸鄧井關禁江富順所至杜苛擾蠲成法之不便者商謳於  
途賦溢信前考上考加三級宣統二年權知簡州州民健訟號難  
治君日坐堂呈受牒察情偽發摘姦覆剖判若流訟師胥吏莫得  
稍首尾愿悅黜憚往往有罷訟訟日稀躬恤囚死械扭而投之藝  
器成質得錢悉予囚囚持錢泣曰使君活我使我有業不悞我則  
非人至有期滿當釋而請留給事獄中者州縣官位卑而親民於  
所治無所不當問所署吏備尚書六曹曹典其籍凡生死不奪與  
廢輒援故事比俾律令為輕重可否舞文賈賞賂不與官進退關  
員恆取諸其徒其徒輸金為官壽即陰持官短長官亦資為爪牙  
窟穴根株牢甚君既以善折獄為吏所懼服會刑房吏老死求署



者猶用往例進三千金君峻卻之召試諸子弟而拔其尤謹愿者  
自是羣吏益震恐莫敢負緣為盡利矣期年政成用勞晉四品服  
仍留視州事君能和其民故亂作民勿從繼位詔下始從容受代  
歸歸十數年得末疾以甲子六月三日卒南昌年五十六娶新建  
夏氏臺澤兵備道譚獻綸女封恭人子四長盛次玉官殤次本植  
次祖齡女三新塗朱士英南坡李國棟蕭山任向榮其婿也孫在  
慶在嵩在康君故清貧卒後所居又數被兵益困諸孤皆飢區外  
出旅殯南昌城中今八年矣亂益甚新城終不可歸乃卜兆於南  
昌附郭之某原將以其年月日窆祖齡以其從兄祖壬所為狀來  
徵銘祖壬能文與余善不可辭乃序而銘之銘曰  
新城之陳世名族政華文學天所篤簡州晚出治在蜀循聲遠姚  
煙前躡匹夫攘臂坤軸覆大官畢通高咏屋彈丸一城此不仆完

我百姓骨與肉換世能歸媚幽獨沈疴熬煎座止鵬園城蕭條聞  
巷突武夫饕虐詔瞋目罄瓶粟兮空杆軸孤兒備書日抱憤故鄉  
豺虎不可觸隨葬有原得吉卜廉吏子孫後當復我銘尸之此其

無

湖北潛江縣知縣陳君墓誌銘

君諱福陰字紹脩號勉齋晚紅老人晚歲所自署也世為廣西桂

林人曾祖諱某某官妣某氏某封祖諱某某官妣某氏某封考諱

某某官妣某氏某封桂林陳氏為著姓君本友八九世科第蟬嫣

不絕而文恭公以大儒為名臣尤為世所稱資秉明慧讀書過目

成誦辛卯舉於鄉運捷成進士官戶部主事時君考致仕僑長沙

習其水土不樂北行君乞外便養改知縣湖南歷知寧鄉石門用

外舅莊公履長來為按察回時改湖北權通城補潛江君為人長

者事其母兄甚恭教養兒子若己子居官廉謹恥以幹吏自名然  
所蒞事辦鞫獄訟不為威嚴務得其情反覆照問語如家人接審  
案退然無所競若無能者過所不可雖上官勿能奪也石門鄰邑  
民為其仇誣殺人州牧入人言論抵君奉臺檄覆崇州牧脅以危  
詞不屈卒平反之石門多虎患終君任虎不為暴治潛江三年潛  
江地卑歲病潦繕修堤防甚勤狂飈淫霖或漲怒潮不為災邑故  
多匪有符下縣捕治君誅其渠而貸其脅徒終不肯妄戮一人自  
為功人尤以此歌誦之大計以卓異薦已受代將入都會國變事  
起歸武昌當是時城中兵號民軍尤仇官官多逃亡則比戶大索  
至君舍民軍中有籍石門者望見君曰是非陳縣官耶廉吏也以  
其徒去竟無擾亂稍定走上海年餘還長沙置田河西鄉三汊熾  
築屋將終焉已而匪患作復之夏口最後就長君養居故都卒未

冬十月二十四日夜卧詰朝不起加已遠卒年七十有三元配

莊夫人繼配林夫人子六枚功官湖北宜都縣知事救功甲辰進

士宦江西瑞金縣知縣立莊夫人出顯功官湖北漢口地方法院

推事定宦日内瓦國際聯盟會秘書功林夫人出立僑功前在

女一通臨川李氏君喜為詩詩成不自收拾往往散佚存者不及

半藏於家諸孤將以某月日葬君長沙某鄉某原來微銘於思亮

思亮君於卯分校鄒園所薦士也誦當銘乃為銘曰

匪以其能吏治蒸蒸匪以其力射虎駁駁仍世甲科簪纓之多萬

甸傲獲天德用保耄終焉藏爰宅於湘湘人不忘君之桐鄉曠歟

銘者君門人也甘棠蔽野視此松楸

孝先生墓誌銘

宣統紀元用故事詔天下郡縣吏察舉孝廉方正於是吾邑署李

先生光毅行義年上巡撫以聞加國子監學正銜邑中薦紳父老  
嗟歎曰是舉也實不稱名久矣惟先生庶幾無忝云先生字星平  
先世明初自江西南豐遷湖南湘潭萬曆中有薛騰芳者宦吏部  
尚書懿文莊先生其裔也曾祖諱邦托妣程祖諱家既妣萬考諱  
之秋妣胡先生幼即翹然以節概自異年十二應縣試令客奇其  
文以詩不中程諷使陰易卷可高等先生曰士所貴者進退以禮  
也今一出試奈何以詭過自汙乎不易後年三十餘始補諸生屢  
試於鄉竟亦不能獲也寧鄉某翁與先生家有連名高貴無子獨  
有女欲得先生為贅婿先生謝曰家貧兩親甘旨虞不給焉用室  
為且彼富人女能作苦事舅姑耶比婚於張年亦三十餘當是時  
族黨用兩事相告語笑為迂然亦以此知名本樓徒里中自是人  
人爭欲得先生為子弟師矣先生目短視旁晚嘗居館所夜半篝

鑑讀有偷入室先生以為主人庸也顧曰尚未睡耶偷亦陽應曰  
來乞火耳因不孰何讀如故比寢亡其衾遂坐讀達旦其於事物  
漫若無嘗者多此類至兩人說前古所以治亂與當世政教風俗  
利害得失哀哀不自休善論難解剝名理精析豪芒雖捷給有口  
莫能誑也前後主秦氏及思亮家最久兩家子弟從先生游者甚  
衆先府君隆禮之而與秦提督子履先生文尤篤提督思亮族<sup>亮</sup>相姑  
子也官廣東迎先生居惠州節署辛亥國變提督將以身殉先生  
止之曰國君死社稷則臣死君今朝廷行唐虞揖讓事公天下於  
我有民君等奉詔趨歸侍老母耳提督遂不死嘗過思亮言如此  
思亮年十四因提督得受業先生之門先生誨人不務博聞強識  
主明性理通治道為<sup>道</sup>可行窮可守論文宗桐城曰必由之而不  
域高可也高中思亮至無似生平幸免大戾且粗識為文途徑者

實惟先生謙尊之勤乃率於仕宦又亂離乖隔不獲撰几杖者二  
十餘年而先生捐館舍矣悲夫先生與兄福家君終身不別居至  
老而敬愛不衰元配張婚一歲年繼配趙能以柔順勤苦事姑承  
夫育子女尚賢婦賢母前年十七年先生之年實戊辰歲二月二  
十四日年七十有八葬其鄉孝化嶺子四皆趙出大輔出為兄後  
大瓊大禧大祺大禧大禧女四通袁南蔡通周幼未字孫男女各一  
狀來徵銘若大瓊也追思講惟心推哲差法然為銘銘曰  
惟執不獲兒不雕鏡入理宏無望罕因材作器工埏陶所學與世  
殊厥遺一命樞僅出還蒿函采委蛻山之坳刻辭揚闕後歸商  
陳母舅太夫人墓誌銘  
湖北蘄水陳氏有賢母曰周太夫人諱保珊字佩雲黃陂人漕運  
總督諱恆祺女也生長貴盛嫺習壺則年二十壻於陳是為中書

科中書子青府君之室雖累葉華選而門庭清苦太夫人盡出嫁  
時裝送資財以濟事始委曲適旨周旋戚黨無長老年幼莫不嘗  
其情賓至洽酒食必豐潔而自奉節畱一棉衣數十年有蔬不至  
不可食未嘗輒棄中書君故名宿十一試於鄉終不第又感時慨  
懷有幽憂之疾教子持門戶一妾太夫人於是子曾壽曾則曾矩  
同舉光緒壬寅鄉試曾壽成進士為朝官工詩有重名曾毅亦舉  
人太夫人不色喜曾教之加嚴國變後盡室播遷數轉徙上海京  
師杭州間家益耗故鄉房屋及舊藏名蹟斥賣略盡僅僅於杭州  
西子湖映波橋南築屋數楹以居常諭諸子曰家世清門食貧舊  
矣不幸罹霜冰爾曹慎毋以養親故自污以故曾壽書畫曾則以  
技擊曾矩以講學後徒自給其他亦各役力取傭值而已而曾壽  
急故表之難冒險阻始終不渝遺名利而同憂危制行尤孤立特



出識者謂徽太夫人無以成之蓋爲論云太夫人能詩詞善繪事  
工書畫出入平原率更襄陽氣體雄博飛動年七十猶尚京師廣  
濟寺書大雄寶殿額甚奇偉可觀雖丈夫名能書者見之皆汗駭  
自以爲不能及也丁巳復辟事敗意忽忽不樂壬戌中書君卒一  
慟後絕丙寅四月以徽疾卒杭州湖莊年七十有二拜御書玉性  
松心之養子九人曾壽曾則曾拒曾毅曾疇曾言曾志曾餘曾潛  
餘潛側室鄧出也孫幾人曾孫幾人某年月日歸葬某鄉某原狀  
來繳銘將追埋諸幽謹次其華華尚寶母之大者而系以銘銘  
曰  
臣道婦道從坤貴賢母教慈程以身繼性崇禮逾尤新善藝涵古  
俾天成磅礪揮斥閭闔尊有子養志扶人倫舉世混濁玉雪存湖  
壩老屋鐙青艾采擷葺芟流芬馨故山土碧幽庭扁揚揭軌式昭

後昆

叔母郭太夫人墓誌銘

叔母湘潭郭氏父諱寄吾從其宗人武壯公討擒兵敗死叔母年

幼已能百方調護慰薦厥母以孝聞年十七適於袁為先叔父贈

榮祿大夫子美府君之室越十載叔父以瘵卒於先府君銅山縣

暑時先王父母均在養子女六人長者七齡幼者未周時喪歸數

欲以身殉已而憬然曰嗟乎夫子不幸不克終事其親又不克見

諸孤之有立也未亡人將焉所逃責乎乃強起修婦職護視子女

益躬執炊爨灑掃洗濯縫紉諸役先王父喜飲酒日三食食必有

加饒叔母左右侍馭識所嗜手治以進未嘗不稱善也遇兩姑及

諸甥曲盡恩禮用此尤得先王母歡先王父母既棄養能父兄思

永讀書先府君官所奉父早世仲父營商業盡室徙市中叔母獨

與子女留石塘山老屋屋多曠常惴惴虞墮暴然里中諸無賴相  
戒無犯袁節母家故終亦無恙曾救子女嚴兩子宦成名立諸女  
適人生子矣偶有過繼呵無少貸尤時以清操勵兩子兩子罷官  
無餘財扣母怡然曰爾曹能不以墨敗名吾所望也今雖儻不指  
愈於窮居故宅時耶叔母於姊似中與先母最相得先母耐寂靜  
不常出游外姻男子罕得見叔母板輿所蒞若金焦普陀莫不諸  
名勝皆遍歷居杭州久春秋佳日或棹舟或乘肩輿往來六橋三  
竺間出對賓客語和而有節至於躬自儉約勤施無倦則又兩老  
人所同云以子思永貴封一品夫人以節孝膺政府貞順兼贈之  
褒頒章綬如例甲戌夏五月朔卒杭州壽七十有八子思永歷官  
至兩浙鹽運使思古歷知孝豐表化德清縣事女長適李次適陳  
三通唐四通周孫三榮杞榮釗榮綺曾孫一孝準將以其年七月

廿四日歸葬湘潭十二都袁家灣之陽嗚呼自叔母歿吾父母行  
期功之親無復存焉者矣乃泫然流涕而為之銘銘曰

用婦職子母職父格孀孀痛莫敢侮隨豫湖山拜纓組天貺貴壽  
答茶苦故鄉藏魄得安所聞播芬烈式坤矩

徐氏四港閩生壙志

慈谿東鄉四港閩有地若干畝列北城凡七邑中洋墅村徐氏伯

熊仲麟季馮元弟三人所生治壙也三人壙焉為而七各以配從

伯仲配皆洪氏季元配蘇繼配胡也蘇已前卒而仍以生壙名者

婦人從夫不專主名且從眾也徐於邑為著姓兄弟並擅然蘇術

益以大其家伯善飲酒與人交一接以和人亦無從之游賓客號

極哉仲敘事毋怠惓惓若孺者生平未嘗以大聲色加人季性伉

爽明敏有器幹三人者所治業既同而友恭尤篤嘗相與語曰妻

妾及朋以人合者也斷者可使續寡者可使多至於兄弟則以天

合不幸而攬其一距大有刀者莫能彌其憾然或志行不相得薰

猶不相容往往曲歟斷不以義賊思事可傷而用心苦矣是天

之中又有天高吾三人者幸得為兄弟相保聚以老志事行誼又  
相若也天之所為不可不謂厚報則合併一此死而邱壟懸隔魂  
魄不猶有感耶於是乎有斯壙之營嗚乎俗偷偷薄私其身及其  
妻子一小利害兄弟至反眼為敵仇者何可勝道聞三徐之風其  
亦可以少愧矣曾祖諱升壽早卒無子妣羅氏節撫所後子成立  
是為祖諱味衡妣孔若諱德中妣洪伯名仁潔子三女棟妣楨妣  
楨孫二元勳元祐仲名純黼子一女荼季名翔子三妣桐妣椿妣  
權胡妣也壙成於甲戌某月日湖澤哀思亮為之志

賀君采唐墓志銘

君姓賀氏諱師章字采唐別署佛燈浙江定海人康貢生父諱聖  
傳母王氏第三次居長年二十一以宣故依其邑人朱勤惠先生  
上海為記室先生卒後依鎮海傅君符庵前後三十年未嘗從業

朱先生為中外商人所敬愛有重名傳若亦踵起為商業鉅子交  
游半國中郵遞書疏不絕君隨宜逆復詞旨昭晰各如其意所欲  
出他人莫能代也君既備書於人遂不試制科制科亦徒罷然嗜  
學益勤日入肆治事有晷輒取經史諸子古人詩文抽繹哦誦閒  
為詩往往可誦願不有書所交多知名士尤好余文每見必稱善  
其鄉人有文事後從君訊所求必舉余然非其人亦不以相圖余  
誠不自意何以得此於君今遂執筆銘君之藏可悲也資性純厚  
操履稍潔父卒事母陸色志之養蓄兩身至於有職業妻子猶同  
居共財不無累自私急友朋之難無所畏隣年五十得疾就療西  
人醫院稍聞問所費不貲則大驚曰我寡人子何以堪此其家人  
曰傳君言於我取則又大驚曰奈何果人還扶病出年餘疾益篤  
以甲戌九月二十七日卒年五十有一配王無子以弟之子祖佑

嗣母年八十尚在養斂時目不瞑兩背淚痕熒然嗟乎天既賦之  
以識與才而迫感生事使不得從容專業以究其成既擠而併之  
闕闕之中矣又不得準時致高賢而困辱之以不可聊之筆札美  
蹇虛侘條以終身既阨其逢又奪其齡俾不得終事垂暮幸使存  
之母齎沈恨以卽於九京結君生平蓋無一行之愆宜獲咎於天  
者而降罰之酷乃溥於積尤直累之人豈天之聰明有時而不可  
知耶抑定命莫遁而醫不肖無所與耶君弟師身師操將以某年  
月日歸葬君於其鄉小瀛山之麓君生時所自治壙也乃流涕志  
之而系以銘銘曰

命不可違匪吾能為受體不虧抑又何希今名之貽我無愧辭  
汪璣父墓誌銘

妹父汪君璣父以甲戌歲十二月二十有三日卒上海年四十有

五父年七十餘尚在養道孤男女十二人幼者才數齡可傷也汪氏於湖南善化為著姓多以科第起家幼讀慈於常見所受書過目成誦十餘時操筆過人書屏聯若成人塾師長老莫不目異君矣嘗入經正學堂與新建黃伯忠桂林林德符並有才名未卒業從父江西官所余送婦歸甯南昌與相見時年十四五出所為文有奇氣歸白先府君以第二妹字高既婚余官京師君亦挈家來依時制科罷老癯所業無用則入貨為同知畢業於財政學堂宣統初以救護商船勞晉知府稍思以吏能自效矣會國變終不得一試屈為內務部主事長官某與君世父有故頗挾長侮君君怒為書詆之投劾去復為鹽務署主事又出為松江袁浦場知事鹽官魏美授居六年不名一錢調沙田局副局長終財政部顧問君既晚出無由取甲乙科仕宦又勝僚庶意氣無所發舒乃肆意飲



博往往沈醉或大負歸輒怒焉若不休已又悔恨痛哭自撻以此  
致疾幾殆則又日夜求方嘗觀之久之通其術時出方已人疾醫  
尚若立方老亦以己意損益之疾時愈時作卒至不可救以死悲  
夫君性孝友其事父母與此父及居兄弟姊妹間有不可及者善  
書手寫詩經及宋人十家詞精美如晉唐人與所為詞一卷藏於  
家余與君操行不相類君頗敬禮余余亦喜就君自君歿戚黨儕  
輩中遂罕晨夕相往還如君者矣曾祖諱源妣孝宜人祖諱純山  
東齊河縣知縣妣馬太恭人父都長厯權江西萍鄉樂昌縣知縣  
妣丁恭人兄學玉弟需玉需玉前年君次居仲景玉者君名也子  
溥曾畢業交通大學供職鐵道部賜曾畢業清華大學供職河南  
農工銀行出為從父先祖望後定曾留學美利堅竹曾最慧年十  
二能為詩不幸以瘵殤奉曾積曾翰曾猷曾女竹曾適葉權馨履

松 為 吾 吳 袁 歲 李 今 孰 諸 葬 曾  
一 我 元 縣 旦 丙 使 聞 身 幽 上 濟

定寇亂蒞成中興一門兄弟子姓開府持節教歷中外或取科第  
翔清要功業政事相輝映不絕君最晚出特以能古文章名於時  
君大父甘肅甘涼兵備道諱爲章文忠公同產弟也父諱經義累  
宦至空貴總督家世貴歲年十六補縣學生旋食廩餼列優行先  
緒丁母舉於鄉試禮部不第入貨以郎中候選年少耳聰藉門閥  
華燠仕可券契致顯顧獨閑門讀書館桐城馬抱潤先生於家凡  
八年從受經義及古文法又游於義寧陳散原先生之門並傳其  
學之義法至謹嚴兩家子弟莫能及也兼工書不爲側媚亦不爲  
縱橫趺馳運筆結體謹嚴如其文博雅好古藏書積數萬卷並多  
善碑版舊拓書畫名蹟自商周彝器及古印鉢泉幣權量鏡  
鑑之屬下逮六朝造象所收奔尤富皆鑿別精審不雜贗物然君  
故非書生不事事者年甫踰冠尚書公即委以家政且讀且治生

綜數出入察而不可凡所廢居類獲勝算叔父卒以孤子屬之  
為經理其遺財十數年比孤有室籍而授之產倍蓰於初嘗為廬  
州府中興堂監督斥家財大萬助校費廣置羣籍所聘師皆名宿造  
士成材甚眾於是被推為合興學會總理兼地方自治公所議長  
最後為安徽諮議局議長辛亥武昌事起鄰省多響應皖人亦謀  
擁若發難堅拒之至得罪籍沒弗顧也君為貴郎久宣統初元始  
觀政度支部尋乞假歸安徽巡撫因奏留襄辦本省學務前後用  
輸助山陝振及八旗工廠經費特賞四品卿銜頭品頂帶國變後  
屢從諸遺臣有所進奉迭拜御書扁額之賜辟地上海廿餘年轉  
徙天津終隱不出蓋君資稟忠孝既以家自任不使尚書公有事  
髮內應憂恤稍出其緒餘以自見於鄉國不幸丁世變變無可  
尚且益寡壹沈酣於文抗希古人寄其孤尚然則君之不獲以功

業政事顯而實用文章名者亦所謂使之然也君為人端重言動  
一準禮度與人接初若難合既定交即終身不渝治事無巨細務  
為從速鎮密或未安往復以十數不厭倦其慎勤蓋根於天性故  
論者又謂君文謹嚴如其人云君著有法言章義肥遯廬文集又  
嘗輯刊集虛草堂叢書男子子五家煌家燁家炯元室劉出家燠  
家沂女子子五側室玉出孫四道培道均道堪道增女孫三銘曰  
依骨肉而宅所歸今固達者之所警要吾文以信機兮差足盡君  
之生平惟盛業之光新兮並日月而嶄嶸式如岡而如陵今俾不  
壽而不能

林子有元室鄭夫人墓志銘

夫人諱德徽姓鄭氏閩縣人為贈甘肅汝縣知縣大鈞女年二十  
三歸同邑林氏是為民政部左侍郎弼德院顧問大臣文直公之

吳婦直隸候補道署提學使子有之元室為婦十七年以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卒得年三十有八越二十有九年子有始克以狀授其友胡潭袁恩亮使為之銘將追埋諸幽子有之言曰夫人純孝人也為女未笄而母蔡病夜不能親視席夫人側身冢以右臂始中寐自始疾至卒凡十年如一日用是終身右肱伏不見及來為婦則以事父母者事舅姑先文直以御史言事出守雲南昭通府抵官而疾作病愈而有先先之喪祕不敢以聞時子志輟生甫四月夫人力為余治任趨省親雲南其後先文直自監司累遷至巡撫皆不出貴州雲南余凡八往反家居之日蓋寡夫人雖已有疾終不自言未嘗有幾微離可憐色嘗一隨余至雲南節署未幾疾益甚思見父乃望其歸寤遂至沈篤常飲泣曰天乎吾不孝不獲

自夫人來不盡金為命治食餽凡所以調護余者纖悉無不至死之日惟今侍媪以蠅蟬治飯飯余余老且康夫人之力為多而余於夫人之疾曾不能慎醫藥已之於始萌而坐視其寢積寢深以至於不可為愧負夫人多矣夫人歿後二年余始以道員需次直隸又二年署提學使蓋並此程弗虛糜亦不克一月享也悲夫惟是一二庸德有可稱者幸辱賜之銘庶稍釋吾疚而塞吾悲子有之言如此可以銘矣子三人志輟夫人出志琦志瑛繼配潘夫人出女五人長慶桂肅仁和閔紹榮次玆桂適長樂高憲春三崇桂陽夫人出四文桂適餘姚米啓勳五志輔米寧潘夫人出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日葬儋州馬鞍過溪鄉大石山銘曰

婦於舅姑辭隔情疏其或能為善推由夫夫人之實存室已然畢

續名門恩紀翰縣所天有親我與有之寐寐明發不匱其思載驅

載馳趨爾庭聞豈不爾懷燕婉之私憂夫之羸忘疾在躬舍飲餽  
錫奪佗而豐心之拜矣以不有年斂魂一丘埋恨重泉重泉冥冥  
餘播芳馨石華孔章媚茲靈扃  
孝悌厥先生墓志銘

同邑王君健齋狀其師李惟觚先生學行世系卒葬年月以書抵  
思亮曰吾師起孤貧丁異變抱舉世踐簡之業老死愛牖繩樞聞  
名不出鄉里傷已嘗吾師之存每論文必稱吾子以不獲見為恨  
今不幸謝賓客其孤泣曰不得吾子文將無以掩諸幽是以來請  
已而書再三至語益恭不敢辭且吾邑而有斯人固宜見於吾文  
者也按狀先生諱維先字惕潛惜觚晚歲所自號也曾祖諱某妣  
某祖諱某妣某考諱某妣王先生幼慧日受書數千言塾師咸愛  
異之早失怙益自勵於學補諸生邑中場氏有兩生曰重恆曰叔



雲負奇暉現喜護恩人獨歎禮先生其他知名士如黃衍原周印  
昆洪碧園善陽嗜輩先生盡與為文歡然論議所不合不苟同也  
蓋先生為學原不拘城郭氏湘鄉曾氏於義理攷據詞章無所偏  
廢治經不專一家匯諸儒之說而折衷之旁及詩賦輿地星算之  
考無不究而獨致力於古文辭至於立身行己則一宗宋儒尤致  
嚴於幽獨之地每一念動輒自有檢點其邪萌辭受取與務衷於  
義義所不許終不可奪光緒之季罷制科興學校朝野倡言變法  
嚮所善諸君多出任重強先生與俱勿應或諷先生不能趨時合  
變無益於國徒自禍先生愠曰吾效若所為凶於國害於家不知  
所造死禍可得耶國變後警髮山居歲時祀先楨衣諸生衣冠紀  
年以甲子當時綱弛紐解羣少年競起中風飲狂跳踉叫呼以侮  
老成毀禮法自恣先生獨與其徒閉門講誦不輟久之亂稍定故

家大族爭欲得先生為子弟師遂以教授終其身先生為人剛方  
痛士習詖詭風俗偷薄不得志無以禁遏移易則欲以躬行者善  
一方之俗又不能則思以所學傳之其人故於及門徒游習之不  
少寬假有過失雖年長或已貴顯呵責無所避嘗被聘主岳慶師  
範講席居數月謝去最後館長沙彭氏都會中耳目所聞見多可  
駭怪因忽忽不樂歸歸年餘以乙亥二月八日卒春秋六十有三  
元配黃繼配尹元配所生子基耀曾前卒望耀均耀尹出也孫致  
人某某年逾月葬本邑十都某甲某山之陽越歲丙子思亮始克  
序而銘之使追埋於墓銘曰  
媚古味道作程天民泥蟠不飛淵潛自珍狂瀾稽天障以一簣雖  
東禽填亦塞蟻潰宵子順孫繼世維貞有斐其傳桃李在門運遠  
用廢神存理貴抗揚德輝載辭靡愧

獨宜人墓誌銘

宜人姓馮氏諱杏雲明澤舉人刑部主事諱植仁次女刑部與同邑秦敏暉公相友善敏暉為冢墓建甫求所室曰莫如馮氏乃請於刑部刑部出三女惟所擇獨賢宜人遂委禽焉年二十有二歸於秦時姑楊夫人前卒繼姑陳夫人而祖姑袁太夫人猶在養周旋重闈恩禮浹洽居無何懷夫人以產難卒方病亟或有謂就病者口鼻呼吸之可活宜人遽伏而吮之水臭惡淋漓潰頤頷不顧然終不救是時宜人亦有娠人皆為宜人危室人曰吾但求生吾姑百他何知於是宗族鄉黨聞言秦氏有孝婦矣敏暉方居官而袁太夫人有心疾不克迎養宜人以冢孫婦日夜承事左右久盡詩其善怒瑞聲伺履務適厥旨太夫人亦篤愛之逾諸孫婦所著履出宜人手製為多惟敏暉亦慕宜人能履兩姑未盡之職彌

遺憾於九原也誠確雖貴廉俸外無所入故家無餘財而子女衆  
多宜人率先以刻苦為家人倡未明而興掃除內外斯斯潔清卸  
卑幼及傭媪寬嚴有法度畫調護諸姑叔飲食衣履寒暑疾病無  
厚薄所御裳衣破敝不忍棄輒補綴施西者子本瑞孩提時即為  
說古昔忠孝事里中歲時報嘗往往張素紙若屏然燈幕中剪紙  
為人物備拱揖拜跪戰鬪諸狀雜金鼓絃索控擗而誣之所演多  
故事觀者羣聚為笑謔宜人獨詔本瑞以忠奸賢不肖可為不可  
為其因事設教端於蒙養多類此故本瑞能自飾於倫紀而以忠  
勤幹濟為時所稱丁丑二月十六日用微疾卒壽六十有六建甫  
名某某官葬某某鄉某某原本瑞以狀來乞銘誠確我之所自出也有  
狀誰不可辨乃序而銘之銘曰  
婦德之恒行若匪艱述而求之備也實難徽音煒而陰教是閑述

質送銘惟以不刊

朱君墓誌銘

若譚振勳字華庭姓朱氏浙江紹興白洋村人生三歲舅寇陷紹興所至殘暴無人理取嬰兒騰擲空際俟其墮承以刀矛為笑樂兒啼聲出戶外無幸免者君家人皆走散祖母獨持君留素善啼至是忽止不啼得不及祖母嘗與以語人曰是兒他日必能振吾家逾年父卒越二年祖母卒家毀於兵又連遭二喪益寡艱兄弟二人皆孩提母勤十指買錢米鬻兩孤至成人君天性篤厚稍長誦書史通其義聞母之知不忍一日離左右遂不應科目求仕進甫冠學為買錢肆中書數故素習不逾歲盡能術操廢居奇贏老於業者莫能過先後主邑中鼎豐泰錢肆龜山施東興鹽廠並有績效歲入悉以奉母母有所欲未言已辦無不如旨推財與兄弟為

先子娶婦母中歲後樂予婦之養優游如素豐神頤體充遂躋壽  
考卒年七十有八君時年五十矣哀慕如孺子狀祖母母兩世節  
行上有司得旌如例未嘗學為醫數從人求祕方選藥之良者治  
之以濟人有曰蠟蟻肫者已小兒瘡尤奇效為人質直重然諾條  
理明晰舉族服屬無遠近行輩無尊卑疑不署龜弟不獄訟一決  
於君於鄉人亦然身不出里閭而旁郡縣爭傳其行誼善食酒每  
醉輒益恭說古今事不自休聽者亦欣然惟恐其盡也年六十有  
一卒於家曾祖諱孝方妣陳妣沈妣孫祖諱鑑堂妣羅考諱介孫  
妣尹配亦尹氏賢而知禮善事姑以拔君之孝後君一年卒子三  
家深家銘家鏞伯季皆前卒孫一人家銘以貢世其家善畫有士  
行既葬君塗山不及銘其邑人諸宗元為之傳越十有四年始乞  
湖潭袁思亮志而銘之將以追埋諸幽銘曰

無祿而養以順塞勞無位而施以忠遷澆繫乎所立不繫厥遭劇  
珉有辭奕世歸高

吳君墓誌銘

門人吳常燾自貴州定番赴其親之喪已又具狀與書來請曰常  
燾不孝遭亂遠亂其親不幸而至於大故累月逾時始得凶問病  
不膏藥歿不視含蒙負疚疾不可為人惟是先君生平嘗懷汲世  
不稱之恥苟一二志事之隱無所表襮將無以瞑目於地下不孝  
之罪滋益大幸東而賜之銘道路阻兵郵傳之遠不時葬有日而  
後請懼不及事敢昧死以陳常燾有慕於古之立言者必不溢美  
以厚証其親又聞其所遭之可傷也乃敘而銘之按狀君諱嶽字  
南陔既以字行又自號時翁吳氏之先著籍青陽一遷合肥再遷  
廬江曾祖諱遵祖諱天宏起鄉兵討賊有功累官至總兵本生

考議家齊候補知縣考議家相州同銜州同簡靜不治家人率君  
來為後年十三四已能代父接賓客應對進退辭禮無失父執文  
口歎異年十六學陸軍日本未畢業父命歸為入貨官道員分四  
川君是時已慷慨有大志不欲持手版趨走鈞閣望大吏顏色終  
不赴補也而國變作陳其美起兵上海以顧閻辟君為徇抗嘉湖  
三府間得兵四十八營滬軍始大振他日有他所募兵爭長率譚  
於壁門君顧謂其美吾為予部勒之半日而事定又以外交委君  
事皆辭治君憤國勢積弱百政廢弛思發奮假手易置賢成法為  
富強與其美友善盡力無所愛久之見所謂革命軍者大抵恣聲  
色競權利則大悔恨翩然引去不以一命自污越十餘年浙師盧  
永祥起君於家為顧閻永祥頗負時譽故君為再出至則領第三  
混成旅未幾江浙交惡君有所畫不能用遂敗盡散所部為農無



一卒擾民君亦自是廢然無復用世意矣嘗讀書慕范純仁之為人尤究心歷代盛衰得失之迹與夫用兵奇正地形阨塞險要餘事冶金石書畫詩合肥張廣文運所推重廣文能書有名然君不自喜喜任俠嘗冒死赴友難散萬金急人急治家嚴而有恩敬禮諸嫂及弟婦之孀者教養諸兄弟子及甥與己子均修族譜再創族學二工廠一廬江中學久廢君修復董理之遂為一有中學校他所興軍事甚衆墜郎溪花賽圩鄉人得受田以耕自治者數千人後謀墮馬湖會中日戰事未果而郎溪陷奸人以民望脅君出君引鎗自裁左右持之得不死佯狂間道歸廬江恚憤得疾事少解獲之郎溪疾益甚以戊寅十二月廿八日卒年四十有九嗟乎覘君所蘊蓄蓋將大有為於時也一再出終無以行其志國本既撥外患乘之雖欲服勤隴畝長滿農夫亦不可得煩寔鬱鬱結天其

天年豈君初意所及料哉而名志士者方接踵於天下曾不一悟  
也悲夫配許恭儉慈惠先君卒子三常薰好文能自立於學常照  
常能女三常淑常嫻常懿孫二懷祖懷枯將以某月日葬某鄉某  
原銘曰

淵迹匡時有奮其銳胡進之勇義不利穢爰疆爰易粃稻陶遂來  
爾婦子樂此穰歲熟犯不難貽我烽煙樂樂壯懷取殉龜旒餘彼  
胙胙永載遺志微言闡幽終古無愆

湘潭袁思亮伯夔

先府君行述

嗚乎傷哉遭時之多艱也先府君以乙卯歲三月七日棄其不孝之孤闕九月至於季冬始克卜葬於衡山大旗嶺金盆山之陽時湘邊用兵道路訛言洶洶乃以其月十有五日視窆封窆蓋欲求一納壙之言弗能待也嗚乎府君幼遭髮難長屢憂患垂暮之年復躬覩辛亥之奇變一人之身數十寒暑而喪亂之來幾相為終始迨乎歸正首邱猶不獲從容乞言於當代鉅人長德以銘諸幽而永其傳而思亮等薄德不文復不克如歐陽公之表龐岡之所世變彌劇是非日淆誠懼先德勿耀以為大痛謹於次所聞於長老及躬所睹記者為先府君行述世有蓄道德能文章者備衰而

賜之一言以文於墓道之碑死且不朽府君諱樹勳字海觀晚自  
號抑戒老人湖南之湘潭人也袁氏舊籍安徽之壽州明季有官  
茶陵衛者曰扶桑公始家於湘潭遂占籍為湘潭人十一傳至容  
山公諱士辰先高王父也曾王父建伯公諱定國王父向亭公諱  
瑞麟歷世隱曜服其先疇孝友忠信式於閭里及府君貴自高王  
父以下皆贈光祿大夫高王母以下皆贈一品夫人府君生而明  
敏為童子時出語有斷制先曾王母嚴太夫人性嚴整於諸孫不  
少假詞色獨喜府君往往憑怒得府君一言輒解嘗語人曰大吾  
門者必此兒也幼以貧廢讀從里中兒牧牛採薪羣兒皆敬憚莫  
敢侮有老媪善相人會里中社村人咸集召老媪來各使相其子  
弟府君方自外馳擔入遽前曰媪相我媪大驚起立曰貴人也吾  
相人多矣無如字者好為之他日當致八座人以此稍稍奇府君

時粵寇起湘人多練團自衛府君亦在伍中塔忠武湘潭之捷潰  
賊奔竄四出劫掠鄉團新創未與賊遇又器械朽窳聞賊來皆大  
懼一夕數驚府君號於眾曰賊新敗無鬪志若聯鄉團為守望於  
高阜張旂幟鳴金鼓執械以壯聲勢賊知我有備必不敢深入  
而別選精壯挾利器設伏於要隘賊必矣從之賊果大創後偽  
將軍一銀印一人以此益奇府君矣既從先伯祖藻亭公治田於  
蘭陵復去業鎡淮浙間又嘗為釐局小吏以綜覈稱時髮亂初定  
而搶匪尚猖獗有為府君於督師者被檄司後路糧臺積轉餉功  
累保至知縣留江蘇授高淳令甫一稔大吏以為能檄權銅山銅  
山古勤惰地民俗強悍多大俠劇盜號難治前之為令者倚捕役  
辦賊捕後多與賊通黃緣為奸誣良陷仇民益困盜益熾府君初  
蒞官不急治盜盜相慶不為備有盜魁張三百里者一晝夜能馳

三百里改名其徒以萬數朝旨名捕三十年勿能得府君密遣人  
偵之久盡得其窟穴隱伏之所一日自率練勇直入其巢張與其  
徒方劇飲大醉倉猝錯愕悉伏地就縛一訊具服與徒數十人斷  
戮之又有岳二者名與張埒亦設計捕之置於法羣盜大畏龔乃  
集父老子弟為講守衛之法與農桑之利富者得安其居貧者有  
所資以為生盜稍稍戢矣鎮軍某之猶子為盜所殺鎮軍痛之甚  
日鞭笞所部懸重賞購盜急中軍某欲邀功賄謀者就被盜所左  
右擒二人來鎮軍自鞫之略辯訴則三木俱下乃誣服鎮軍命寄  
縣獄將卜日為位殺而祭之府君慮其枉復訊之則號泣具言狀  
察其貌恂恂善民且不得贓乃破械縱之而請於鎮軍曰某治邑  
無狀盜殺公子又不能即得盜重以勞麾下誠愧荷願治盜按獄  
縣令責也某察二人非真盜又按驗無左證不足以復公子仇而

使公蒙殺無辜名萬一真盜得公將何辭自解其不才必得盜以  
報鎮軍怒曰爾文史怯殺人期爾一月得盜否且初爾會鄉民持  
香訟冤者數千人環鎮署鎮軍召府君往諭之皆泣拜曰吾儕必  
得盜以自效無辜吾令君也旬日而鄉人縛盜來獻贖物具在  
一邑稱神明其時江西臨川桂君中行守徐州清明正直治獄多  
所平反觀察某則以嚴酷著每獲盜不即殺以釘釘其手足於城  
門叫號數日不得死過者不忍踏府君與桂公力請罷之時人為  
之語曰道紅磚府青天愛民如子銅山縣其得民心多類此及受  
代留鞭截銓相屬於道建生祠於濟園歲時致敬不衰旋調甘泉  
未之官補南匯令海疆嚴邑也邑民健訟每受狀日必有數十起  
積案有十餘年不結者府君終日生堂星耳聽手批裁判明決曲  
直惡中未及三月案無留者豪紳皆稱奸有盡後望風屏息獄訟

大減風氣丕變邑濱海多雨常苦水患府君為周視原隰規畫溝  
洫疏河浚濬築堤捍潮灌漑有資泛濫無恐治邑四載年豐民和  
上海為春申故都互市以來中外雜處輪舶輻輳冠蓋紛集衝繁  
甲於它邑大吏選牧恒難其人檄府君往權篆華洋訟案以及民  
教之爭不激不隨無偏無倚甫及一稔以丁先王父憂去官甲午  
劉忠誠公方駐師山海關檄充行營隨員未幾復丁先王母憂服  
闋以知府候官江西江西貴縣教案之起也鄰邑教堂同時被燬  
者七十餘所教民被焚劫者八百餘戶法人索賠款數百萬要求  
殺縣令指索尤犯數百人請毀建天主堂司鐸出入得用地方官  
儀仗橫肆無理民情益洶憤連村數百里相勾結抗捕者索懸年  
餘不結府君時方權釐景德鎮以事來南昌聞大吏將派兵赴貴  
縣府君遽入白巡撫曰民教之閼民必有積不能平者兵往且激



變就今屈服民教隙益深後患滋大巡撫然其言罷前所遣者檄  
府君往案其事府君至盡得其司鐸麥立儒所為不法事及與府  
縣官干涉詞訟文書乃走上海謁總主教總主教囑官上海時所  
善識也其苦以狀且為言法人以教會為犧牲蒙惡名受實禍而  
稅陰收其利主教意大動遂與府君書為介於九江分主教令其  
和平議款府君既得書馳歸九江凡所要索悉不許僅賠款數萬  
元懲首要二三人而逐麥立儒回歸其所干涉諸訟事不平者為  
之平反往返匝月而讞以定巡撫松忠節公大奇之先是朝旨令  
疆臣舉使才及可任方面者江督劉忠誠公舉數人府君其一也  
得旨記名至是簡天津府將之官而拳匪亂作巡撫奏留治江防  
未幾承旨派援師入都營務處凡三易人無敢任者府君慷慨請  
行抵清河而兩宮已西狩遂由河南入陝西扈蹕兼程並進至潼

總迎駕召見於行在奏對稱旨旋奉旨駐軍衛輝時各有授師大  
集沿途需索供億民不堪擾忠敏公端方護陝撫奉命直辦獨江  
西軍絲毫無所犯九月簡湖北荆宜施道不數日調蘇松太道故  
事各行有監司缺員軍機大臣彙存記及資深知府應陞者各銜  
名以進是時樞臣之值行在者僅仁和王文勤公一人又倉皇出  
走播冊未及收載無可開列湖北巡撫于蔭霖初荆宜施道夔良  
疏與松忠節公屬府君可大用疏通同時至兩宮垂詢王相遂以  
府君名應命下二日而劉忠誠公復以蘇松太道程儀洛才力不  
及奏請另簡兩宮諭樞臣曰袁某劉坤一所保松壽亦稱其長於  
文涉又請宦上海知縣有政聲可調任蓋出自特簡而嚮用之殷  
亦基於此矣蘇松太道治上海距前為今時已十年和議初成國  
勢日弱外交益棘手府君根據約章不稍屈撓賒欵用銀義正詞

確往復詰難積憤盈尺各國辯論幾窮於詞卒為部議所迫府君  
為之扼腕太息滿浦載入和約意在攫我水上警權力爭改約自  
辦吳淞門戶賴以保全擴界之謀外人蓄之已久往往於壤地相  
錯處越界築路府君輒飭所屬拔其標幟而拘其工人終府君任  
無敢嘗試者日俄戰爭煙臺俄艦被捕西國噴有煩言府君從容  
指置悉當公法黎黃氏一策民情恣激緩釀巨變外部惟怯莫知  
所指府君乃持大體以一身當其衝卒之不劫一官不殺一人不  
償一錢而黎黃氏以釋女犯押西牢之例以革府君嘗語人曰國  
弱極矣條約已失敗若並此條約而不能守則焉用外交官為府  
君觀國步艱難非改革政治不足以圖存於是於滬南創設自治  
局以為他邑模範吾國之有地方自治此其權輿也任滬道五稔  
內政具舉外交大和聲巖隆起中外無間已拜陳集江蘇之命江

皆猶徇紳民之請為之奏留迄授任京兆始得受代蒞京供職不  
一稔而擢民政部左侍郎署魯撫旋即真焉時朝廷方以預備立  
憲詔天下各省以新政為名務為鋪張府君蒞魯大事裁汰而事  
無不舉整飭吏治不遺餘力各屬稟牘皆親加批覽來謁者恆舉  
其所報各案若者可若者否若者虛若者實罔不洞中肯綮聞者  
折服莫敢欺蔽嘗出巡僅從才十餘人一切皆自備不以供應勞  
地方京察被旨以實心任事考上考府君令南匯及任蘇松太道  
時皆舉卓異而以巡撫膺上計尤為異數言者榮之年餘調任粵  
督粵俗嗜賭而多盜府君以賭為盜媒下車即嚴申賭禁而賭稅  
為粵中餉源所自出乃欲改革鹽政以代賭餉賭商鹽商皆大震  
恐爭輦巨金至都下賂親貴之有力者以泥之府君抗疏力爭議  
卒不行兵警文關事起倉平文武皇惑罔知為謀府君雍容指揮

不一日而事定羣小嫉擊轉以此獲咎又嘗奏請早開國會以饜  
民望茲尚親責所不喜遂引疾罷歸逾年而革命之事起矣府君  
資稟穎異未嘗入塾受經比業饒江淮始從人讀書有授以古文  
者期年而通其大意執筆作札動累數百言詞旨條絕自官監司  
以至胥撫特疏要牘皆親自草創而幕僚潤飾之幕僚又皆一時  
知名士故文移章奏多為世所稱誦尤注意於教育官滬道日時  
議廢科舉府君提倡學堂獎勵補助無所不至一稔之內公私學  
校林立各屬聞風興起嘗捐巨資於湘中明德學校又屢送邑人  
子之後秀者者之留學辛亥國變以後復捐貲創神州大學於上  
海其他如湘潭之育嬰保節各善堂以及各省災賑前後所捐不  
十萬金生平不喜為煦煦子子遇義所當為者毅然任之無所辭  
苟以為不可雖域有利誘不為動也事先王父母以孝聞官縣令

時兩迎養至署官書旁午定省無缺鮮甘輕肥先王父母之未嘗  
未御者勿嘗勿御也居先王父母喪哀毀逾恆人喪終服除每遇  
忌日或歲時伏臘莫不悲號哀慕如新喪時又嘗以先王父母不  
及親見意誠備隆孝養言及未嘗不嗚咽流涕不能自已友于先  
弟先三叔早世遺孤子女六人皆撫之成立以教以誨以學以聖  
先二叔屢以賈敗發破產府君方經軍衛輝馳書慰之曰勿憂吾  
為爾舉責後遺書責家曰爾若干惟吾之求勿苦吾弟然實不名  
一錢比改官始悉饋如約性儉樸有以為言者輒曰吾不忘微時  
且不欲示子孫以奢也府君宦滬道時嘗受知於項城袁公項城  
罷官家居府君訪之於彰德留數日甚歡卒友項城再起以書招  
府君將任以直督府君知事不可為謝勿往國變後項城復虛參  
政以待亦以疾辭不赴公私之誼出處之節蓋亦審矣嗚乎府君

仕宦雖遠而既於時會不克竟其所施為務令時政蹟多可稱述  
而思亮等所習聞者只此其聞焉而弗詳者弗敢著於篇也子六  
長思亮母唐夫人出次體乾次增又出為先四叔後次思壘次沛  
崑次思彥庶母龔出女子子三長蕊宜適同邑唐文鼎次蘭宜適  
長沙汪景玉母唐夫人出三萱宜庶母龔出孫榮法榮棟府君生  
以丁未五月初十日午時歿以乙卯三月初七日巳時葬以乙卯  
十二月十五日寅時不孝男思亮泣血謹述

誥授資政大夫二品銜候選道朱君行狀

曾祖諱武于貽贈資政大夫

祖諱朝龍誥贈資政大夫

考諱祥麟署乍浦營都司定海營游擊誥贈資政大夫

君姓朱氏諱佩珍字葆三世為浙江黃巖人幼隨父宦定海遂占

籍馬方異冠犯浙游擊公治城守命君侍母出居東鄉之北蟬君  
朝父於城市難脯魚米歸以奉母日徒步往返數十里以為常稍  
長歸買上海五金肆勤敏樸誠殊常兒主者器之學成遲委以會  
計久之遂自設慎裕五金肆於上海是為君經營商業之始君起  
家徒手無所資藉徒以慷慨信然諾為士大夫所愛重同業所信  
仰與瀏陽李勤恪公及先商書文最為東西洋諸國巨商大賈名  
人碩士之往來上海者亦爭交驩君駐上海諸領事多恃強桀驁  
獨於君有加禮難決事君一出輒解曰朱先生不吾欺也上海自  
通商以來挾土物與外人交易或擅語言通譯為居間下至割烹  
力役受傭外人者大抵皆浙之寧波人而以君為之望咸欲得君  
一言以為重君坦易無城府乞薦贖者沓至君無所拒或竊貨而  
逃君輒出贖代為償如約前後所耗累巨萬用此信義益著聞而



因君即冀國奮自效以終身成名者亦相望云君所營不名一業  
其屬諸銀行者五曰中國通商曰浙江實業曰四明曰中華曰江  
南其屬諸保險者四曰華安曰華興曰華成曰華安人壽其屬諸  
航業者六曰寧紹曰長和曰永利曰永安曰舟山曰大連輪步其  
他如自來水水泥煤礦電氣麵粉造紙榨油化纖毛絨紡織新聞  
諸事業君無所不辦即西人所營業亦多尸君名都上海算沒定  
海所為公益慈善教育若壹若局若醫院若學校若山莊若公會  
公所不可備指數無論為君所首創或他人所主辦必推君董理  
其繫於中外則有若中國紅十字會中國救濟婦孺會禁烟公會  
歐戰協濟會聯華總會華洋義振會君靡役不預而長商會九年  
輿論尤翕然無非難者辛亥事起羣推君長財政君固辭時暴民  
恣睢四出侵掠人情惶懼念曰君不出且大亂君乃與司軍政者

約毋苛捐毋濫費毋擾權諾而後受餉集而民不擾事定即退曰  
吾為商人久不耐官職也蓋綜君之生平未嘗有所專注出其志  
信慳悌以汎應當世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居卒之人人皆  
欲資君以為號召而君亦不憚勞悴盡心力為之摩畫贊助以底  
於成於是人人之得以為功者莫非君之功人人之得以為名者  
莫非君之名上海開埠垂百年以商業巨子馳名聲於時者往往  
而有然或擅廢居逐時致高貴或出所餘施惠於閭里以一節自  
顯若夫信孚於重譯誼篤於士夫名滿於婦孺積數十年無怨讎  
謗讟集於其身者惟君一人嗚乎難已君嘗入賢得二品銜候選  
道疊蒙頒賜勇於為善集善好施匾額國變後政府亦有和輯閭  
閻之褒以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初七日生以丙寅七月二十六日  
卒春秋七十有九配傅夫人繼配夏夫人側室呂氏闈宜人子五

鴻藻鴻遠鴻逵夏夫人出鴻鈞鴻文闕宜人出鴻藻出後大宗鴻  
達光君年女六適魏適莊適張適黃適戴幼待等孫十七格明格  
豐格亨格華格宇格承格奕格博格久格鼎鴻藻出格善鴻逵出  
出格鴻遠後格新格瑞格中格行鴻鈞出格歲格益鴻又出曾孫  
一顯曾君既歿之明日其諸孤儻然在縗經中泣而請於思亮曰  
先子之行誼吾子之所知願有述也思亮悼先友之蕭蕭傷善世  
之云亡爰為錄考志業列次什一俟當世蕃道德能文章者著之  
傳誌以光顯君之名德於無窮高湘澤袁思亮謹狀

亡妻徐夫人狀

歲丁卯九月二十七日妻徐夫人卒年五十吾母八十有一喪之  
慟可傷也夫人名慕蘭字漱芬安縣人外舅肖坡先生諱景  
載以翰林改御史出知四川雅州府歷知夔州成都府署成綿龍

茂道初娶李繼娶吳皆無出夫人所生母曰王故人外舅老無子  
獨有一女特鍾異之命育於嫡外舅善飲酒數抱置膝上以箸蘸  
酒濡口中故夫人亦善飲酒八歲外舅卒官徙吳夫人歸葬歎又  
徙居外家京師最後居蘇州年十八歸於余余年少下急數以事  
恚怒夫人吾母輒解曰新婦賢汝自不知耳生二女當免皆大病  
幾死二女又殤余亦得錮疾異寢處者二十餘載夫人於余恩禮  
益篤然後知夫人之果賢也夫人既幼失怙嫁逾歲又喪其嫡母  
所生母從嗣嫡子居南昌更數歲亦卒每念母家門祚衰薄自願  
孑然無後繼者歲時見家人戚戚昨酬子女交賀輒私自嗟悼飲  
泣或被酒醉卧中間從余官京師駕高車從兩三騎往來諸邸宅  
中意氣稍舒而屋廬火所御鉞鈿簪珥珠璣金翠之屬燼而未幾  
遭國變歸居於家月廩至嚴薄則務為畚鍤自苦未嘗為余言不

給余再出祿入亦未嘗有所私於夫人也余尋罷歸罄遺產夫人  
月廩稍豐矣而湘中數苦兵迎兩妹居上海月廩倍夫人夫人無  
後微愠色更時時以錢爲某餉道諸錫吾母益愛憐之吾母偶被  
疾婢媪侍不遑旨必夫人扶持乃喜性嚴重羣兒及內外御皆敬  
憚之然遇之有恩無怨者嘗讀書通大義善鼓琴四十五歲後信  
佛法茹素誦經尤喜道家言習導引術初頗驗爾所疾苦頓愈久  
之語言漸簡默每起朝吾母後即閉一室中靜坐焚香諷梵唄羣  
以爲修持宜然不虞卒以此構疾遂隕其生也夫人操京師吳楚  
諸方言並嫻熟步履素躡健今歲春夏間因驟火常度口吟舌言  
舉足輒踉往往笑不可仰詢之無所苦或以醫言則怒曰吾未始  
有疾奈何以藥物苦我吾母及吾皆勸之強諾然藥至少飲輒止  
五月疾益甚召中西醫並治之有瘳食飲臥起如常時兩女備掖

而上下樓僉謂可不死八月十八日夫人生日吾母猶為置酒稱  
慶乃逾月病復作不旬日竟死方病復作時即口瘡不能言見余  
雖目視淚下被面欲一語不可得嗚呼天乎吾妻何辜乃令其生  
也無歡而將死也曾不能出片言以訣其夫豈其中果有不自得  
者甘一暝而不視抑猶有所擊牽而為長生不死之說之所愚吾  
直率簡易無以慰薦之於形骸之外幽憂怨悱之中而使之遁而  
翔於玄寂及其疾之已萌復不夙求良醫祛之於其漸而聽其積  
累膠痼以至於不可為是則夫人可不死而余實死之夫人終其  
身為一傷心人悲夫既命嗣子滌棟為治喪將以其年十二月  
十一日葬上海法華鄉虹橋路萬國公墓流涕述其生平惟當世  
耆儒碩德錫之銘於庶幾以不朽者稍值其抑鬱蹙塞而娛而芬  
芳憔悴死而不死之理於冥冥中乎夫至於無可如何而乞靈於

文字以求永其不可知之名天下之可哀者孰過於是耶

前江西學政翰林院編修盛君行狀

曾祖諱邦孫 誥贈通奉大夫 妣葛氏 誥贈夫人

祖諱廷勳 誥贈通奉大夫 妣李氏 王氏 謝氏 誥贈夫人

考諱植 型 湖北安襄鄖荆兵備道 誥授通奉大夫 妣王氏 誥

封夫人

君姓盛氏 諱炳 縉字省傳 號養園 浙江鎮海人 兵備公次子也 九

歲能屬文 兵備公以進士官吏部 君從侍京邸 因肄業國子監 試

執高等司業 錢公柱森 見其文 詫於眾曰 今之歐曾也 既冠 歸補

縣學 道光緒己卯 舉於鄉 明年成進士 選庶吉士 散館 授編修 君

前已有聲 公卿間 既登第 名益顯 而君聞然不馳 為聲氣日走 海

玉村 求善本 書歸下帷 讀攻苦 如未第時 久之積書累十餘萬卷

乙酉督學四川蜀士多饒富童科名至交市商利使署胥吏得資緣奸欺穴弊垢自肥每當代代者輒內費數千金於學使者故詞曹視蜀學為美被君至一切禁革嚴考核杜冒濫士習丕變居年餘丁兵備公憂去官服除復督學江西江西號大者前後為學政者皆京朝堂上官君以編修膺特簡甲午鄉試代巡撫為監臨皆非故事君素治樸學以為讀書不多則積理不富按試所至亦以此教督諸生南昌故有經訓書院用經史課士君益蠲所藏書三萬卷選各邑高材生百數十人講習其中所造士知名於時者甚衆既受代以母太夫人春秋高乞歸養宣統初元詔中外大臣舉賢才所撫首以君應辭不赴太夫人年八十有四始卒君家居奉養者益十有五年至是國事益依擾不可為君亦遂終老於鄉矣科舉既廢朝野爭言興學老師宿儒多痛憤罵置君獨以為政教



之用莫大於因時逆而拒之不可勝也激之使絕禍乃愈烈於是  
躬滿之偁郡縣公私諸校無所不盡力而時時以責道德尊國聞  
誦說於師弟子間用能通新舊之郵損益其利病當是時全所言  
與學者莫不翕然以君為歸云君為好古隆於追遠凡鄉邦文獻  
先世邱壟皆勤於蒐考蛟川者舊詩繁姚復莊先生所手輯君購  
其遺稿為刊行之試廣信日得士楊宗簡詢其家世則鄉賢慈湖  
先生裔也因得先生墓於貴溪之羅塘大喜購書告父老使補載  
邑志中家居時又嘗求得遠祖葬所於鄞西梅岑間為之封樹置  
祀田焉嗣故宅為宗祠生治曠於兵備公墓左曰吾得從先人地  
下足矣浙東之民多慕效君之為好文而敦本蓋君躬行履漸之  
效然也嗚乎君懷抱德業以一身為鄉里之望遭世變易不為為  
名高親與後學新進至地進進於其際化其驕矜驕驕之氣以範

我馳驅其用心亦良苦矣然則士君子不幸生危言曲學橫流滔  
天之日因勢利導不使為道敗決裂其陰收保障斡旋之效於無  
形中者其所費不亦艱且鉅耶元配王夫人繼配王夫人子五在  
我同孫叔衡序祖庚午歲七月一日君遠卒上海寓廬未寢  
疾也享年七十有六余數從友人所見君鬚眉岸然有儒者氣象  
君亦喜稱余文其孤請綴輓行誼乃不辭而次第之俾撰述者賢  
者有徵焉湘潭袁思亮謹狀

清授榮祿大夫二品頂戴法部左參議余公行狀

公諱肇康字堯衡號敏齋晚號德知老人母許太夫人夢麟而生

公故小字麟繼余氏世為湖南長沙望族曾祖啓烈用醫藥活人

有陰德祖正煒考仁本優附生三世皆以公貴累贈榮祿大夫曾

祖妣彭祖妣俞皆累贈一品夫人妣許累封一品夫人公四歲從

贈公受毛詩六歲弟摩度生聞啼聲躍而呼曰后稷呱矣贈公大  
奇之九歲贈公即世家赤貧許太夫人勤十指資公於學公亦刻  
苦自厲逾冠補諸生光緒壬午舉於鄉丙戌成進士改主事分工  
部用襄辦大婚典禮勞晉二階以知府分湖北補用屢擢漢川寶  
塔洲漢口諸牙釐充兩湖書院提調鄉試內監試廉幹有聲巡撫  
薛公總洵奉命按事四川奏以公自隨公為傳檄所過州縣絕供  
張餽道與同僚約誓毋取吏民一錢即巡撫左右莫不嚴憚公矣  
蔡簡州獄有囚械而處籠中體不得屈伸公自巡撫立除之巡撫  
以此益重公署荊州府補漢陽權知武昌攝安襄節荆兵備道調  
補武昌仍知漢陽除荆宜施兵備道所至禁酷刑蠲苛稅名績不  
可勝紀而成荊州萬城堤修永豐堤峽江紳道繫農田水利行旅  
道路安危夷險至巨民至今利賴之振漢川巴東災所全活無算

決武昌勝獄有餘漢陽民胡興保父子並無罪繫獄公廉得其誣  
出之有訟逋者累八年不斛公曉諭利害兩造感動至互讓罷訟  
建鳳山書院齋舍聘名師主講所造士甚眾改廣門書院為學堂  
創荊州駐防中小蒙養方言工藝諸校十餘所尤為人所稱總督  
巡撫將軍先後奏舉可大用章六七上大計為車具迭被旨存記  
嘉慶加二品頂戴戴孔雀翎擢山東按察使入對稱旨垂詢公每  
起居未幾改江西以鄰省便迎養也蓋上意疑疑竊用公矣會法  
教士王安之戕南昌令江召崇於教堂南昌民大憤殺王安之火  
其堂並燬英教堂英法各以兵艦至民又大洶懼公前官荆宜施  
道時嘗與英法議校江恩施兩教互鬧案侃侃持大體不為威脅  
外人奉詔所嬰挾如公議至是公曰此外人故校耳具與茲事從  
登其艦示民無恐乃說英人曰是役也法尚校首惡民無知誤見

及也今告之罪且悔矣大國之來信商賈是蘇必欲比無道捐信  
損睦失與國而敵仇其民竊尚大國不取也英人悟置首亂者四  
人於法而已法人自反無狀思挾兵力脅我象江令自殺公堅執  
至輟議法人知不得逞介而謝公許暴王安之罪狀教士毋得干  
公約垂成矣而外部徇法使請移其議京師於是公所力爭而僅  
得者皆敗於庸懦惟怯之大臣公且得罪去矣當是時公聲名動  
天下南昌士民感誦太息去官日父老子弟相扶攜遮道送既登  
舟皆羅拜岸上祝太夫人福壽呼聲幾天有泣下者公嚮所蒞每  
受代壘觴祖餞盈路然未有若斯震動觀聽之盛也既罷歸張文  
襄奏以公為粵漢鐵路總理湖南巡撫亦奏以公總辦團練屢辭  
不許既而有法部左參議之命甫抵都暨文慎罷軍機公以姻家  
牽連免職公起家甲科用吏能自致通顯未嘗藉文慎毫髮氣力

方之宜江西浙江布政使缺員廷議推公文慎引嫌以太驟持不  
可南昌教案獄興天下扼腕文慎方值樞垣亦不肯出一言直其  
枉其再起也實部臣所請乃以此獲咎朝野知與不知莫不為公  
冤公夷然不遜劑也公前治鐵路計畫粗定大吏及鄉人復以總  
理屬公公既不獲辭則謝絕薪金夫馬發憤為其難外拒貸欸內  
頭爭議三年成路百二十里絕鑿幽險工堅費節鐵路國有議起  
羣情憤激公以價商民所投皆自任得以無事宣統初元有詔起  
用廢員鄂紳數十人臚陳公政績上鄂督貴陽陳公為請於朝湘  
撫亦以公辦鐵路有效奏請錄用得旨復原官亡何遭國變公避  
居山中傍墓廬構屋數椽雜蒔花竹蔬果招致故人聯詠其中足  
跡不履城市生治曠後山曰吾老死此矣居數歲兵禍作屋廬為  
潰卒所毀乃築家僑上海忽忽十餘稔兵禍日亟終不得歸遂至

客死可傷也。公未第時備書自給。及仕宦所在。多脂膏地。不以涓  
滴自污。躬自節儉。久之積公費。廉俸所入才數萬金。則與義學復  
義莊。置育嬰田。宗族咸仰之。貧苦孀孤老廢。待舉火者恒十數家。  
弟前年家中落。雖異財。猶厚給之。以為常。又別置田廬。曰篤親堂。  
居從父昆弟妻之。類者晚歲。資產耗泰半。境益困。行之不少。衰喜  
為詩。僑滬後。詩益進。尤工五七言歌行。奇氣噴薄。不可一世。好獎  
藉。後進有一善譽之。不容口。持論平恕。不責難於人。而自守嚴介。  
生平未嘗近博滄狎伎。樂廣坐。宴飲客有召伎者。遽引去。或怪笑  
之不顧也。體幹豐碩。丹顏白髮。意態偉然。數治具集流人。為詩鐘  
社。有不至。或至而中。去者輒嘲呵之。他人為社。雖風雨必赴。每集  
坐室。偶伸紙。疾書。往往累幅。得高第。則啞啞笑。否則誦其句。曰。如  
是。顧不佳。耶。健啖。善飯。常兼人人譽之。則益喜。自負其坦率。任真。

多類此林詒書提學善相人謂公年當躋大耋交游中亦羣謂公  
 且上壽庚午夏六月忽疾痢中西醫雜治竟不救以七月十七日  
 卒壽七十有七配左夫人生子二殤側室夏恭人先卒生子五殤  
 其四存者曰襄傳五品銜太常寺典簿曹恭人生子一曰善傳女  
 長適同邑屈振翰次適道州何積祐三適同邑朱慶霖四殤五適  
 善化瞿宣治六適同邑朱慶鍾七八殤孫三澤淞澤浦澤澥孫女  
 一望翼所著有讀書雜識二十餘卷奏議一卷政書六十餘卷日  
 記七十餘卷敏齋隨筆十餘卷書牘五十餘卷文集四卷詩集六  
 卷又手寫說文文選通鑑各一部節要各一卷經史子集雜抄十  
 餘卷藏於家嗚乎世復有勤政愛人好學深思陸禮篤行如公其  
 人者耶古之為狀將以懋太常上史館今也則亡思亮從公往還  
 久所為文公未嘗不稱善其孤督為狀不敢辭輒述之加詳以俟



立言君子為傳誌者採焉亦以報公之知我也湘潭袁思亮謹識

狀

先妣事略

先妣姓唐氏諱舜卿外王父諱倬績學未達以子貴封榮祿大夫

外王母袁太夫人先曾王父次女也外王父暮游粵中先妣從母

居外家先曾王母嚴太夫人治家端肅有成重卑幼咸敬憚定省

畢輒逡巡引退獨先妣朝夕侍曰吾自覺禮法中有樂地不拘苦

也用此最為嚴太夫人所愛嘗謂先曾王父曰此女為吾家婦必

昌長宗以先府君與先妣同歲生遂委命焉年十六來歸孱弱不

勝井臼饅爨諸役且不樂雜男子操作乃盡取一室中長幼男女

衣服手治之裁剪紉緝刺繡無虛日里中有手鼓鼓肩雜物貨於

門者諸婦女聞聲趨取絁紉鍼線花鈿膏沐之屬先妣未嘗一出

視姑姊妹姊如羣相嘲以責婦人及先府君貴則又曰是固宜然  
吾曹夙言之矣先府君起牧今至節鉞先妣常從未嘗與寅僚眷  
愛相往還所至多名城巨鎮上海尤號為東南大都會居尤久未  
嘗一至酒食歌舞游觀之場竟日危坐盛夏綌衣必重襲貞靜端  
嘿雖受之嚴太夫人抑亦天性然也然平恕和易不苟責子婦以  
禮數即怒不出惡聲惟時時舉嚴太夫人逸事相詔勉而已五六  
歲時見諸兄弟讀即陰從聞字久之盡通其義思死幼不慧而多  
疾就傅日少十三歲前經史詩文大抵先妣所親授也晚歲頗耽  
禪悅早暮誦持經咒以為常願語思亮曰佛家言能外形骸了死  
生吾老矣聊自託於此爾曹為儒當遵孔子道凡不能自盡於倫  
紀而高言遺世者非激則誣不願爾曹效之也生平淡泊無外慕  
自奉儉約而施予靡吝所濟必戚鄰鄉里極貧乏者不以樂善為

名高表唐兩家為湘潭著姓其初皆貧既而皆貴或國變後又皆  
曠落先妣躬履榮悴不加忻戚先府君嘗築室上海思亮兄弟不  
肯鬻以償逋至貧無所居先妣亦安之曰由今視昔誠嚴矣然視  
吾來為婦時不指裕耶世亂而富且貴德之羞身之笑也思亮鄉  
舉後尚京朝官先妣意不憚曰吾兒無吏才又性剛吾懼其及也  
迨罷歸不復出乃喜曰庶幾免乎先妣年廿八生一子曰劬未幾  
而殤逾五年始生思亮體羸喜夜啼先妣恆抱持走室中其後適  
唐氏妹蕊宜適汪氏妹蘭宜生皆委之保姆獨挈思亮同寢處至  
投室始別屋居茲攜持保抱如嬰兒者十有六年嗚乎先妣之於  
思亮劬瘁至矣其後惟宦京師數歲遠離為最久然每歲或間歲  
必歸省外此依侍左右者前後三十餘年而大半居則存於文字  
賓客出則進於人事酬酢其承侍言笑日不備數時天與以寬閒

優游之歲月俾報吾親而思亮恩眷不者玩愒荒忽一切使手予  
婦婢過曾不稍盡心力償報勤於萬一迄今思之茫茫天壤寧復  
更有此日耶先妣幼善病中歲益甚強自保攝絕菸酒擇補之嗜  
醲鮮肥甘悉屏不御五十後氣體日強踰八十而耳目聰明筋骸  
東堅見者皆謂期頤不難致乃自先府君捐館舍後庶母龔及二  
弟體乾四弟思賢思亮婦徐氏通庶氏妹次第病歿又連歲苦兵  
亂死喪流離之域固已摧傷心魂辛未歲暮日本兵犯淞滬所居  
密邇戰域訛言日至倉皇徙宅震駭忽餐寢遂以致疾壬申元月  
微不豫進藥餌良已初七夕轉劇治瘵百方弗瘳竟以十五日  
加申薨養享年八十有六遭逢不辰猝隕其生豈得謂盡天年哉  
先妣以道光丁未歲正月十四日生後從先府君官所用國忌改  
翌日受家人質孰知歲歲鞠踞稱觴之日遂為擗踊號泣畢生永

墓之辰嗚呼天乎何其酷也先妣以得守晚思亮未生時即為先  
府君求姬侍得龔太夫人相之曰是宜男遂為先府君納之第體  
乾思質思壘沛昆思彥妹萱宜皆龔出也戰事未弭弗克營求葬  
地謹以二月廿一日權厝上海虹橋萬國公墓思亮覺榮衰病旦  
夕不自保大懼先妣嘉懿淚然無所稱於後則罪戾滋重銜悲茹  
痛轉述行誼惟以告哀海內者願不遺錫類寵之銘誄不顯幽壤  
感且不朽不孝孤思亮泣血謹述

稽山負土圖記

如皋冒鶴亭以母憂去官服既除則為近地之游謁陳其年墓宜

與謁劉龍洲歸太僕墓拜顧幾祠堂崑山最後至山陰展其外王

父貝季既先生及舅氏雲將先生夫婦墓所至皆有詩而謁季既

先生墓詩尤哀語語出天性令人法然欲出涕先生少與先涑人

列史明叔都轉舉言社越中並有重名先生尤精校讎知福建吏  
臬府得帶經重陳氏藏書甚富巡撫丁日昌風使為獻先生不可  
丁愾焉撫他事劾罷之子雲將亦有名早卒孫亦天折先生乃挈  
子婦依適冒氏女居蘇州又偕之如皋適冒氏女者鶴亭母太夫  
人薨也已而子婦又死復孑身居蘇州益貧獨不自聊獨一外孫  
鶴亭能讀書立名聲於時純愛重之所藏書既歸將氏鐵華館悉  
舉其叢殘付鶴亭猶多善本日記四十餘冊備職掌故及講學語  
尤可喜度申燼於火鶴亭以為大戚先生之卒也以甲辰三月鶴  
亭已前官京師太夫人獨留蘇州待先生疾既不起則為緘衾灰  
釘塗漆之屬悉具以完已鄉區歸山陰卜兆城於東鄉木冠山下  
葬焉又遣人以雲將先生夫婦旅櫬來葬東南鄉香爐峯下當是  
時水陸舟車轉運蹇艱太夫人以一婦人致周氏三棺於數百里

外崎嶇異鄉山野之間爰窆爰封以固以安可不謂艱哉越二十  
年甲子鵲亭始克具雞酒之奠於墓道摩挲碑碣顧瞻松楸想見  
太夫人當日相度經營之勤而太夫人之歿則既三年矣宜鵲亭  
之詩之哀也越人何張夫人采為補畫稽山負土圖鵲亭屬余記  
之將徵海內之能詩者詠歌焉圖縱橫若干尺杖而立者太夫人  
荷鋤而旁侍者八歲女孫瓊後嘗刻毀愈太夫人疾今嫁為周藻  
祥妻者也甲子五月湘潭袁思亮記

百梅書屋圖記

吾友陳叔通嗜書畫精鑑別所藏弄多名迹尤富於畫梅自明迄  
近代名能畫梅者無卷冊屏軸絲楮長短廣狹大小恣致之不吝  
值過友人家見所藏可喜者輒持化名書畫擾相賈或故新之則  
意惘惘不自得必十數往復諧乃已一日挾高澹游百梅書屋圖

卷子過余而言曰子亦知吾勤於畫梅之旨乎咸豐庚子間粵寇  
躡杭州吾家舊藏書畫焚劫略盡亂定歸先大母望見有物冒庭  
樹杈柯間竿而下之則故所藏唐六如墨梅幅也為寇所拋棄已  
壞損矣先君綴拾而重裝之完好如初每示吾兄弟曰先人遺物  
盡矣是幅也歷兵火盜賊風雨霜雪之摧剝後跋而復全若有物  
縶呵之以相惡遺者子孫其永寶諸先君故嗜梅罷官後手植百  
株烟霞洞欲結廬讀書其中以艱於費不果吾兄弟亦飢驅奔走  
不獲繼志償所願獨此幅時以自隨乃益蒐他名家畫梅以張之  
期足百而止入吾室者東西壁及几案間無非梅也吾因以百梅  
書屋名吾齋嗚呼吾力不足籍精舍拓場園嘯歌吟賞於晴香疏  
影間而姑託於是而寄焉亦可哀矣雖然梅之華也有時而人事  
之轉徙不常縱吾力足以致之吾未必歲歲得而樂之也吾之茲



梅無寒暑之異興之所至皆得取而翫焉不已多乎且世變方亟  
亂不知所屆視粵寇之難殆又過之吾烏乎莫吾居僻地假一椽  
無營構種藝之勞安土重遷之累取攜於囊橐而偃仰於絃席無  
往而不惟吾意之所適又安知吾之姑託於是而寄焉者非吾書  
屋之幸也耶而澹游之圖乃適符吾齋之名相望於百數十年之  
間而終為吾之所有又若有物焉默相而為之契者特假以娛吾  
不可聊之歲月吾安得不重自喜也予為吾記之思亮曰善夫陳  
子之能象其先而游於物以居變而觀化也乃為之記而歸之

養素齋記

余織簞子案唐久矣初未始奇之也其後案唐以書來乞為其尊  
人作家傳觀其所為事狀斐然稱其情無溢辭固已稍稍異之矣  
跡其所與交大抵其鄉人之能文章者案唐亦時時喜稱余文於

是獨有意乎其為人以為宋唐非今之人也海上名善買者必稱  
角人宋唐故角產家貧食力於甬之為買者幾三十年不梯階之  
以致於肥澤而被服儒雅與山澤之理相從問道講業即又不自  
炫裸以翹異於儕偶雖然伍闕閭中敬其事毋怠非久與游處者  
莫能知其中之所蘊蓄不可一世也宋唐豈今之人哉賃屋數椽  
以棲妻孥而名其厂曰養素謁余為之記余曰旨哉素之為義乎  
於德尚朴於色尚白於訓為本為豫朴不飾白受采本其基也豫  
則立焉然苟無以養之則朴者飾而偽白者污而淄基之立者沒  
而壞養之之道維何曰持其志去其矜絕外物之誘而葆其真陰  
淫陽沴之欺吾以身也少妍老媿之遷吾以形也吉凶順逆善惡  
哀樂之滑吾以情也窮達貧富之變吾以所了毀譽賢不肖之役  
吾以其名也毅然藎然相代於吾前而吾行吾素而莫之與焉如

是而已矣夫子所謂不怨天不尤人居易以俟命無入而不自得莊  
生所謂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者豈有異  
術哉其素所養者然也宋唐以養素名其尸蓋深有味乎斯旨與  
充類而盡之與古之賢哲幾矣信乎嚮者之後失吾宋唐而宋唐  
果非今之人也

蘇門消夏圖記

思亮橋上海所居曰斜橋路其東則仁和葉君揆初之居在焉兩  
家樓宇相望隔垣呼聲相聞也揆初有事於商辰出而西返以為  
常故雖為鄰而吾兩人蹤跡頗闊疏自其尊人作舟先生從河南  
罷官歸數為酒食之會旬日中恆一再見一日先生出示所謂蘇  
門消夏圖者語之曰此吾師凌先生作也嘗是時專宸躡杭州先  
祖母徐太夫人挈家人避難居輝縣外家先君方以知縣官河南

歲時數有親往來善蘇門林壑水石樓觀之勝嘗以夏日奉祖母  
及家人游竟日賦詩八章而凌先生為之圖余時才七八歲未知  
斯游之可樂而骨肉親屬載酒高會之不可以常為可悲也其後  
余宦河南羈於職司不獲一踵前游今忽忽六十餘載矣圖中之  
人圖序所稱居停主人者為先君而葉母者徐太夫人也少舉先  
生太夫人之弟似珍先生吾叔父闕夫人者吾姑也兩堂先生吾  
姑夫吾姊曰靜姑後歸於嚴阿齡吾小名而書作麟者吾師以音  
似而記也自先祖母以迄吾姊皆次第即世是圖舊藏吾姑子來  
卿所來卿者熊宦也舉以歸余今春來卿又死僅存者惟余復老  
且病不及今敘述明白後之人將有不知為誰某者子為我記之  
思亮乃太息而言曰嗟乎何治亂之靡常而治之日恒苦短耶先  
生兒時已及洪楊之難比其老也復躬覩天穢地炭非常之奇變

累十餘稔不定中間優游太平無事之日者僅僅四五十年而今  
之視昔所遭喪亂又倍酷焉封域之內無尺寸之地不焦爛於兵  
戈飢饉盜賊之中無一夫之民不宛轉呻吟於力役賦斂煩苛驛  
騷之下欲求如當日避兵而有室家親戚游觀之樂登山臨水流  
連景光閒適舒愉不聞百姓愁苦怨嘆之聲者何可復得然則斯  
圖也豈獨先生家人親戚存歿聚散之迹尚可念哉抑亦可以觀  
世變之升降矣記而歸之更數十年不知吾兩家後人之所遭其  
致慨於今者又何如也戊辰夏五月湘潭袁思亮記

九峯管廬記

物不能自名因人而名徒名不可以長存必載之以其文是故天  
地之所亭毒山川之所孕毓日月雨露陰陽四時之氣之所涵濡  
摩盪環偉怪麗可喜之物之生於其間者常不可勝數尚不幸不

為好事者所見則遺淵抱璞終古委棄而無以自呈其奇幸而見  
矣而屏於王公大人綺紉富豪之門供媪妾養客之玩聞然無文  
采以寵褒之一旦勢散財竭流轉得販於庸奴俗估之手破碎放  
失而不知其所終又比比然也此其所遭之不幸蓋又甚焉菱澗  
之石假山之木於物非能奇也而永叔明允記之以文雖數百載  
下其形質已化為泥沙散為烟塵而巖崎偉岸之狀態猶若在人  
耳目足以發其流連慨慕之思夫石與木世所常有而永叔明允  
之文亘數十百年而不一有然則不謂為石與木之幸不可得也  
杭人王君綬珊既買其宗人石交先生故宅以樓其學又得其七  
十二峯之餘之廬存者九峯於丁氏乃廢其居曰九峯舊廬乞金  
旬丞先生為之圖而程十髮先生寫九峯之狀九峯惟一峯故有  
名曰慶雲其八皆未有名程先生育其狀而名之且各系以詩因

曾余為之記余聞石文先生嗜石若性命所謂七十二峯者靈瓏  
突兀幽秀橫恣雄奇怪醜各極其致想見當時陂池坡陀臺榭之  
勝名花嘉卉異草之植俯仰掩映錯雜疊互於其間必有可觀者  
獨恨無永叔元明之文紀而傳之茲屢存之九峯不知在七十二  
峯中為何如又不知幾峯有名且何名也而茲九峯者乃獨為神  
物所攝呵全之於兵火盜賊之中轉徙於市肆而卒為吾鄉蔣果  
敏公所愛賞有之而不私是諸浙人由丁以復歸於王氏之故居  
若天厚私其所遭者何其幸耶而縵珊好奇嗜古悼前賢之不作  
無故物而增感嗟人生之有涯憫世變之無窮視之以丹青畫之  
以詩歌復更欲使九峯與斯廬顯晦離合之迹咸得載於余文蓋  
凡可以重九峯者無不至其亦與辱乎王公大人綺紈富豪之門  
者異矣嗚呼九峯非幸之尤者歟惜余非其人也程先生錫八峯

之名曰巨靈掌曰雲却曰病岩曰松胎曰薜荔巖曰蟠石曰虹壑  
曰瓦屋廬凡若干楹戊辰冬十一月湖潭袁思亮託

築園介壽圖記

有地五畝位於上海之西郊為屋者三空其南為園畧之曰築植  
松杉桂栝數十株高柯連陰穿漏雲日淡草平碧可敷几席簞土  
為坡坳曲渠涓流行亂石間琤琤有聲鳴鳥來和微風振木人語  
天籟音酬響答度小橋而西一亭一日本板屋藉蔣丹楓矮松櫻  
花杜鵑叢灌翁鬱屏蔽深隱不履而入窺若無際此秋浦詩人具  
子梅泉之居也戊辰九月周子年五十賦詩自壽其友人之為壽  
者咸稱詩周子乃乞蘄水陳仁先聞黃公渚揚州陳含先繪築園  
介壽圖而寄湖潭袁思亮為之記周子之言曰五十之年不可以  
稱壽吾園築也為地記雖然吾不幸早孤所受產至微吾力而獲



焉以有此策也今十有四年矣遭世異變忽然而喪吾獲吾行貨  
吾策以償逋斯策也將非吾之所有吾安能無情哉且友朋聚散  
離合之迹之不可以常尤可念也抑吾非有所戚戚也當吾之生  
未始有此策也適然而獲適然而喪又安知吾他日之策不恢於  
今之策耶即吾幸而終有吾策更百數十年時知尚吾策者請以  
詠之圖以寫之又以章之斯策也雖十有世為吾有可也吾請以  
諸君子之壽吾者壽吾策思亮曰善哉周子之尚策也人之神明  
巢身身巢屋屋廬屋廬策天地天地策虛策之壽者莫如虛愚者凝  
滯於物故恆巢於實實有時而盡智者較於物者也故能巢於虛  
巢於虛則神明之翱翔上下與天地尚無極生乎吾之前巢於天  
地間者不可以數紀也求其實之存者蓋無有也而鬱勃流行爾  
倫照耀使後之人曠千有世而相感同其哀樂窺尋其聲光想像

其游處若不勝景仰嚮慕之情者皆第於虛者也第之壽者莫如  
虛故吾壽之以虛許第圖竹軒圖記

夜起金記

海藏先生年七十視不眊聽不塞齒牙不動搖鬢鬚無一莖兩莖  
白者商人作書立畫數十紙不勸不編振衣徒步羽迅矢疾壯夫  
捷走莫能肩及或有以養生問先生者先生忻然曰吾未始有呼  
吸吐內導引之術芝朮金石服食之方也居屋虛有室家飢粟而  
渴漿寒裘而暑絺吾稱夫人也獨永而寐寅而興數十年以爲恆  
吾之後衰此其微歟因以夜起名其盒湘潭袁思亮曰旨哉先生  
之養生也夫友之術言聞也其誠藏之義焉於以息之羨不札矣  
寅之病言仁也其引達之義焉於以振之萌不闕矣陰翕陽施若  
天之時全於巽見菁沄莫疵老之不知不亦宜乎雖然此猶觀於

外者也時寐而寐羣動沸沸吾遠泉廣晦吾晦也時興而興萬方  
冥冥吾獨醒明吾明也沆瀣淑靈沐浴清虛不怒不渝用勞為  
虞哀彼醉夢沈酣濛濛羌夕耀而朝零殉蟪蛄之須臾中夜而起  
月落參橫顧瞻東方爛其啓明攬旭日於樽桑策六轡而長征思  
三王以待且或起舞於難鳴方聖哲之隆軌發烈士之忠憤固將  
遘一陽之周復斂夜氣之存存是故益然醉者其形也而醒然浩  
然者其志氣之如神先生倘以所知言乎遂書之以為夜起盒記  
水流雲在圖記  
貴陽尚書作鎮鐵輔政成民又務簡多暇進懷平生乃命畫工具  
圖往事始自勝衣迄於持節歷年四十有九為圖七十有二命之  
曰水流雲在翠凡君親之恩過合之隆國家為政遷革之故兄弟  
夫婦師友悲歡聚散之迹與夫舟車所過旌節所臨山川風物之

美關河扼塞之要咸綴以文翰付之藤繪辛亥之冬請急受代曹  
不踰月而有釋讓之命於是續為留別養新二園殿焉故解悠遠  
阻兵不歸爰止海上一時流人多遺臣朝士門生故吏隨有在者  
撫斯圖也莫不歎歎慨嘆發為詩歌篇什既積遂成巨帙一日取  
授思亮曰子為我記之思亮曰嗟乎凡民之生數十寒暑耳賈生  
云忽然為人何足控搏豈不誠可悲哉然大丈夫崛起寒微之中  
致身青雲之上遭逢盤錯奮其才略遂結主知仗節旋開幕府幼  
學而壯行亦一世之雄已夫富貴而不忘貧賤安樂而不遺憂患  
登臨游觀之勝親故離合之情往來於寤寐嘯歌芬芳悱惻而不  
能自已者惟賢者能之而其一身之進退國家之休戚同焉是又  
豈齷齪無所短長虛擲其歲月於不可聊之境者所可同日語耶  
方尚書之為是圖也年五十有五越今十有九年矣此十九年中

網弛紐解既變相尋不義之戰靡有寧日尚書摩挲圖詠俯仰家  
國低回身世不獨當時踴眺之地瞻莊之邦淪於兵戈盜賊椒郭  
解舍權毀易置不可復識南望桑梓邱壘所在岫然生松楸梧檟  
雞豚麥飯之思北望燕剡冲主蒙塵重器播遷先朝陵寢橫被掘  
發有不勝其蹙蹙憤慟愴愴悲懷者即園中賦詩謝老亂離相保  
聚者黍米零落而尚書長兄方伯亦歸道山矣琴尊墳鏡之感又  
當何如悲夫陳迹電掃何可攀援而禮崩樂壞之餘一代之典章  
制度衣冠文物僅有存者後之人得覽觀焉則斯圖之於今日寧  
故所繫東鑑所極其尤不可以已也夫庚午仲春湘潭袁思亮記

賈林醫院碑記

有院位於鄞東賈幢鎮曰賈林為此若干畝為屋二十有四楹中  
西醫之長者幾人藥物刀圭針灸治療之器粗備潔其衾榻疏其

房權吐納風日遇清其宜取資富人施惠貧者於是鎮之居人千  
戶東至於鎮海柴橋大磧頭諸步西至於五鄉磧南至於東吳小  
白天童北至於鎮海柴邱鄉百數十里之內男女老幼凡有患苦  
與夫四時癘疫飛沙之氣之所中猝發蔓延之困於僻遠無所  
受治聲呻啼號延息待盡者今皆有所信賴扶攜投止婦無虛凶  
童鮮天札老者得其天年不以諄死終始用財若干慮費之儲若  
干首其事者十二人皆郵之名紳巨商而奔走呼籲區營郵度無  
涉無纖躬肩其劬以有成功者則樂表振標也郵之鄉人來請書  
其事於院之石曰及今不記無以旌善垂後思亮曰嗟乎醫院之  
制盛於秦西海道以來吾國都會在所多有至於郵陋州邑設施  
益寡實憊一村鎮耳而能有此以播其鄉人豈其他之民好義樂  
善不如郵人哉毋亦無懷挾信義可付託抱歛溺如傷之志鏡然

尚其難不厭倦如樂若其人者遂相率瞻望顧藉而莫之為耶然則樂若之賢於人也遠矣凡與於是役及出貨賄為助者例得書名碑陰而昭樂若之勤著實勸來者邇人之志也辛未四月湘潭袁思亮記

王氏家祠碑記

王君憲臣營家祠於洞庭東山莫釐峯既成來請於湘潭袁思亮曰吾王氏之祖之始遷於茲土也有子七人絕世者四其二支子孫雖於財各有祠以祠其先人伯氏裔獨貧不得祠至於吾先君七世矣當先君之存纖蓄百為努力侍儲所以為祠者未嘗一日去其懷不幸不果而疾作將易簣願謂吾母曰吾死他無所恨獨不能及吾之身使先人之靈得食於嗣幸有子他日長必為吾成之其後吾母將死又申先君之言小子再拜涕泣受命不敢忘而

遭時喪亂係牽人事卒卒未克以為者越今年十月矣火懼無以成  
先君之志而願其憾則不可以為人每食息寢處於吾之宮未嘗  
不凜然以思愀然以悲也爰即吾鄉故居撤而新之虛其中為祠  
凡七世之主咸合祀於庭俎豆在陳鼓鐘在懸拜跪登降有位潔  
馨有庖犧牲有牢男婦歲時會祭於祠者齋宿有舍威靈著客助  
祭於祠者飲饒有所也其水則太湖三畝六千頃其山則七十二  
峯演迤崢嶸朝曦波澄夕籟濤合變滅恍惚怪奇偉麗之觀昏吾  
先人所嘗游處宴樂者也精爽憑依格歆具宜願人有言因於故  
廬神人雜居不可以將誠親盡於高祖而祀及七世弗衷於經吾  
滋疑焉願有聞也思亮曰古者惟天子諸侯大夫乃有廟士庶人  
祭於寢寢可以祭祠何害焉今之人別立廟於禮為僭君即宅以  
為祠當禮意矣禮親盡則祧為嘗祭於廟與寢者言也故古之祧



主或毀或廢後世惟天子有廟士大夫則有大宗之祠祧主藏於  
廟與祠之夾室君之先人未嘗有祠則是祧無所藏也豈人之情  
哉夫禮緣人情而為之節又者也故有經有權君成父之志合祀  
七世之主異日君之季孫別祀四世於其私寢而藏祧主於茲祠  
四時之薦生忘之莫於寢行之春秋之祭吉凶之告於祠舉之美  
不可者意臣曰善子幸為我記乃具書其語使刻於祠之石以示  
子姓俾永永無忘君所以繼志述事敬宗追遠之勤且使嚙妻子  
之私侈寢室之美而遺其祖者有所愧而勸焉

墨莊齋畫隱記

坐斗室之內操數寸之管數線楮大不盈丈細不逾尺運成若風  
雨而山川烟雲坡陀豁澗田園寺舍人物魚鳥花草竹木之觀晴  
雨朝暮四時榮落之態畢肖以出或窈窕以深邃或蕭條而寥闊

或金碧壯麗或水月明靜或懸崖飛瀑或樹怪石幽險阻絕猿  
猿泣猿魂恍志駭心動魄殊名詭狀不可殫述不必身之所歷目  
之所屬莫不吐其胸中之奇動與造物者選此墨謔高畫隱所為  
畫也畫隱者誰聞黃子躬尸也黃子家世儒貴年三十餘方壯其  
學自經史百家九流之書無不窺其藝自文賦詩詞金石書刻星  
相無不能其志方將大有為於時黃子非畫人也非畫人而以畫  
隱自名何也其所受於古與所爭於今鑿然齟齬喋不得一施語  
言所不傳文字所不盡則一於畫焉發之然則黃子之遭亦可悲  
矣吾聞當明之季有朱春傳山方以智之徒皆以畫名方其生時  
未嘗不湮暖厄塞以終其身而至於今幸三百年名蹟流傳僅有  
存者乃適以飽黽僧禪販之囊橐而曠百世而相賞者徒獻款俯  
仰興生不同時之嗟不尤大可悲耶雖然之數子者當其磅礴揮

斥異搜蕪象曷嘗有毫髮得喪心與並世人較知不知為重輕哉  
流俗人簡今而貴古忽所見而尊所聞大抵然也黃子之畫吾不  
知視數子者何如要其成不至於古人不至吾願吾曹幸生黃子  
同時者毋簡而忽焉今後世復用流俗人相譏嘲也知不知黃子  
何如損焉作墨譔齋畫隱記

肥遯廬園記

辛亥國變合肥李子木公與其弟斐君奉親挈妻子辟地上海築  
室重慶路命之曰肥遯廬居十餘年其先尚書公暨太夫人先後  
棄養斐君亦病卒又喪其元室劉夫人家既多難國中兵戈盜賊  
水旱之災害狎至歲入大穀有物騰踊耗費滋益多將貨其廬償  
逋乃乞善畫者若干人各寫為圖圖繫以詩或出畫人或非畫人  
大抵皆一時名能詩者也而屬余為之記夫士君子之志於學固

將以行義達道利安元元商務不當甘寂寞枯槁逃隱逸自高李  
氏之先嘗咸同之際文忠公以文學侍從之臣提軍旅越大亂致  
位將相膺五等之封勳恪公亦起牧令領兼所尚書公復繼踵開  
府一門節鉞相望木公親大臣子習聞文武治術學積於躬練於  
識而優於才尚時有可為則雖澹泊寡辭如武侯其能無鞠躬盡  
瘁之思或寄於勢之不可奈何始潔其身以自全於亂世又不得  
巖穴遂其棲止姦然遁寄海國賈胡互市之場此已極古今世變  
之奇矣乃復迫之使不得終有此廬起視四境騷然茫不知託身  
何所屋塵於圖畫寄其意焉則世變之所屆又將何如耶雖然木  
公躬受學桐城馬先生所為文章謹嚴有法度光氣炯炯在天壤  
不可遏抑丈夫子五人類能承業世其家長若嚴孫尤工詩有名  
世變所極足以阨吾道使不復施於時終不能阨吾道使無傳於

後今茲之廬一且易置他日過之或不可復識而後之攬斯圖者  
低徊嚮往猶將彷彿過之然則可遊者一身之迹不可遊者百世  
之稱夫肥遯遯上九之辭也而九四則曰好遯君子吉蓋惟君子  
而後可誌於遯也歟余與新城陳君任常從木公論文廬中往往  
至夜分三人者以為天下之至樂也於斯圖尤不可以不書

好懷堂記

吾友新城陳君任嘗自號中田田父中田者新城鄉名也已復節  
取淵明飲酒詩意以好懷題其堂屬余為之記君任家故貧未嘗  
有田又幼孤育外家長衣食四方亦未嘗歸新城田父云云者聊  
以此自喜耳然則所謂好懷果何如也且好懷亦至難矣彼仕宦  
之於形氣賈豎之於財利患得患失戚戚然以終其身者良不足  
以語此即出類士君子亦豈不有繫於其遭哉生當政教脩明朝

野無事致身廊廟影纓曳組羣容都俞知結於上澤流於下事書  
於國史名傳聲於奕葉退而休於私則有宮室園囿賓客觴詠之樂  
姬侍絲竹使令之娛其或棲遲衡門釣水耕山兒無啼飢妻不號  
寒左圖右書寤寐嘯歌與古為徒春秋佳月父老子弟扶攜郊原  
登高臨流賦詩而歸耳不聞鼓鼙目不見烽燧優游太平以殒世  
雖顯晦殊軌而逢時遂志一也其好懷固宜若夫夏經世之偉略  
隆復古之賢抱進不見用退而被讒屈子行吟而沈湘賈生痛哭  
以短命信陵沈酒於醇酒虞卿窮愁而著書如斯之人可謂悲傷  
其意者矣即夫莊列之倫嵇阮之儔放言齊物高語遺世孰治孰  
亂孰亡孰存不滑其慮不勞其形及究觀所為書與詩則憂世之  
志憤時疾俗之感深至尤激彌足哀焉自古治日少亂日多亂則  
君子之道消君子誠不汲汲於富貴至於悲憫之心憂患之思雖

聖人不能無也。今天下之亂，可謂極矣。君任生於其時，顧瞻鄉邦，淪陷盜賊四境之內，兵氛騷擾外侮於強鄰，內救於私鬪，含生負氣者莫不愁苦怨嘆，待死無時，雖自忘其貧，其能無悲憫之心，憂患之思哉。然則所謂好懷果何也。夫逢時遂志，中人以上皆可以自勉，不得志於時而憔悴抑鬱，傑侘無聊，以自隕其生，與夫偽仁義卑禮法，詭譎放誕，偏宕失中者，後之人雖歛其才，哀其遇，而知道之君子，要為無取。蓋君子之以道自勝者，隨所遭為，何如世而所以處其身者，必審於時與義之至當，求為可以自盡以行乎心之所安。故雖日處於悲憫憂患之中，而無累其淡泊寧靜之懷。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君子之道，固如是也。吾與君任游久矣，其窮約殆非常人所堪，而君任無後微不自得之色，嘗與議論當世禍變，若任往往推測其事勢所至，縱橫無窮，而其所自待，則曰：天下

之所是吾不敢以為是天下之所非吾不敢以為非天下之人方  
轟然以治天下者亂天下吾則卷而藏之以待其時之自至而用  
吾力焉其得及吾之身而用吾力歟命也其不得及吾之身而用  
吾力歟亦命也吾非無悲憫之心憂患之思也求所以用吾力者  
而不可得則亦姑淑吾身自盡於倫紀而治吾術業而已嗚乎此  
非所謂因而不失其所亨者耶居易以俟素位而行君任之好懷  
雖謂屈幾得孔顏之樂可也湘潭袁思亮記

梅園記

奉化朱君鵬年字守梅既購宅城東因隙地壘奇石為園雜蒔花  
木尤多植梅故以梅專其名曰梅園園之中有亭用放翁詩意顏  
之曰報春繼母汪太夫人方在養又有取於東野報春暉之義焉

園後頻河有橋可通豐碑屹然翠樹鬱蔥望而可見者考虞廷府



君妣某太夫人之合葬墓也春秋佳日率家人子弟扶持太夫人  
徘徊徙倚庭柯花石間以爲樂又時時展拜邱壟憶其永慕之思  
蓋君所尚養生送死自盡於倫紀以適寤寐而保天德者皆於是  
乎在曩者太夫人年六十君嘗行吾友來乞文爲壽余既具陳君  
所以孝事繼母與太夫人所以得此於前室之子足以矜式末俗  
者着於篇圖成後曾余爲之記小雅笙詩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  
也夫孝子之事親莫大於義志而親之訓子莫大於立身吾聞君  
嘗從軍司餉餉出入累大萬一掃刮欺假冒濫不以銖黍自污梅  
之華皎潔批冰雪君之制行磊落清白足與相稱然則君之築梅  
園以奉母於詩人白華之旨殆庶幾焉豈徒東野放翁之詩云乎  
哉吾家故有園在江寧植梅三百本國變後徙上海不復能有園  
然屋前廣場猶一二畝許植櫻桃栗梨之屬居十餘年闌以價通

至貨市廡以處吾母再徙而吾母棄養矣記君斯園未嘗不自傷  
持親之無似而益羨君將母之樂與太夫人優游子舍潔馨之奉  
瞻眺閒適之娛足以頤神養性彌永其年為不可及也

華錦園介壽記

乙亥孟夏思亮薄游舊京謁心會叔明兩王孫於其邸坐既定兩  
王孫作而言曰吾母之生也以丙子今甲子一周矣五月上漸七

日實設悅之辰吾兄弟將以是日具酒食陳百戲娛老人樂嘉賓  
吾子治古文有聲適前期臨存願有以記之庶後之人知吾母儲

艱茹苦垂數十年僅博此一日之歡吾兄弟之所以報吾母者至  
敵而與世俗侈張聲氣役貨財以為親榮者有間也子其毋讓已

則又言曰吾先考貝勒府君當庚子之亂以直言獲咎又不幸蚤

世卒於國難梓作吾兄弟長者未及冠弱者才數齡耳吾母率之

游村舍中期年遂居西山戒靈寺晚嘗珥買衣食日曾吾兄弟於  
傳如是者蓋十有二年始稍葺故邸後園而歸居焉且暮進吾兄  
弟中吾祖考先王之所以勤勞國家者曰惟爵與位惟其時惟德  
與學惟其人汝曹好文毋溺於其辭治經毋忽於其義修身以俟  
命續光緒而光大之在此不在彼蓋當吾先考之存遭時多艱幽  
憂憤慨若不可聊其生者賴吾母多方調護得稍解其煩冤自吾  
先考之歿離古今未有之奇變翼吾兄弟於覆巢毀室之下存先  
人屋廬於王侯第宅易主殆盡之日俾吾兄弟於古昔聖賢為學  
持身之道粗有所聞不為並世士君子所棄而辱與之交微吾母  
之劬勞不及此此吾兄弟所為於吾母詎日微文侑觴其少答無  
涯量之恩於萬一也思亮曩宦京師耳目所聽睹王公貴人子弟  
大抵喜從浮薄少年游歌呼飲博酣嬉於翠色狗馬之場而佞傲

惶蹙以接士夫及見兩王孫親賢禮士用文學節概相高心獨異  
之未審安所受教乃今而知一出太夫人門內之訓其涵濡漸漬  
有自來也劉向敘古列女善惡致興亡者以戒天子豈不以婦德  
母道繫於家國者至鉅哉方今陰教陵替極矣記太夫人言行與  
兩王孫之所以養志怡親者儆當世詔後來其所闕不細爰敬書  
之俾付於臺萊之頌太夫人姓項氏莘錦園者兩王孫太夫人  
所居之宮也

息菴記

父執周君立之建德尚書懇慎公子也自趨庭時熟聞中興諸老  
行事尤服膺曾文正公於其所為書誦之至老不厭屢誦於有司  
之試舉經濟特科召試復報罷入貴為道員隨縣官廣東改山東  
治事一以文正自詭先府君巡撫山東時奇君才嘗奏篇之未及

用而國變作君遂僑居天津不復出歲春秋佳日輒出游游多在  
故都近郊山水園林佳處故都北海社稷壇並闢為園君留故都  
時日必往往必流連竟日或獨游或招攜朋儔二三人與俱薄暮  
飲小肆中既醉飽則就北里所識者占一室沉人說曾胡左李事  
刺刺不能休羣伎旁侍初矇目視不解為何語久習聞之亦不怪  
也夜分歸讀書達旦乃寢居津時亦然暑夕則坐市樓露臺吸茗  
聽歌以為樂時時口占詩詞使他人書之或持去亦不復者記每  
出以一短笥一囊衣自隨備保莫不識君若亦狎就與語意所不  
嫌雖顯貴人蔑如也榜所居曰息菴思亮嘗過而問焉聞之易天  
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君所以名其菴者義乃反是何居君曰子  
不見今之所謂不息者乎大者殉權利小者逐什一朝而致致夕  
而棲棲勞形焦思竟死忘疲亦可謂不息矣其嘗於大易之義者

後何耶巖巖川澤厚奇育嫩花木魚鳥呈妍賣媚淑靈清明四時  
而備吾日與之接而函泳焉以遂吾生而潔吾志蛾眉皓齒明眸  
細肌窈窕妙曼悅情解頤惟所繼語莫予是非吾託而逃焉以寄  
吾傲而忘吾機閉幃一燈羣動既寂發篋陳書萬古來集夜氣不  
措寤歌翕闢神契道合警歎几席吾則仰而思俛而拾以繕吾性  
而滄吾識吾息也乎哉人必有所息而後可以不息凡民之生蓋  
未有能息者也君子以之自強小人以之自戕亦惟慎其所擇而  
葆其所藏此吾名吾菴之微旨也思亮曰敬聞命矣越歲丙子正  
月君年登六十因書君之生平與所聞於君者作息菴記以為  
君壽夫壽孰有大於以息為不息者哉

祭義寧師文

嗚呼生我父母成我者師自為鮮民惟師我私所師伊何匪骨匪

肉春風無言煦我心曲師又棄我失其因依孤緒絕詣冥行自疑  
瞻天無垠涉海無涯藕絲一身迷方罔歸已而已而曷究我悲惟  
師之先隱曜著德侍郎崛起展也邦特保膺收懿載飲庭闈輟檣  
聖籍望道翹勤既捷春宮觀政史曹匪伊彼樂若流而述侍郎之  
側還我孺子定有從容敷奏治理尸經洞權發皇鏗吼為彼銅版  
作之戶牖前識遠謀鐵兒敗之鉤黨生廢耀文昌詩仰屋孤呻聲  
滿天下擊古造辭必於己冶雕鐫光怪嘘唾風霆震德宣義既肆  
而醇薄物細故都不訾省襟納萬流神之以飲稽首有來狂簡是  
裁忘其巖巖異物大諧天風石林松籟自語人間何世寐入太古  
遭逢崩圻愴惻靈脩良匹門子忽焉山邱青溪一標不可復處西  
子之湖黃歇之浦匡君之廬三易其所色舉而翔故都爰止離黍  
信哀喬木斯美名園蕭寺秋月春葩兒掖孫扶朋侶要遮鬚眉四

映神完骨峻遂登期頤疇曰匪信國之不競靡恃而驕弗度希量  
衆雅留罷燕山易水一擲千里委身危故堅卧不徙心摧氣盡魄  
悽魂傷微疾奄化陸此靈光歲之季春華徂窈窕於屋之東爰解  
我任食必僮席游必參乘鉅屐所蒞陪侍為常實春奇觀有不可  
忘故家別館海棠正華萬帶怒放蒸天成霞風來撼柯落英滿裾  
綉以夕照蒼顏轉朱吁嗟履泰與景偕逝勝踐在眼曾不再至無  
幾將別肯深語咽不來爾思來局程期直以室遷慰我顛羈侍媪  
辭余疇昔之夜夢予實來喜籍而詫詰朝得書知予命駕精神感  
通有如是者臨分相宅於通卜鄰秋以為期禍亂遂嬰晴雷下轟  
鋒車路斷病不視藥破不視舍門前轍塵萬緣踵畢有憾如何村  
膺扉及委垣梵宮歸骨無時吾屬為虜偷息何裨有核登盤椒漿  
薦厄七絕具陳有傳無持憂心投腸載哀以辭辭之不文孰余瑕



此雲車翩然  
泓波撼夢悠悠  
平生盡此一慟

